

97.451
5339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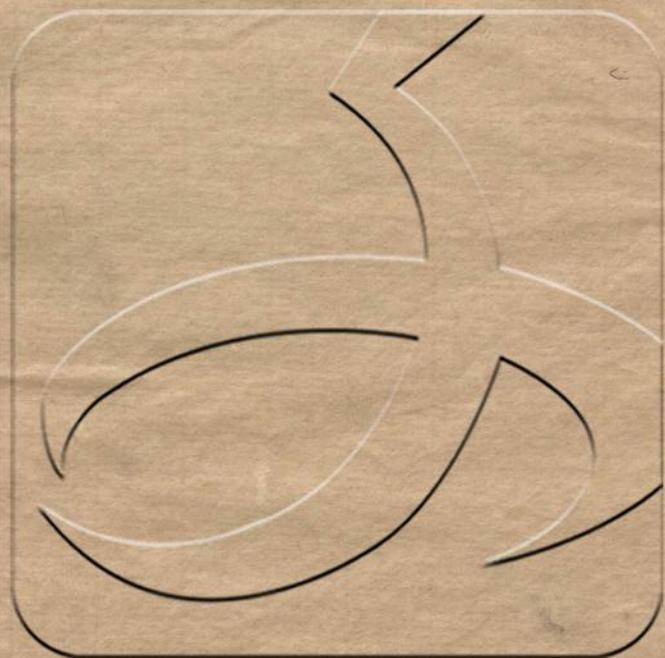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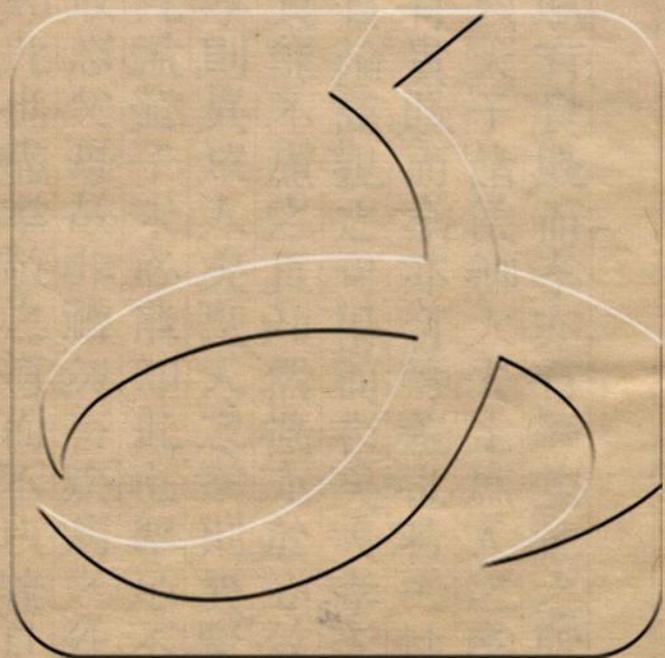
26

丹陽集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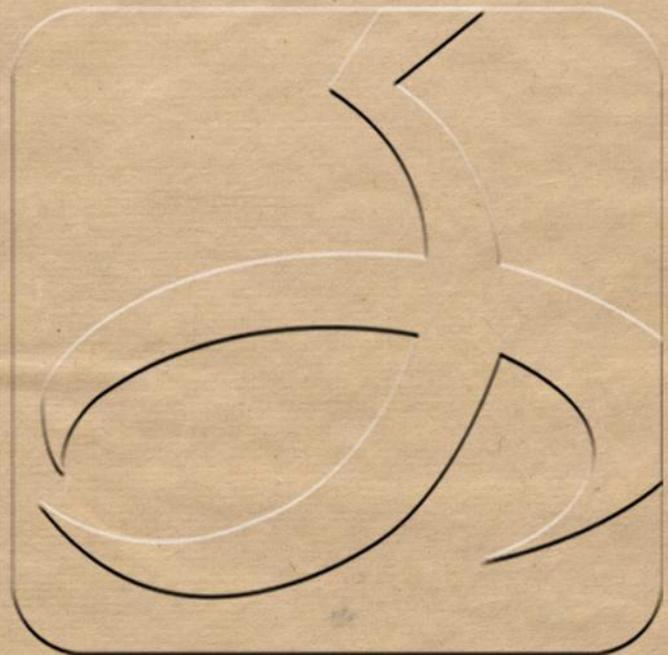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丹陽集卷七

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效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眾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顏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孝敬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孝愛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德行素修名譽素著交游稱之朋友信之人雖欲閒於父母昆弟之言而不得也若閔子騫者能之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以且死爲憂而以得免手足之傷爲幸若曾子者能之是二子所謂賢人之孝者也若夫聖人之孝則大矣達而在上者莫如禹窮而在下者莫如孔子有四海之奉而禮自貶於一身以一身之微而化可孚於四海是二人者豈賢人所能及哉人之情飲食欲厚也禹則菲飲食以自奉而致孝乎鬼神衣服欲美也禹則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謂不如是則不足爲民主也此所謂有四海之奉而禮自貶於一身者也人則事父兄而孝弟之化移於闕里其自處則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可謂以一身之微而化乎於四海者也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其是之謂與語載孔子論孝凡十有四因論其小大淺深之序

如此

學論

孔子以天縱之聖兆於變化而木鐸一世凡道之妙皆不勉而中豈待學哉其自稱蓋嘗曰默而識之則道不待於言傳一以貫之則道不涉於多見然論語之書載其好學特詳者何也蓋聖人之言所以爲中人法聖人恐天下後世以己爲將聖不可跂及而遂惰於學也故爲說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學而加以敏求則就效速矣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可謂云爾已矣蓋學而抑之以不厭則用心剛矣以世之學常失於躐等故爲之說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示進道當漸也以人之患每失於自惰故又爲之說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示入道當以誠也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則固可宗不賢者識其小則亦未易弃故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示求道當以廣也所造者深則不可以一指名所

成者大則不可以一言蔽故達巷鄉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示體道當以全也以生知之聖猶強學如此況中人乎聖人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深矣故勸學者之說載於語者凡三十六而不為複也其曰學而時習之則亦貴漸之意其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則亦貴誠之意其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則亦貴廣之意其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則亦貴全之意是故於顏淵孔子子好學則稱而美之於子路之六蔽伯魚之詩禮則誘而進之宰我晝寢冉有自晝則辭而闕之其大要欲學者日趨聖域而已嗚呼後之學者可不勉與

齊論

昔太公望釣海濱而夾輔周室武王國之強齊使表東海其豐功盛德必有大過人者而司馬遷為齊世家言文王拘羑里太公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焉嗚呼審如此則詩書所載反妄耶且

太公之嫉紂而欲亡之者何也為其侈麗淫酒而毒天下也使其一旦幡然悔悟咎前之為更為善政以幸天下則豈不偃兵息謀恬然臣服之耶詎肯以尤物蠱其心而稔其惡乎且太公之過紂也曰收天下美女金寶繒帛也武王之過紂也曰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也如是而以貨色惑之是助其亡道抱薪救火也其賢於紂幾何哉又况陷君於惡而已則圖利太公詎忍為之耶藉使太公為之文王其安受之耶嘗聞秦以女樂閒戎矣又聞吳以珍貨惑魏矣未聞聖賢亦為是詭譎也此遷之繆一也夫紂之積惡久矣文王積善亦久上帝下民去彼而就此非一日也孰謂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哉詩言周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周之德不待商而修也書曰獨夫紂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則是商之政不待周而傾也今奈何曰陰謀修德以傾商政耶夫在己之德則修之而使

爾太公豈肯以是導文王乎此遷之繆二也且紂有臣億萬武王

亂臣十人而已紂兵七十萬武王虎賁三千而已然而牧野之戰
前徒倒戈而勢若拉朽者何也逆順之勢異也太公雖有兵權何
所施雖有奇計安所用嘗觀六韜萬有餘言祇皆修仁行義聽諫
用賢之說爾雖有陰謀之篇而惟以戒懼謙下爲言也今奈何曰
多兵權與奇計乎此遷之移三也嗚呼遷之言□有稽證然百子
虛濫之說不能力斷而力排之猥存諸書以傳疑於後亦遷之過
也

南齊論

人君恢廓大度以御臣下示以赤心無或疑閒則人人感說爭爲
報效雖有姦邪化爲忠順苟或猜忌刻薄不情多詐□誅濫罰逆
防禍患則人人惴慄懷不自安雖有忠順化爲姦邪此理之必至
事之固然也昔者齊明帝以宗屬輔政首廢二帝攘神器而有之
鯁鯁然畏異世之後旁枝疏派襲己之迹而帝天下者非其子孫
也於是包藏禍心勦滅同姓違顯達之忠謀而入遙光之僞策凡

意所忌不戮不已使高武諸孫無復遺育連頸受戮無慮六十□
人煮椒之酷燔香之僞有出於委巷小人所不爲者而偃然爲之
其心遂以爲基業之固晏然如日在天不足經慮矣不知身死肉
未及寒而建業以墟其首兵倡亂者不在他姓而乃在宗藩也嗟
乎猜虐之慮果有益而未然之變果可曲防乎昔我先王並建宗
英貴以爵位使之犬牙相制以扞王室居無事之時國邑茅社錯
峙環列不失親親之恩假設不幸一國弄兵則糾合眾援環而攻
之鮮不勝矣觀蕭衍之起也下郢魯如摧枯定潯陽如沃雪桴膾
所臨莫不褫潰東塘新壘以次歸降則以無所畏憚而已鄉使江
夏不誅衡陽猶在河東之屬噍類或存則緩急之際豈無義勇奮
發以身許國者乎精兵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則蕭
衍雖善兵齊猶未亡也又况梁武之興雖曰仗義然本以復前世
之仇而澡私戶之恥耳則夫明帝之猜慮果利乎果害乎昔宋欲
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晉大滅宗室叔向知公室之將卑蓋枝

葉旣落則本根無所庇覆股肱旣刈則胸臆不能獨存是以君子知王族之重也有齊之亡非東昏之罪實明帝取之爾

梁論

古之興王旣定天下莫不創立典憲維持後世迨其末塗子孫驕傲忘其先祖艱難然後殘命亡世殆其國家蓋自三代以下皆然至躬創大業而昧於持守禍亂因作親於其身者一梁武帝耳嗟乎武帝起襄陽褰裳奮袂矜夸前功心侈曰廣經略注措顛倒謬戾凡季世昏主之迹皆取而踐之則國之顛覆不俟異世宜也尋其棄違嘉謀妖夢是踐弗戒洛口之奔弗監馮亭之禍而招納河南之叛旣己王之矣而攜貳於心衰其禮遇結好齊國欲止而歸之彼非偶人能無憤怨於心乎已而封豕長蛇突我黃屋又不能破以奇謀而羈以勝算徒拱手端然以待覆滅低回紆鬱竟庾死於臺城其幹略安在哉且武帝享御四十八載矣械用犀利宜倍於檀溪武旅精強宜加於全雍往以人臣弄兵以逆攻順而有濟

今以人君問罪以順討逆而無功往以一鎮之弱而取天下今以天下之疆而不能平一鎮是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特始勤終怠故耳且其平日信仗者朱异也而緩急非可用平日依憑者柳仲禮也而將略非所長異時耽味於內典而無益於攻戰之謀異時信向於桑門而難驅於兵刃之際則太清之禍其誰禦之鄉使移三蠹之寵以禮謀臣回同泰之費以結士卒沈約輩不以才誅劉顯等不以能黜則雖百侯景亦可談笑而臣之何至倉皇失圖而身以僂沒也其後簡文幽於永福元帝覆於江陵方智迫於陳氏三世皆不得其死祀亦不傳則以創業之不善耳噫創業以治猶懼其亂創業以亂則再傳而遂亡猶爲幸也

陳論

兵無常機亦有成算審乎此者善用兵矣凡伐國之兵利速戰速戰則主必摧凡卻敵之兵利持久持久則客必潰比在兵法必勝計也昔崔乾祐之攻潼關哥舒翰曰賊遠來思亟戰王師必堅守

不幸牽制於權臣遽與之戰哥舒果敗僕固懷恩之寇奉天也郭尚父曰彼深入思亟戰吾緩之當自攜貳於是堅壁待之尚父果勝觀二子之事則陳隋之計可知矣開皇之伐陳也掃境卽戎兵五十萬是謂動眾八道並進浮江千里是謂深入勢如風霆飄忽振蕩所向輒下遂逼都境爲隋計者固宜因利乘便而掃平之矣陳人誠能出輕銳之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閉關堅壘案甲養威爲持久之計以挫之則江左之地庶幾保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蓋方是時資儲尚富義勇尚強臺城堅完未易可破彼以孤軍深踐吾境相持既久勢必困敝饋餉之費能無乏絕乎精銳之氣能不沮傷乎根本隔遠能無內顧之憂乎師老兵疲能無棄甲之念乎吾之鎮戍豈無入援之人乎俟其引歸徐以奇兵邀擊歸路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敗何待嗟夫食肉滿朝而皆昧於良畫任忠司馬消難皆進是謀矣惜乎棄不可棄之忠言聽不可聽之謬算付文慶以經略仗孔範以機要驟舉輕發爭鋒於一日之間陣

未及整而師已北矣使高祖艱難之業翦焉傾墜壤地數千里入之長安爲天下笑寧不痛哉嗚呼以叔寶之愚畏懦退縮奇燒淫昏介恃天塹以傲大國則壓境之禍固有以召之矣一旦臨大利害方且效兒女曹晝夜涕泣爲墜井自全之計又烏足責望以經國長算哉然愚深恨當時之失謀在兵法可不敗故慷慨而論之

論魏博

唐自天寶失御安史內侮拏兵轉戰歷世不解踰河以北莽爲盜區王化不沾魏博者積二百載訖唐亡不能撫而有也竊觀舊史氏考核地形魏能蔽趙屏燕凡欲加兵於燕趙道必假魏故魏於山東最重黎陽新鄉距白馬盟津不數舍障一弛則指日而牧馬於鞏洛之郊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又風渾俗厚人剽勇善戰土平馬健便於馳敵地壘截薛山河錯互伸則勝蟠則固王者不得不王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故不可淪失於異類奈何不思控制乎魏博七州一失於僕固懷恩再失於馬希倩三失於李懷光四失

於馬燧五失於田布六失於李聽由是傳襲六姓一縷一蹶不及於府廐矣蓋自安史首亂州縣殘折當時苟欲招懷反側湔洗詿誤懷恩意恐賊平則己權不重又亂布羽牙欲廣應援請裂河北地付授叛將由是田承嗣得有魏博擅爵人私賦入繕甲兵而駸駸不可制矣此廣德之失由僕固懷恩之爲也其後承嗣益桀諸路進討磁既降矣德既拔矣瀛洛既下矣裴志清既附矣盧子期既執矣朝廷遣名將濟師則承嗣固机上肉爾顧以中人勞軍貪婪冒沒侮慢倨肆寶臣忿恥挾魏復叛於是兵不能制而與之更始矣故大曆之失由馬希倩之爲也田悅叛渙三節度之師致討雙岡之捷俘虜略盡於是引輕騎奔巢穴自固魏將李長春牢關不納以俛官軍向使乘機疾驅前軍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則魏已瀕矣顧逗撓不進頓兵平邑經涉浹旬始薄城下使賊得以持久欺眾祝髮誓軍合燕趙以爲援而王師卒無功故建中之失由馬燧之爲也燕趙兵剽銳與神策相懸絕固非敵矣懷光又疲

曳遠來遽與滔武俊之師相抗會趙琳趙萬敵以勁騎橫擊我師大敗決河灌注餉饋路絕由是秋夏相持師不亟決四叛連衡壇坫僭擅故魏州之敗由李懷光之爲也鎮人既殺田興於是其子布將魏博之兵討亂謀非不善也奈何希無應變之才而徒以忠誠自將且不能以私讐激怒將士由是兵潰南宮而眾歸史憲誠矣雖刺心以謝君父何有銖髮之補哉故長慶之失由田布之爲也滄景既平憲誠有齒寒之懼請納地效順詔以李聽代之魏人傳嗣累世不樂天子約束久矣時議請假道以討元志紹爲聽計者其亦宜倍道兼行乘未備而入境顧乃遷延館陶按軍不進謀洩計露於是魏殺憲誠而帥何進滔矣已而城閉不入師遂驚潰温造以魏亂職由於聽豈虛也哉嗚呼懷光懷恩叛臣希倩闔尹固不足誅若燧輩皆一時以名將稱機會一跌喪威稔寇觜參之墟訖唐亡不能取是可太息哉

論彰義

憲宗以元和九年秋討至十有二年冬十一月然後元濟就獨柳之誅嘗私怪憲宗以英銳之資而制一孺子據上人之勢而討一叛臣圍天下之兵而搏蚍蜉蟻子之聚將李愬光顏之朋而與趙玉仁清爲敵當吳蜀江東澤潞易定魏博底平之後破竹迎刃之勢而致討於蕞爾之三州破石投卵未足爲易宜其咄嗟談笑之間摧滅破蕩顧乃涉四年而後定嘗竊遲之論者曰自希烈盜蔡而少誠踵之彌四十年民不知天子之恩澤習暴掠嗜搏鬪宛然有夷貊風又趙翼其北承宗爲之援齊隱其東師道爲之謀內恃陂浸以爲阻是以拏兵累年官軍僅克其一縣底定若此艱難也嘗竊迹其事政以當時廟堂有二失五敗而已討蔡之役未竟而堂堂之師又出於鎮冀之郊於時李絳謂蔡鎮不可並取韋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張弘靖謂戎事並與鮮克有濟請俟淮西平乃治承宗而謀適不用方且命劉總與武強之役諉郝士美舉柏鄉之戰是以勢分力屈兵不堅決其失一矣李逢吉險譎王涯暗

沓非惟才識不足屬大事且忌裴度有功陰圖阻止排抵中傷訛訛百緒而帝不之察顧使與度併肩當國由是二子得與錢徽蕭俛輩共爲首鼠而屢有休師之請逮至十二年逢吉始罷十三年涯始出不旣晚耶其失二矣杜牧論兵謂元和誅蔡天下乾耗四歲不能取由五敗不去也尋牧之言誠中時病當是時調兵諸道名爲客軍每戰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志羸力弱多致敗衄此董重質所深恨也則牧以不蒐練爲一敗信矣韓愈請四道置兵道率三萬乘時逐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吳武陵欲分三大將環賊而屯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皆指日破賊計也而不議出此是以師老兵屈餉億不繼天子至出禁錢以贍軍程異諷諸路輸貨李鄘先諸道籍府庫皇甫鏞且因是得宰相則牧以不責實料食爲二敗信矣韓弘爲都統以官齊王鏐爲取陳書自列遽授司徒班鐔上他時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逗撓若此而受賞每與諸將埒雖裴度猶畏之至避更張琴瑟之語則

牧以賞重爲三敗信矣袁滋去斥堠與賊通好六月無功而止貶
爲刺史高霞寓輕悍寡謀統制不善敗於鐵城而旋召爲將軍嚴
綬有磁邱之劔令狐通有馬塘之敗而未聞斥責以勵將卒則牧
以輕罰爲四敗信矣崔峻爲監軍李義成爲制將謀畫不同進退
掣肘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目翔愴之閒賊騎之
來每至折北則牧以不專任責成爲五敗信矣鄉使二失五敗無
可議之迹則緩不過歲月無蔡州矣何至曠日持久而後勝相府
有橫屍之禍陵戟有燔毀之辱乎議者徒見德宗合十六道兵以
討少誠激河廣利五樓之役相次而敗尺地一級無得焉未幾怵
韋皋之說聽賈耽之計而復其官封終其身不能臣也憲宗由裴
度而得李愬由愬而得王士良而得吳秀琳由秀琳而得李祐遂
定龔蔡之謀而赤叛者之族遂以德宗爲稔寇憲宗爲成功殊不
知憲宗特賢於德宗耳兵法有役不再籍憲宗何預也

論鎮冀

憲宗再駕成德出入十年叛渙之臣訖不能羈致闕下問罪之師
方興含糊之詔已行偷安留毒縱蛇豕而勿之搏元和史策未嘗
書某日克趙而司農賦入卒無鎮冀之半救焉論者皆以厭兵縱
敵威令不振歸過章武愚則以爲羣臣謀算乖失謗有所分矣丁
未詔書赦承宗而班師者謀失於白居易庚辰詔書赦承宗而受
地者謀失於田弘正初承宗拒命劫囚辟昌朝拒卻景宗信於是
詔削官秩遣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進討時元和四年冬十
月也雖吐突承璀非制將之才鄭定進有喪師之悔然精兵剽帥
雲翔電合張茂昭有木刀溝之勝劉濟有饒陽東鹿之捷高霞寓
多獲鎧仗田季安自辦餉億盧從史逗撓顧望陰相嘯結又已縛
送京師矣賊勢困蹙上書請罪譬釜魚喘息勢不支久朝廷誠能
遣名將督戰以代承璀則削平逋寇咳唾間爾居易反謂不亟罷
兵且有四害其說與李絳權德輿相表裏嗚呼居易風節挺立唐
名臣也至此則不得無罪其後承宗益桀謀援蔡兵燔河陽倉斷

建陵戰殺丞相傷御史於是絕其朝貢出河東義武盧龍魏博之師進討之時元和十年秋七月也時雖營屯離置主總不一然諸鎮銳兵凱捷踵至燕人敗之於武疆魏人敗之於南宮郝士美兵銳整最有功帝以爲能辦我事於是殷侑招諭而聽命柏耆脅說而承宗已破膽矣於時齊蔡旣平而賊無唇齒之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朝廷誠能遣一乘之使緩頰鉤說使籍地自效不聽則舉兵剗滅之臨淄渤海之地可全有也弘正反因其請救而表于上欲效三軍質二子而緩兵朝議亦欲忤弘正而猥徇其請於是十三年四月詔罷兵而赦承宗矣嗚呼弘正去汙效順唐功臣也至此則不得無罪機會一跌百年不復承宗得完首領憲宗有失刑之議成德之地終唐不能有二子而誰責乎帝之討蔡也沮議百出錢徽蕭俛之徒交請罷兵惟韓愈謂持之不堅傷威捐費毅然致誅由是師出有功至成德之役則搖於浮議而志不堅決所謂師老力憊而訖無成也成敗異變功業相反無他

斷與不斷而已

論盧龍

豐爵秩以塞其僥覲之心峻繩檢以抑其豪銳之氣知是說者知御將無事而蒐練則警急有備平居而撫養則倉猝可使知是說者知制兵今夫載筆之士追咎長慶之失皆曰崔植杜元穎不知御將蕭俛段文昌不知制兵由是燕薊之地已得而更失劉總挈八州效順懼部將潰亂先籍朱克融輩送京師欲朝廷割疆土處之使北方歆豔其寵不復甘亂當時柄廟算者慮不經遠徒知五兩半通之命爲可愛而不知慰其羈躓之心旣又弛檻縲而縱豺虎由是克融披擻不可制實崔杜二子之爲也穆宗初兩河無虞遽議偃革建請天下鎮兵歲俸十之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逋散嘯聚爲盜克融一日收用之朝廷募烏合充戰疲瑣不能支敵遂失河朔實蕭段二子之爲也愚以爲不然蓋始不用裴度而用張弘靖盧龍所以亡終不用裴度而視賊不討盧龍所

以不能復就使當時無御將處兵之失碣石之野亦未必不亂何者張弘靖傲虐自肆燕人苦之於是囚之薊門而挾眾亂彼所欲逐者弘靖耳克融雖不北還彼謂軍中不可一日無帥將不取豪健得眾者擅立乎又况弘靖之囚也眾請朱泚為帥謝老疾而後以其子克融領軍務使朝廷徇總之請而以鉅封劇鎮付之克融則泚且自為之矣父子影會舉兵連衡禍未必不更大也故愚以為崔植杜元穎之失未必能致亂元和十五年正月俛文昌始當國明年七月克融已叛銷兵之議甫一歲耳十分天下之鎮兵而不補其一又始二歲失職者未甚夥也王廷湊同時反趙亦收用之則克融所得又其半耳克融有畔渙之志雖無失職之兵豈不嘯引凶黨用之乎李懷仙朱滔犯順亦豈因朝廷所銷之兵耶又况克融拱手安步坐享旄節朝廷未嘗致討而克融初不用兵也故愚以為蕭俛段文昌之失未必能致亂然則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由不用裴度而劉總入朝請折八州為三道以弱燕薊之勢其

策固善至請以弘靖盧士攻薛平分治之則用人固已疏矣奈何棄度不用又全以總地寵之弘靖之帥幽州也不能因俗製變遂致軍亂彼魏始降而度往宣慰也偏至屬部揚天子恩澤魏人歡服使之代總必不肯如弘靖廢削軍費取緡錢二十萬供私費矣蔡始平而度往視也以蔡牙卒侍帳下使之代總必不肯如弘靖肩輿障蓋與士卒殊勞逸矣度嘗建請私第見士延俊英訪籌策必不肯委成參佐旬一決事罕見將吏矣度之入蔡悉除元濟偶語饋遺之禁必不肯專以刑法根治吏士矣總之降也誠能起度於河東而付之弘靖之重寄彼將恤乏弔災豐犒而勤卹之則盧龍何自叛哉此策之失一也夫既不能用度而產患若此矣克融拒劉悟使不得入旋以易定為寇於是時誠能合集銳師北首燕路而以授鉞之寄屬度則已失之燕談笑可復觀夫克融之援廷湊也度移書開說遂請罷兵其執楊文端也度畫二策即日聽命韋處厚曰使度位廊廟則幽鎮自臣使二鎮還者皆曰裴度居東

人情失望奈何帝冲逸而弗知用也且在先帝時戮師道而平齊
誅元濟而平蔡承宗獻地程權入朝皆自度謀畫之致豈獨幽州
而無功乎此策之失二也穆宗席前世之烈不馳一戈不亡一鏃
而坐享幽燕之地未及轉盼而復陷於賊議者謂幽州幽陰慘毒
其民剛彊厥田沃壤遠慕田光荆卿之義近染思明祿山之風忘
忠嗜亂殆非人力所能爲愚獨以爲皆不用裴度之過
論澤潞
用兵有六要而敵之堅脆不論也抵排浮議則計不搖要結外援
則力不困師整而壯則有剽疾之功將專而勇則無折北之慮孤
其勢則我益強擣其虛則我滋實六者兼備而敵已困於冥冥矣
嘗觀會昌澤潞之役劉稹有可誅之形武宗有決誅之志而丞相
德裕有能誅之功指蹤受勝六要且舉茲所以堂堂潞子之邦訖
不淪於篡逆也迹夫劉悟死而從諫欲主留務寶曆之君違李絳
之計而徇王守澄之請於是舉五州而棄之已而擅兵長子陰連

訓注致論二蕭欲清君側迨至從諫因崔士康而以符節自擅謝
醫拒使檢商閣貨脅其君而勦其民上憤下怨所謂可誅之形也
武宗以內地叛渙銳意征討使者不入則謫隸恭陵賊使遠來則
杖死京兆彼能緩茂卿之賞而不疑禽太原之兵而不赦李悟乞
降而不從崔碣請納而遠逐羣臣議罷兵者誓戮之於境上茲所
謂決誅之志也至於巨謀纖計算不失一而六要具舉則又出於
德裕何謂抵排浮議則計不搖始議用兵沮梗百緒或曰劉悟挈
十二州還天子當使遺育或曰從諫兵強食足未易可破廷臣皆
嬖嬰趣和并爲一談獨德裕以羸縮勝負爲兵家之常而慨然以
身任責故謝卻陳夷讓易置李宗而賊已喪膽矣何謂要結外援
則力不困上黨之地前觸魏側肘趙魏人馳勁騎不三四日兵交
於漳水西矣趙人出堅甲不五六日兵合於泚水東矣形利勢便
封略相錯也德裕因敕李回諭旨使二鎮出兵於是王元逵次臨
洛何弘敬柵肥鄉左排右掖而賊無炊火焉何謂師整而壯則有

剽疾之功異時團諸道兵有所討伐尺布斗粟仰給公上多遷延以耗供億甚者約賊令解守備得一屯一縣則獻公要賞德裕因敕諸將直取州勿攻縣故邢洛繼降而劉稹氣索矣何謂將專而勇則無折北之慮異時闡寺掌兵進退掣肘監軍取精剽士以自隨而以疲瑣者備行陣師亦不利則卷旂自遁大兵輒隨以北德裕建請詔本道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凡事百人取一爲衛又王宰觀望而薄責由是石衛以勝聞李產佐逗遛而遣代由是烏嶺以捷奏何謂孤其勢則我益強李丕善長短術軍中雅疾之脫族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建議討賊半載始有降者廩賜不厚何以勸餘於是擢刺忻州而賊媼慟泣未幾裴問以邢歸趙王釗以洛款魏高玉魏元談輩以次降附而賊無與戰矣何謂擣其虛則我滋實先是河朔諸將死卽如弔祀申以冊贈之使重以宣慰之人度軍中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始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警將逆子因得固巢穴積叛謀德裕請乘其未備討之於是倉

皇號慟而二十六載之逋寇平矣或曰劉悟以此始則郭誼以此終殆天道好還愚獨以爲一出德裕之功也至賊平之後以郭誼釁斧而不赦畏諸將請地以盧弘正團結其州又見其謀畫之善詩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德裕有焉史臣謂武宗用一德裕遂成其功諒哉

外戚論

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亂得失之機胡不取前世之已事觀焉某事果利乎循而行之某事果害乎矯而變之庶幾可以遠禍亂基太平也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下者以有權利也惟利可以役人惟權可以制人是以不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聽苟不能慎惜名器而輕以假人倒持太阿授人魁柄則晚節末路抱持虛器而威勢下移矣況外戚之倫少不知學狙富貴之居則志易以僭挾禁掖之勢則權易以專其如盜天子之威福爲予奪以劫持天下天下旣側目而畏之則還以恐喝於上而邀望大利矣君人者奈

何不加抑遠而使之立朝乎西漢之業以外戚亡愚嘗惜成哀之君縱不能遠取前世事以爲龜鑒胡不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遠者觀之乎始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既而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卒拜申屠嘉元帝以馮野王行能第一欲用爲御史大夫既而曰後世必謂我私後宮卒用張譚是二帝者矯私徇公若此其蚤也邊絕外戚之亂若此其甚也繼其後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異時呂氏盜朝產祿肆亂不有太尉主兵而北軍助順則海內危矣霍氏繼起禹山專制肆行非度陰有異謀非宣皇帝毅然加兵則宗廟恐矣彼二氏者柄朝未幾而產害已若此繼其後者若之何不矯而變乎悲夫建始以後政柄旁落歸於王氏五侯羣弟更迭弄權威勢翕習青紫充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誅戮亡忌擊斷不清而當時之君瑣瑣碌碌曾不敢舉手開喙以預天下事自王章以直言誅劉向以正諫黜而忠讜之士卷舌矣杜欽谷永之明方且逆望風旨揄揚贊頌而張禹孔光共爲持祿計不肯

吐忠實於上由是漢室彫弱不振至於賊莽則大事去矣彼且文飾休符招致琛贖作爲石匱大誥之書以愚弄天下則漢欲不亡得乎噫自古天下敗於外家者惟漢與周然隋文帝東平全齊而西破巴蜀五王奸謀同日擄發則於宇文氏不爲無功方之安漢可異日談也

衛青論

衛青起於奴隸顯於戚里而終以闡外之功封侯裂土延及襁褓三子同日受封而裨校皆得爵土雖曰知兵勝敵然其德度亦自有以致之方是時武帝在上大臣少麗罪則誅戮隨之青獨能保身以沒可謂賢矣且天子之大柄二曰爵賞二曰誅戮而青於此皆逡巡退避而不敢專此其所以能保身者嘗曰自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此不肯侵天子爵賞之柄也蘇建盡亡其軍周霸之屬皆請斬以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

閒不患無威儻歸天子使天子自裁之示不敢擅專誅於境外以風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行在此不敢侵人主之誅罰也以此令終不亦宜乎

丹陽集卷七

丹陽集卷八

記

重摹太宗皇帝御書飛白玉堂記

紹聖初天子躬親聽斷登用耆傑協圖康功光昭祖宗之遺憲而崇起之其大者固已措諸政事而福天下矣其纖悉者亦欲恢顯而不沒也於是翰苑之臣建言臣幸得以文墨俟罪禁近國有寵恩侈賜而澗汨不宜無以夸豔等輩臣之恥也昔太宗賞飛白玉堂等四字專貺詞臣而院榜未易雲章奎畫鬱而不揚殆無以盪天下耳目臣願敕有司撥取玉堂二字臨倣而揭之俾觀聽者咸知太宗眷禮儒臣甚渥且使臣等夙昔窺望有榮耀焉惟陛下幸察制曰可由是淳化睿藻巍巍然玉堂之上矣有旨命爲文以獻臣竊惟太宗皇帝手提干將佐佑太祖芟夷逋穢蕩五強寇如燎毛髮紹祚之始獨晉人未訖天誅金鼓一臨蒲伏請命餘分閭位既平既一三辰宣精戎貉軌道農扈奏功俗富無窶熙熙乎納俗

軒農之右矣固宜繁林芴之觀盛金匏之奏雍容無爲明示德意而曾此弗樂也方且恢儒右文游意六籍引天下瓌俊納之禁途機務閒隙則披懷虛己與之推略墳索嚴除西清婆娑翰墨伸紙濡筆以貺賚臣下咸足以寓懲戒而激忠讜嗚呼其規模深遠哉尋其宸畫之工前無倫對心應手得飛動變化旁點斜階含蓄精意八文六義陰藏陽覩殆非八十一家所能窺見髣髴警猶昭回之光下照羣物烝燭烏能抗之哉初蘇易簡以詞學被眷遇恩禮隆浹他學士莫及嘗進續翰林志上賜詩二章因書四字寵之謂曰異日爲玉堂美事易簡拜賜卽集僚佐競玩縱觀詔遣中謁者馳賜尊酒日命內饗具膳於時大丞相李昉以下咸卽席賦詩以歆豔其寵上曰諷卿等詩益知儒墨之盛而學士之榮也夫待之重則人不敢自輕遇之勤則人不敢自懈聖人蓋將爲後來勸豈專爲易簡設哉惟飛白始蔡邕而唐文皇高宗嘗以賜劉洎郝處俊其迹雖與今略同而輕重實不相準蓋太宗於洎容其登牀攬

取則禮廢高宗於處俊以六翮待之而緣事退斥則恩亡是皆瑣瑣不足望太宗餘光而字畫工否尚不論嗚呼眷獎臣下非太宗無以昭其仁丕揚前美非先帝無以篤其孝凡我視草之吏永敬之哉臣愚賤不能究盡聖德姑記梗槩云臣謹記

宗正寺少卿壁記

昔周之盛時封同姓五十三國而公族之居王朝者尚眾始置宗正以糾正之所謂彤伯爲宗是也後世因襲不改先漢位九列後漢秩中二千石率用宗姓唐制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雜以同姓異姓充選天祚宋德宗庶繁衍景祐中始詔推擇屬近望高者二人判大宗正事至纂修玉牒屬籍則用他官兼領神宗皇帝董正治官筆置九寺深惟慶系之重聖神在天實鑒臨之且奕世帝籍若譜牒昭穆之序皆隸宗正不可與他寺等故班秩特高然卿少虛位弗置專以丞董寺事者以有太宗也上嗣位廣延眾正大修廢官崇寧某年始命鄧祐甫爲少卿以後復三代賓興

法念宗子之俊秀奇異者亦宜教養而官使之詔卽廣親諸第建
六學凡三舍校試升遷法悉視靡泮而以寺長貳總之宗正選益
重矣逮今十餘年開所閱二十餘人類能以勳績自見爲時名臣
可謂盛哉寺故有玉牒殿籍屬堂面勢偏曲室宇湫陋不稱天子
尊祖睦族之意歲在丁酉詔徹太醫學以廣寺治發德音委大匠
護役不數日而屋若干區爲之一新既落成因集前人名氏且敘
建寺首末併刻之使後來得以考觀焉

軍學記

相州學故棲城北治平三年知制誥錢公公輔知軍事病其湫隘
相城東南得寬閒亢爽面山背市秀氣磅礴之地徙焉後歷歲三
十軍右正言孫公諤復新而大之穿池瀦水以毓芹藻類林之盛
稱雄江東自是郡人賜第於廷者踵相躡建炎己酉兵火學不燼
者十三歲在戊午丹陽洪侯自臺郎出守始用幣先聖視荆棘瓦
礫之墟愀然弗怡慷慨自念古之學凡絕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

受成獻囚告馘無不卽焉政治不可以一日弛則學宜亦如之豈
當計時之險夷而爲緩急崇替哉故魯頌修泮宮而鄭刺廢學校
吾其可諱勞愛費以毀墉傾屋累後人耶明年正月乃發羨調冗
猝募眾工約舊制而興役七月乙未告成肅賓佐師生耆老行鄉
飲禮落之會先聖四十八世孫尚書副郎端朝來省廟實預在席
儀門正殿授經之堂肄業之舍若廡餼爨之所莫不雄深巨麗
以文正范公嘗爲掾曹初迎師加惠學者因增置房祠祀之倣闕
里廟繪伯魚子思二侯像於堂東西殿故位十哲而無羣弟子像
侯諷家語史記諸書定爲七十子又古今儒先二十有六人皆繪
於壁俾從命祀凡尊爵豆登篚洗之屬傳經考古更製而簿正者
無慮數百器斥閒田之在官者爲永業以食來學者聚古今墳籍
且萬卷以迪多聞之益季課月試親論辨而升黜之旁郡學子鼓
箐而謹趨者相屬也郡人欲刻石記其事以無忘侯之德猥以屬
予予謂自艱難用武以來仕者以墉壑賦箕爲急或嬰意庠序類

指爲左計故茲學廢且十年至以論堂貯麴而教官之舍更處他
官及俟鼎來事不謀於僚屬費不資於士民奮然改築則夏屋百
區不旬歲而訖工蓋天下事因循苟且則雖小不立先定其志而
持以不息之誠則雖大必就惟吾黨之學道者亦然非特是役也
後之絃歌饋粥於是者能不因常人之廢墜而潛心聖道拳拳鑽
仰則由聖人牆仞而升堂觀奧不難也功業之炳煥特餘事耳嗚
呼大學之道豈謂摛章繪句登場負舉而已哉俟意儻在是故予
樂書以告焉侯名興祖字慶善由分教吳興召見登館閣於書無
不讀尤邃於春秋二禮皆著爲義說推其素學而施有政宜不紊
於次第也使所蒞者大其見效將何如哉紹興十年三月丙子記
錢氏遂初亭記

吾邦之賢有御史錢公安道以勁節危言伏一世其仲弟曰持道
以冲操自晦於文籍詩酒之間嘗作遂初亭於梁谿居第之東偏
日與賓客游居而樂之無幾何族人取均輸子錢而居第若亭併

籍於有司會大姓有怙勢者風縣官執法沒入之而以自售持道
歎曰先人之廬所以庇子孫者不可自己而爲勢奪因三走京師
上章自訴而復歸焉又二十有二年而火於金人亭之不燼者十
六其子紳掇取遺材改築於漆塘之墅既斷手則又歎曰是嘗失
而復得嘗償而復興是又天相其初志而遂之也乃復用故名榜
之而屬予爲記余謂斧木於山費不能一金而必取廢材爲之者
蓋孝子曰視棟棟之舊而雨露悽愴之感生焉示不敢忘其先也
然不廢其遺棟者其孝小不墜其道德者其孝大伸仲始任軒然
以名節自命所至有直聲及賜對所論有人不敢及者談者謂挺
挺有先御史風烈已而勇自退縮結屋數十楹於巖壑佳處取舊
所聚書數萬卷伏讀之茂林修竹奇葩異草可以舒憂隘而快窺
臨者靡不備引泉而瀦之爲高下之池三度地而荒之爲大小之
亭四食宮祠之祿以自怡者至六滿秩是殆又欲以先君子之隱
德自勵雖然君子之出處視時與道亦何常之有彼安山林而不

知出狙榮利而不知返皆一曲之士也昔晉孫興公隱居會稽遊
訪山澤累年作遂初賦以寄意天台山賦亦云世事都捐若無經
世意矣及大司馬溫欲徙都洛陽歎懼不敢為異獨與公上疏
極論之今雖欲逃名而名歸之雖欲避世而世即之仕政恐不免
然則不尋遂初賦而起為時用行有日矣紳今為朝請郎伸仲其
字也并系以詩駸麟稀儒先夸毗畏家戒九萬鵬程賒三四狙公
賣無靈歸卻掃初服遂冲槩功名付噲等登臨從湛輩此亭襲疇
名永矢佩先誨綠筠寒脫籜蒼松老敬蒼家儲內閣書辦與聖賢
對投憤謝家國預事那可再不學孫興公婆娑陳利害

陳去非詩集序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
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
賈浪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墮州縣故言詩

能窮人者取是為左驗予謂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
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具能以詞藝達
細氈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銳孰謂詩
人例當窮哉參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
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
沈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逕意
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
善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向進用矣會兵興
搶攘避地湘廣汎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
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
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以詩
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
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而親題禁苑賞春城飛花之句
而擢守宣城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

吳興郡刺裁豐暇取公詩離爲若干卷委僚屬讐校而命工刻板且見屬爲敘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功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美具可無述哉

中散兄詩集序

虛室先生宣和五年以中臺郎賜對上意鄉之且拔用先生以所親當國力求開秩歸避請寄之嫌以退爲進人士驚其難能自是浮沈里門絕意華顯會金人內侵居第僦業俱火廩祿不供兒妾濱於飢寒而晏然無隕穫之色奔馳避地禪寂求志之餘不廢作詩傷時憂國感慨憤發一以章什舒意一日閱舊橐斷自初仕以來擇其合者以歲月先後編削成集凡若干篇離爲若干卷屬某爲之序謹按先生結髮學問與兄弟同受教於先人少師清孝公非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歷代史若百家雜說皆手鈔而心記名高眾俊既入官文藻益宏肆掾琅琊日嘗考究其州山川地理

古迹姓氏應典籍者爲書上於九域圖志局精深詳博爲天下第一首膺進秩之寵蓋先生所長不特詩而已昔司馬遷歷遊郡邑故文增秀傑之氣張燕公得江山之助故詩極淒惋之美先生以使事行天下幾半名山峻壑瑰偉卓絕之觀無所不歷今其詩粹清而氣壯平淡而趣深亦豈勝遊之助耶平時與伯氏太史金紫公若羣從酬唱居多以卷軸之富故不仿李義寶羣兄弟共爲聯珠花萼集以行於世昔王筠論家集謂崔氏應氏號累葉文才然不過父子三兩世爾未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予於江陰葛氏亦云先生諱和仲字堯卿虛室蓋其居也於是爲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舅氏續千字文序

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雜亂不可讀命陳郡周興嗣次爲韻語以便臨翫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張長史道人智永輩各有橐書本行於世舅氏侍其公亦好草聖書千文尤工好事者

時得之輒以鏡石又嘗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貫穿
經傳詞義粲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類使不相
舐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並行也干文爲天下官府若市井簿
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爲母配以次
字爲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補哉公博學
善屬文此特一時弄筆爲戲耳乃爲簡牘無窮之用竊嘗謂樸微
物也而薪之樵之可以享上帝養聖神不龜手之藥賤藝也而習
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大者在古多有之豈特是書
而已哉公皇祐元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莅有政績官至朝散大夫
贈金紫光祿諱璋字良器

段拂教授字序

武威段拂字去塵金陵學士大夫也余爲汝州始識之周旋既習
因告之曰塵固當去昔楚三閭大夫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
塵埃乎謝幻度之親譏其學識不進曰爲塵霧經心爲天分有限

又六入之塵實與覺背背塵始能合覺凡此皆塵之宜去者也王
導舉扇障西風曰元規塵汙人王戎謂夷甫自是風塵表物夫元
規雖有當國召蘇峻之失終不失爲名士而夷甫作三窟以自固
季年諂石勒以祈免死雖塵汙人與風塵表物皆未必信要之論
人物者以濯濯絕塵爲貴也今吾子氣調邁往輔以學問爲文詞
卓然絕去翰墨常徑分教三郡所至人士皆喜之慈祥粹和與物
無忤不必矯揉自與道合豈復有塵可去哉荀卿子曰諫爭輔拂
之人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國有大議奮然櫻鱗逆耳規欲排難
解紛而寧以身爲僇辱百世之下猶凜凜有生氣此豈患失鄙夫
所能爲哉吾聞士不自輕然後能任天下之重吾子斂然靖退自
遇若九鼎他日進未易量也願以寶輔若寶臣爲字

贊能長老字序

始予爲吳興聞智海禪師能公徧參諸方得教外別傳之旨爲其
黨所宗卽檄住德清之順慶院後五年予攜家就食吳興之別業

寓景山寺則智海在焉蓋自順慶改戶禪席相從累月見其身護毗尼以律度眾人益多之師字無會居一日謂予曰以能爲會因緣出見於世其有濟物利身之功假使具智辯人滿吻伽沙有百千萬億舌於那庾多劫不能讚述佛功德之少分然一言以蔽之者曰仁而已故世尊號能仁其徒服佛之服誦佛之言行佛之行皆廣物之仁者也而傳正法眼藏爲道俗判瞽而發蔀則廣仁爲尤大敢請易字廣師勉之矣他日子退歸山林聞江湖大叢林有善知識爲佛法作師子吼而椎鐘擊鼓粥飯數千人者必師也矣書後

書淵明集後三首

淵明爲建威參軍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賦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閒良可辭是歲晉隆安四年春秋三十六明年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賦詩落句云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蓋壯齒作吏而邱壑之志已堅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家巷二十有二年以沒與

謝傅東山之志異矣歸田園居詩第六篇所謂種苗在東皋禾生滿阡陌者非淵明語也蕭統湯休之輩不能辨猥寘集中東坡居士盡和陶詩亦次此篇之韻殊可笑按文選江淹作雜體詩三十首以擬三十人有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之說此篇政淹擬淵明作爾文選統所纂東坡非不精選理者皆不能證此乖誤何耶南史稱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居後代自宋武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信然予觀其讀史贊首述夷齊云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次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蓋自況也頃在東魯有以淵明畫像見觀予贊之云欲仕則絃歌必求欲隱則著作不就欲臥則遣客而醺酣欲飲則從容之邂逅欲辭則檀道濟之梁肉必麾欲取則顏延年之貨泉亦受夫惟任真自得而穎脫不羈所以爲無懷葛天氏之民而超三季之澆陋者乎淵明於阿舒輩始作詩命之繼作詩責之終作訓曉之且曰吾甞勉辭事使汝幼而飢寒抱茲苦心良獨罔

罔又以同財共居爲治命無惑乎杜拾遺笑其挂懷抱也後漢逸人王霸見其友令狐子伯子車服有光儀矩甚適而其子歸自田畝蓬頭慙齒因媿臥不興乃知父子恩深雖外軒冕士視身榮悴如二五與十而於子則不能忘懷每如此雖然淵明知任眞而已豈預恤後世之譏議若拾遺能觀物反身則知愛阿舒與宗文何以異

歸去來辭自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自免去職乙巳歲十一月也乙巳乃義熙元年而晉史云義熙三年解彭澤印綬去淵明自序不應誤當以乙巳爲正遊斜川詩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詩云開歲歎五十以紀年考之辛丑乃隆安五年淵明始三十七若癸丑則義熙九年淵明四十九正與詩合當以癸丑爲正五六月北窗下涼風何處無之何人不遇至心與景會遂能背僞合眞自致於羲皇上者獨淵明而已其詩云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颺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歸來引亦云風飄飄

而吹衣意淵明進禦寇乘風之理因以觀道也至若樹木交蔭時鳥變聲輒歡然有喜豈在物耶聲塵種種皆道所寓惟淵明領此昭明太子指閒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武末途沈湎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龍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瑜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閒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

子瞻爲徐州謂淵明無絃不如無琴後悔其言之失淵明自祭文云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蓋反其眞之說也子瞻復詆之云生獨非眞死獨非寓未知何時復悔也窮達命也出處時也不可預

計至若孝弟之行若人之朝滄夕膳不可一日闕者韓退之傳歐陽詹云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余於淵明亦云古今人士頌淵明德美歟矣罕有頌其孝友者作五孝傳贊自天子至庶人寄寓深矣哀程氏妹悲敬遠仲德弟文允爲悽惋至於凱風寒泉之念興而述外祖孟嘉傳念禮服昭穆之遠而作贈族祖詩蓋所謂永錫爾類者邪淵明垂死之文讀之令人恍然自失與今世悟道坐脫立亡者何以異其曰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乃知其退歸不仕平生功用在此也

丹陽集卷八

丹陽集卷九

頌

端誠殿芝草頌并序

竊惟先皇帝臨制海縣十有六載駿惠前烈億寧華戎凡民所不便若願欲而未獲者罷行之中外視福威有愜志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紹聖制書若曰朕德不類獲執圭璧事上帝常恐馨香無以交神明惟躬祠泰壇號國大祀而前期齋祓宮止帷帟取具臨時已則廢徹玩歲惕日苟媮弗虔如此將何以配昭事而來福饗也哉有司毋諱勞其建宇以刻前陋工匠人既奉詔則度地國南經營結築豐顯伉壯華質適中成於雍州薦璽之元年而錫名端誠日南至上有事於南郊大次小次咸卽新宮於時初陽晏溫榮光繞壇樵煙既升灌獻竣事幽靈胥蠻百鬼迪嘗孚佑降康簡簡著見越明年夏六月殿以產靈芝聞舒彩揚華映盪天宇卓哉煌煌圖牒之上瑞王者之偉觀不可貶已彼

有生於穹山岐壑而蕞夫牧人偶掇獲之者世猶族觀聚歎以爲
創見也況乎雲笈清蹕展案紫壇而上帝呪施響答昭晰如此其
事豈特芟芟而已哉噫無詩歌以記馨烈使芝房之奏專美前古
是殆司翰墨者過也語曰君子有酒小人擊缶雖不可好亦不可
醜徒取其意而已臣愚過不自料輒昧死再拜獻頌其辭曰
於鑠圓精臨下有赫厥斐惟忱厥佑惟德蓄藏休符不輕付畀陰
隲監觀以待聖智允文先王君臨昭代敬迓天休昭事匪懈園丘
大報將藏上儀縉豫爲紛以虔以祇帝曰帷宮品式未備往建齋
祠相我熙事元符謁款卽於新宮垓壇參陟灌獻有容金枝玉梢
貳觴百末管蕭始升辟公對越瀆鬼嶽祇百神受職靈旂晏娒昨
以元吉煌煌靈芝產於端誠神山之秀瀛洲之英蠲潔祥明彤楹
是託走拱飛爐輝映翕霍菌蠢異狀或駢或離厥色惟黃表珍露
奇吐柯不凡汎彩惟茂蔓蔓九莖蕤蕤三秀神雀涵殿青龍習陽
託質左陋靈華不彰紫脫匪珍黃蓂匪異曆草佞枝是掩是蔽昔

我章聖登封岱宗朱草薦祉其報在功於惟裕靈肇建原廟朱草
薦祉其報在孝惟漢四世亦生齋房圖牒披案受福降康宜作聲
歌式薦妥侑宜命繪素式傳永久曰惟景毫錫我神光式今之瑞
與之相望曰惟咸陽昨我神靈式今之瑞與之兼美天佑聖宋子
孫千億下臣作頌以昭罔極

湖州烏程縣烏墩鎮普靜寺觀音閣銘

并序

車溪佛刹普靜最稱巨麗而西廡觀音閣尤宏傑實吳江道者元
益創也道者姓楊氏生十一年而出家以寺僧惠清爲師又七年
而落髮又二年而受具一日膜拜佛殿歸語其師曰應真不受弟
子禮起立云汝當爲眾生作大緣事師異之自是不應齋供不事
澡沐獨誦經昕夕不懈俄發心造觀音像一軀且築閣以棲之費
費未具每齋恨太息因以鍼刺左目炷香然之復燼五指求化遠
近見聞爭委金幣躬卽錢塘訪巧匠將跏旃檀預清齋七晝夜祈
聖相與天竺相準像成未愜志復燬右目匠者夜夢菩薩見形極

了了覺而改刻遂成端嚴殊妙之相光跌皆具迎賓其上實元祐三年三月也既諧志願兩目瞭然復明鎮人每歲首輒迎像市區大供七日逢水旱禱雨賜立應道者嘗分衛至濟遠橋忽棄僧伽黎服弗御自爾佯狂塵肆飲噉齋俗歌笑怒罵人莫之測市人爭醉以酒雜致餉遺桀黠者或探懷取之醒輒造門求索未嘗一誤嘗過天隱樓肆言今夕當慎火夜漏三更樓果煨燼大觀末忽結巾爲黃冠之飾人始不悟後果詔改僧爲道士其前知預告皆此類也政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偈示眾云說時不曉曉時不說六月嚴寒臘月盛熱珍重去兮清風明月閱三日無疾右脇吉祥而逝闍維之舌根不敗隨煙燼所及得舍利甚眾得齡五十有九僧夏四十有三世謂道者蓋觀音化身來此土予謂二十五無學中觀音圓通爲最由聞董聞休三昧無作妙力成就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現比丘身其一也彼悲願無盡故欲微塵界現身亦無盡非演法度人則爲眾植福何獨於楊道者而疑之法照大師仲珉

請敘其事於石乃敘而銘之銘曰

招提傑閣危干雲刹西阿相妙絕倫規摹天竺巧亂真鹿肩螺髻超憑塵伊昔創始經營人補陀大士來化身連袂兩目五指焚咄嗟金緋來紛綸普化一切入普門寶目八萬由聞薰翳除聲脫融六根喪明復瞭何足云百爾祈禱應若神鬱攸橫空歸獨存永警流宕歸旋聞

歙州祁門縣青蘿山辟支佛舍利銘

并序

辟支佛一名獨覺於無佛世出現調伏有情然其始皆生人中嬰受眾苦起厭離相霍然解悟遂證果位如契經所載蘇摩大帝月愛月出之流皆是也自如來示滅凡夫異生不知背塵合覺觀本性空方迷謬顛流浪苦海而所謂獨覺者亦隱弗現則夫悲濟利生之士求其戒體之所自出者崇建塔廟使上智觸境而悟若諦中人修供而植福田其饒益方便豈細也哉青蘿山在祁門東五里巖壑深復有瓌奇卓絕之觀自唐永泰中始建寺而湫陋褊迫不

與山相稱來者以爲恨元祐二年今住持道清師始嗣禪席惟行
與解二俱超然道俗信鄉之未嘗求而人自施未嘗勞而事自集
改營舊宇百五十區卑隘者斥大之漫漶者丹堊之櫺栢相輝像
設俱嚴意猶懷不滿也將建浮屠七寶巖會山郡通守李侯景淵
施所寶辟支舍利二十而邑民張洪首開檀施遠近附和委貨利
若材木者相屬遂以政和元年正月告成支撐巧奇規模宏麗露
盤寶鐸皆應經式今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蒲陽蔡公嘉
其勤爲書六大字榜之塔雖託於幽遐之境而顯名四方者繁公
書也是歲七月十日夜臺光出輪杪互數十丈色若火聚申旦不
滅按阿合經云應起塔人一如來二辟支佛造塔功德經云未有
塔處於中建立乃至小如菴蘿果福勝梵天然則光景出現殆建
造翹勤之應也歟銘曰
犀角喻覺第二乘見無佛世乃出興如日西入續膏燈五滓昏暗
聊依憑寂不說法聞莫應神足變現時飛升遺骨戒定相薰蒸馱

都千億數莫能偶得少分嚴緘滕覆以斗藪波七層夜出光相輝
玉繩赤髭白足見未曾岌岌榜字蛟龍騰永鎮江左高峻嶂
景德寺新鐘銘

擊鐘僧舍自我能仁幽息泥犁明警昏昕維擊既停音響雙絕當
知此時間性不滅吳興梵刹景德稱雄乃按臈氏范金作鐘寶液
旣融青氣純一制備甬鑿聲無口鬱龍集辛亥紹興初元茲器維
則億千萬年

贊
十八羅漢贊 并序

予頃官黟川以絹命水西老人陳慶榻禪月畫大阿羅漢十八軀
其題識每軸三十餘字亦效禪月筆跡慶束髮工畫至是畫羅漢
已六十餘年能于閭中用筆蓋佳本也每歲考妣忌與生子之日
與初得建茶與僧自忌日輒設供至建炎戊申值兵亂併與家藏
書畫散失於毘陵東門第中自是借本以供紹興丁巳寓寶溪有

鬻羅漢像一堂者筆法奇古疑蜀孫知微筆雖絹素已碎而裝幀尚新意忻然欲之以錢七萬售焉因續歲供不輟己未遊天台山辛未次石橋前七日齋宿以四明茶及海南香作供且飯寺眾虔祈靈應俄頃於西南峰現白黑衣尊者合三軀經行林間乍行乍駐乍俯乍仰道俗若從行兵隸皆瞻睹驚異既夕施俸錢命僧諷經歌唄於曇花亭俄相續現聖燈數十輝爍表丈不類凡火亦眾共見壬申復設茶供五百蓋皆結異花退伏念此山神秀上應台宿號不死之福庭靈仙之窟宅孫綽賦云應真飛錫以躡虛則四雙八隻所棲舊矣然化身示現亦曠數年而一遇蓋有名僧賢士捐軀毀體哀求而不獲者予以流落困厄之餘乃獲親觀光相豈於五百賢聖夙有緣契也歟六月己未取家所藏像十八軸各爲之贊且識石橋所睹以警世云

一尊者手擎巨石通長臂一鬼舒掌一鬼護頭各怖走
定力既堅肌骨如絲引而伸之可以擎山舒掌護頭二鬼咸怖汝

墮幽處以七情故

一尊者面山石而立手執磬并杼下施斛食眾鬼爭取

音嚮雙絕聞性不空汝迷此覺墮餓鬼中佛子食已一念歸正若昏不知再聆我磬

一尊者乘六牙象沙彌一人執手爐其前

大道甚夷奚往而礙此香一鉢徧熏沙界有人摸象臆說據此堂堂應儀示汝全體

一尊者坐石縫雲衲小童穿鍼供之

逍遙泉石補紉衲衣洞視大千如掌訶犁云何貫鍼乃屬僮僕者年大悲施汝微福

一尊者坐石巖中眉長數尺自以二手持之旁有石盆銅爐

立根六結如猴六窗眉獨非結倍長何傷盆水澄白爐煙斂青蒲團宴坐有人之形

一尊者在山中綠竹黃雲閒桃花飄灑雲中現樓閣旌幡尊者

執錫杖立水中

飛樓自高飄花自下翠竹嬌雲無非幻者託足碧澗逝水馳奔無古無今不幻者存

一尊者坐石上龍王遣鬼使持疏請齋尊者以手接之

異象所招沙搏花落云何海宮以苦爲樂供養我者非汝福田無來往相是甘露門

一尊者□□使撰經於匣立其旁宰官錦衣玉帶合掌而立謂法爲無持示眾目謂法爲有祕之於檀玉帶錦衣合掌何爲不卽不離爲汝之師

一尊者手執劍立大海波中成黃沙地旁有鬼使

我有慧劍破煩惱魔能使海若不復揚波注視鬼王若以意告勿謂二乘是溝港道

一尊者立海波中左擎一珠右執錫杖有二怪魚昂首

溟渤異生大小相食方一瞬頃海波爲赤珠示正性杖指迷津足

蹈天吳拯此介鱗

一尊者白衣戴佛一軀一宰官端笏立飛鳥銜花

三十二相難見如來端板銜花孰爲來哉素衣□流如是如是習氣未除聊復爾耳

一尊者乘一角獸有紅雲數層手執如意

彼上人者乘獸一角佛日再明悠哉獨覺寂不說法示爾神通養和一指紅雲寒空

一尊者坐磐石手執經策空中有鳥銜花

契經在手不以口誦六用俱泯寂然不動飛鳥銜花徒勞致勤結習已空花不著身

一尊者燕坐上有白雲蠻奴持經樸之僧及居士膝跪

大士遊世浮雲無心淵默端坐已如雷音此無所談彼將何聽靈刹學人一撥便正

一尊者坐石上白毫光中現小紅塔鬼使擎拳禮拜

白毫光中支提湧出有起有滅則非真實二鬼胡爲膜拜擎拳我
塔無縫一念萬年

一尊者衣帶有刀尺拂子等手持衣帶而不繫旁有執錫杖人
以刀解取諸物而不可得

六結已解豈復重繫執智杖人疑領此意寶志饒舌說齊梁陳胡
爲三物亦帶我紳

一尊者坐石上黃雲中有毒龍頭爪湧出尊者舒肘託鉢以手
指龍若使入鉢中

出淵騰拏奮爪揚顯罪性本空毒從何來在昔迦文石室示異戢
爾蜿蜒入我五綴

一尊者倚杖濯足於蓮花池中

八功德水妙花敷披云何聖者濯足渺瀰空王法中無染靜相刹
那現前西方安養

丹陽集卷九

丹陽集卷十

跋

跋錢伸仲東坡詩卷

東坡賦詩時三十九歲矣其末云安道令賦有旨哉伸仲襲藏歲
久庚戌兵寇并與墳籍散後八年乃復得之天宮貴重始類六丁
之取將神物護持終聞二劍之復合云爾

跋曹職方詩卷

故贈職方副郎曹公夢得以經術德誼高蹈州里工篇什篆隸自
號松蘿山人景德祥符開隱然名動江左一時名賢尊仰之歿九
十五年某爲休寧令得其詩一百七十篇讀之句法雋逸既又於
諸僧藍見榜額大字筆勢奇偉每想其邁往不羈之氣今觀此詩
顧結字遒楷屬辭精深且遇在政者謹甚又知公禮法士也前輩
詞藝類不拘一律則世以聲畫臆論人物豈能髣髴徒觀公以逢
掖處家巷而州將尊禮之以詩先焉其賢亦可槩見

跋洪慶善所藏東坡書杜詩并判訟牒
昔張長史判訟牒筆迹高妙常熟老人猶知日陳牒求判而藏之
況東坡跡乎若其勝日暇時瑣窗棊几取精筆妙墨而書詩史中
尤動人句其宜藏弄又非判牒比

跋褚遂良臨蘭亭帖

昭陵嘗恨虞永興死無與論書者魏鄭公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
逸少體即日令侍書又當時爭以逸少書求售真偽莫別獨遂良
論所出談者不復敢異是篇河南所臨固宜與永和筆迹亂真也

跋吳子華帖

光化天復閒唐祚如綴旒此何等時而子華兄弟營求塗轍猶如
此其切乃知天下有道而以靜退望人土蓋未易也

跋洪慶善所藏本朝韓范諸公帖

祖廟勳德大臣磊落相望而此數公爲之傑身生晚恨不及見之
今觀其筆跡如登龍門之坂侍熒煌之座而聞河漢之無極也紹

興甲寅十一月己亥謹書時與慶善同寓寶溪

跋蔡君謨帖

君謨尺牘作行草諸體皆其妙絕可藏云第一紙是嘉祐五年自

泉南赴召至省時道中與章伯鎮者

跋君謨與唐彥猷論其弟直諫帖

參預唐公介居言責日對便殿擊丞相潞公甚力時君謨立螭坳
親見之退而稱其風操配古人且以所論不從爲不幸公行尺牘
而不復畏避時相蓋嘉祐至和以前士風質直端亮類如此

跋法照閣黎君謨帖

祖姑清源君實與君謨媿德君謨尺牘抵諸大父無虛月故子家
藏其迹甚富今觀法照講師所蓄帖僅二十餘字而點曳之工使
人尋玩無斃殆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耶

跋蔡潮州予大父草書帖

古人善書類欲其子似己大令幼時右軍掣其肘輒喜庾家小兒

賤家雞安西每以爲言今蔡隱君妙於橐書不以授其子獨課以力學當時水墨積習爲無關身名輕重故爾邪

跋魯公與李禹并林文節公與其祖帖

三翁還笏里居不在東阡卽在北陌杖屨時相往來此固世間第一流人扳而與之周旋固宜乃若齒爵相絕而痛折節下士非以一世人物爲己任者未或能之

跋河中守章公授刺血上表乞父內徙帖

唐昭陵用李英公不疑以其不負李密也用魏鄭公不疑以其不負前宮也故河中守章公嘗以文辭冠天下士其上章徽廟爲父求內徙實出身血書之雖極哀切無他枝辭以明父勲德獨曰言寡過而未能論大節而可託又曰頃受先帝知遇最能承以孤忠今蒙陛下存全豈獨忘於大德父之忠績不必累數千言而昭然著見動寤萬乘有餘矣非言語妙天下者能之乎今上饒使君孝誠動天錫以進本旣刻之金石以示播紳後爲石室家次藏之以

傳無窮忠孝大節萃於一門縣三世見之嗚呼休哉

跋陳去非右丞畫山水

觀此筆所謂積雪帶餘暉青峰出山後夕嵐飛鳥還等語如在目中其詩畫同出於天機也談者謂右丞詩合國風畫山水楊子華之聖信然

跋醉道士圖

范長壽何長壽筆法師僧繇並有醉道士圖傳於世自顧陸子華之後人物推博陵爲中興此圖信可珍也

跋與可竹

造物亭毒之妙此君能發之此君生植之妙與可墨君能發之與可墨君之妙東坡詩文能發之後之人士殆不必措一辭

題佛本行經

元祐庚午歲侍先君官此邑丁內艱嘗誦萬壽經藏後二十有八年自大司成出領宮祠寓居再闕大藏七月二十七日終此帙爲

考光祿妣永嘉夫人追福時先君捐館十四年矣

跋劉知言默所書華嚴經

近時人士執親喪類書華嚴經以追福然予謂滯於名相則雖碎妙高以爲筆刺溟渤以供硯書龍宮之微塵品若海雲千二百歲之久殆未足以酬罔極也而況三十九品乎若知法無生滅佛常現前則涉筆之際所欲薦者已應念超脫矣知言既臻道有之妙因觀其所書經偶題

跋道雲刺血書經

同郡比邱道雲護毗尼精苦募眾誦妙法華經七百萬卷將并其爵里納之清涼藏中又自出身五根眾繕寫此經十過細字僅若蠅頭而點曳絲密類水墨積習至二者紹興乙卯季秋九月三日攜一本至寶溪見觀曰將舍廬山之雲居予偶問之曰能仁所說法華子既已書矣不知威音王佛所說二十千萬億偈洎日月淨明德佛所說八百千萬億那由他偈洎日月燈明大通智勝文殊

等佛及菩薩所說將何以書豈以父母未生時血書耶願以見觀雲居禪德淵藪也當有知予言者

跋涵山法清師書法華經

經云冬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佛自住大乘又云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生於我等無異此世雄出世之一大事因緣也是經佛最後闢聲聞闢支歸一乘名不斷佛種故書持者影福無量丹陽居士觀清師所書經隨喜三歎之餘因書其後

書周仲嘉發菩提心語後

馳千里者始於布武爲九仞者始於覆篲爲世調御不受後有大事也而始於發無上道心法湧禪師黑衣之龍象而江遺公搢紳之無垢也立訓以垂世而仲嘉能勇行之三歎之餘因書其後

丹陽集卷十

丹陽集卷十一
汝州勸農文
周以農事開國公劉七月之詩專言田家之事當時井牧經界之制大備又設官分職以勸率之有遂大夫教其稼穡稽其功事有里宰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又有田畯者出入阡陌教民而聽則至誠以喜之於時風俗醇厚財用蕃殖黎民不飢不寒治功實跨二代今朝廷以郡守貳若令為勸農之官且命乘春出郊勸課民事蓋倣古意也刺史承天子休命不敢惰則帥僚屬親蒞原野祇率厥職且顓告爾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天子之尊極四海九州之奉猶且籍千畝之地躬三推之勤以先天下況為隸農者哉詩不云乎維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今節屆春莫農事急矣惟爾有眾念稼穡之艱難深其耕易其耨毋鹵莽滅裂以自嗇其報則年穀登熟粒米狼戾仰以供賦輿次以養父母俯以畜妻

子無不足者及收其贏餘以爲凶荒之備生理足矣與夫偷頃刻之安以貽終歲餓殍溝壑之憂者蓋相萬也古者田不耕者出屋粟垂綆五寸以罰惰游之士境內有惰農不敏刺史將酌古意而罰之各聽吾言毋忽

擬明節皇后奉上冊寶前一日奉告太廟別廟德隆殿明節皇后

本陵祝文

維宣和三年歲次辛丑某月朔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維明節皇后奉上冊寶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金臺想像玉冊圖徽昭懿範於中宸燕殊休於億載涓辰蕝事潔薦告虔尚繫孚祐之純永胙鑒臨之賜

初蒞任祀神文三首

某罪大貶輕猶得爲合實與有神均蒞此邑凡力所及者旣自黽勉矣非力所及者惟神相之儻不瘵厥官其敢乏神之命祀州縣之吏以事神保民爲職然民之庶富必賴有神之神陰隲則事

神之謹尤所宜先某視職三日並走羣祀四郊不警五稼普收繫神相之使安厥位

祇奉恩綸叨膺郡紱不學而入政未信而臨民大懼曠瘵以孤任使顧惟陰相實賴有神恪職之初承祭敢忘此邦之人肖神之像而祠事之者以神有功德於己也天子不愛爵寵以發揚潛懿復以徽稱榮其廟者以神有功德於民也長吏以尊君愛民爲職不敢慢於神者以君之所尊崇民之所祈嚮也某於視事之始頓願同下唯是三者神其圖有以稱之

天齊神聖帝祝文

稟聰詰徇齊之德制生育長養之功宅神岱宗陰隲寰宇爰有肖像此邦所欽視事之初特伸款謁仰祈神佑克庇庶繁

南郊赦後祝文三首

命出朝廷恩流海縣哀矜庶獄旣開釋於繫囚懷柔百神復吉蠲於命祀式陳芬潔仰冀迪嘗

明禋吉土洽百禮於朝廷肆眚端闈秩羣祠於郡邑祇遵恩旨肅
舉祀儀仰冀迪嘗永垂孚佑
蕝事郊丘既居歆於上帝疏恩郡國俾咸秩於羣祠肆練靈辰式
陳嘉薦茂惟降格顯賜迪嘗

祈晴文五首

去歲粒米不登民無庾釜之儲實賴麩麥以調糲阨今既幪幪矣
而淫雨害之惟神鑒之其忍安視乎躬率縣僚禱於祠下令或不
足聽民不可不恤也
長贏之季新穀欲升天不祐歲霖潦相仍田洿爲池穉臥莫興隸
農焦心憂苦歲登烈烈神祠此邦所憑呼吸變化有號輒應反雨
爲暘豈曰不能吏或失職民則可矜
菽粟既登滌場以待而淫雨不止載穫罔功刺史惟民事不可緩
之義故雖眠事始一日不敢以瀆神之遽而不以告也
五穀順成且有年矣而淫雨害之人心惴惴焉惟神聰詰則宜救

此窘急惟神仁卹則宜哀此困窮敢求十日之暘以濟一邦之命
百穀普收庶幾歲稔一雨連月更己心憂仰叩覺慈特申年祝敢
祈開霽惠此羣生

祈晴文

赤米驟貴民多菜色之虞赭衣橫行路有棄骸之戚獨期中熟得
致小康天不靖民雨復害歲吏實不德仰干陰陽之和民亦何辜
俾罹饑饉之變惟補陀之淨聖嚴像設於此邦同水月之現形如
谷音之答響仰叩神力特嚴道場願呵叱於雨師亟騰輝於日御
儻蒙昭應誓永歸依

謝晴文四首

霖雨連月憂歲薦饑並走羣望蒙應莫違泄雲褰剝削日載暉願
終其賜既報且祈
欲暘而暘驟卷氛翳寬農之憂賴神之賜祀雖不腆禮則既至茂
惟吾歆卒相歲事

陰雲解剝赫日麗天穀欲粃矣而鬱爲美稼歲欲儉矣而轉爲康
年吏有求而昭答民無告而憫憐惟神賜此邦者甚渥敢不以牲
酒而告虔也

閒者淫雨彌月害於麥禾隸農焦然爭以病告惟貳守以吉日辛
亥旣徵福於羣望幽靈昭通旋踵開霽今茲某旣泣事矣職在劭
農受賜惟一觴豆旨豐敢忘禮報

觀音廟謝晴文

兼三十二化身最推殊應視二十五無學獨妙圓通垂金光手以
接羣生逗海潮音而演勝法比緣霖潦恐害桑盛恭請睟容來臨
法席潛通胎蠶遽獲晴暘農未由是慰心道俗驚爲希有爰集官
僚而膜拜廣延開士以香羞用薦微誠尚期卒相

諸廟謝晴文二首

連雨之後累日霽晴推所從來實繇陰相吾邦之民咸曰刺史誠
忱能動神如此神之惠慈能隱吾民如此神之威靈能呼吸變化

如此神歆其命祀而不曠其職如此則又相與謹曰粒米之蓄者
且出矣穀價之昂者且平矣萃萃於隴畝者且秀實矣倚叢薄而
狐鳴者且戰矣刺史恭酌民言以爲禮報

雨暘欲時過則爲沴神人雖異理有相求比以霖霖徧干靈響雲
天炎赫感已拯於民窮水潦曠除莫無憂於歲事益虔歸仰曷罄
報酬

蔣山謝晴文

近時積雨恭禱炎曦惟可恃於大慈果過臻於休應黃雲刈畝麥
不耗於已登翠浪翻田苗更欣於盛長報酬何有歸饗益虔

秋賽諸廟祝文

維時正秋風日清亮百穀蕃熟五稼豐登繫神相之臻此富歲報
本反始明薦苾芬仰維迪嘗益佑此土

祈雪文二首

臘止淡旬雪無膚寸深虞疵癘輒罄禱求仰冀念聞賜以優渥

徂歲欲單時雪未降大懼麥苗之槁且虞癘疫之興輒罄懇誠仰
斷命祀願迎三白之瑞以慰一方之民

謝雪文三首

月窮於紀歲將歸兮雪無膚寸憂凶饑兮榮躋瀝懇于明威兮我
窮左遷人所非兮有求於人輒輕違兮神獨降鑒從其所兮嚴凝
栗烈回氣機兮雪同霰集俄紛霏兮兩夕盈尺周封圻兮漉漉浮
浮晴不晞兮坎坎伐鼓牲牲肥兮薦以悃誠神其依兮

苦寒在候甘雪消愆齋心禱求旋踵孚應祥生盈尺適當前臘之
期潤及膺原知遂有秋之望式陳菲薦祇報神休

惟單闕之元冥兮歲冉冉其欲單日月窮而星回兮缺六靈之渙
散憂兆眾之震愆兮心震悼而靡安走叢祠而敷衽兮紛陳詞而
上干肅至誠之蠲絜兮扈江蘿而攀木蘭覲傳芭而告余兮神剡
剡而揚靈也敕豐隆起同雲兮命青女與司寒也蹇句芒之未立
兮氣感發而猶獵乍微霰之浙歷兮俄瑤華之飄颻白浮浮而擁

墀庶兮羌四封之普匝化驕陽之底鬱兮兆夢魚之豐年蹇余委
瑣而坎墮兮世多仇而鮮合也眾不知予之修能兮獨荷靈之響
答也揆靈辰而侈報兮卽芷葺與藥房斟湘吳之桂酒兮委余佩
之琳琅鼓駭駭而中會兮靈連蹇而既留顧外心之匪報兮余又
誓之以好修及年歲之未晏兮擢蕙荃而自芳

顏魯公祝文二首

惟公以身徇義視死如歸英風峻節映照萬古初希烈矯據此邦
雖忠逆殊途決不肯生公然穴地而不敢坑公於坎積薪而不敢
投公於火養子拔刃爭進而顧以身麾之逡巡濡留至禍且及己
始使人肆毒則仰公名德之重而欽重之爲何如也希烈豺狼蛇
豕之性不利於公乃其判然猶知欽畏如此況士之生於數百歲
之後者哉況士之有知識而思槩者哉某視職之初首修視謁以
公行事告於邦人歲時其敢乏神之祀

公以危言峻節違忤柄臣國忠輔國元載楊炎盧杞之徒交相媚

嫉相繼貶逐雖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生平名德暉映蓋互萬古而不泯也某待罪二邦皆公廟食之地祇見貌像踈然改容其畏祇之誠何滅公之於李愷盧奕哉

睿謨殿上梁文

伏以濬哲嗣興仰繼承於列聖神心廣運坐經緯於羣方宜以清閒之居出以沈潛之斷恭惟皇帝陛下識超眾表智入聖門聚精會神而講猷爲揆事圖策而熙功載端宅九重之奧默觀萬化之原文謀之邃則鬼神莫窺武算之優則銖髮何遁惟避礙通於理故先知幾於神通求厥靈灼見安邦之效載用有嗣屢恢闢國之功雖宅師已底於康嘉而慮遠不忘於閒暇爰新祕殿名以睿謨輪奐交輝旁聳翬飛之勢昭臨無極前占龜兆之祥茲籲眾以升梁敢竭誠而作頌

兒郎偉拋梁東陽德昭升冒域中琛至島夷彰極治金泥岱嶺繼成功

兒郎偉拋梁西澤被流沙政已齊萬里鑿空靈爲馬九河軌道自來圭

兒郎偉拋梁南徼外荒陬化盡覃去蓋豈須煩使指革心終不爲泉貪

兒郎偉拋梁北塵清幽障千烽熄未聞驃騎出揚旌已見單于來效職

兒郎偉拋梁上慶雲甘露凝穹壤祥開精稜本無私瑞應太平還有象

兒郎偉拋梁下封疆萬里包華夏產祥頗見闡坤珍合德無疆隆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基圖鞏固穀縣延億姓有餘於委積三光不爽於經躔歸馬永聞於偃革夢魚屢應於豐年錫吾皇之萬壽永臨照於中天

重建顯謨閣上梁文

神皋吉壤中禁奧區儲上聖之睿文聳中天之華閣棖題列峙極
輪奐於西清謨訓且嚴煥光華於東壁擇紳綬之英而寓直整籤
帶之富以寶藏歷世奉承因時采飾今皇帝堯文光被舜孝升聞
嗣成憲而不愆衣德音而如在瓊敷玉藻維嚴孔壁之藏金城雲
楣未極晏楹之奉肆求爽塏改命建營工以子來時惟事隙審直
蓋先於水泉測深爰命於土圭囊鼓相先修梁旣舉敢獻斯干之
頌以摹大壯之規

兒郎偉拋梁東賓日初升若木紅會見金泥封岱嶽已看銀榜揭
皇宮

兒郎偉拋梁西恩被流沙出禹圭不用化人供玉食笑隨王母宴
瑤池

兒郎偉拋梁南恭己垂衣美化覃樛木下賢王國定薰風解愠帝
恩涵

兒郎偉拋梁北臥鼓囊弓烽燧息方丘歲歲祀柔祗聘使年年來

與國

兒郎偉拋梁上八彩重瞳寰宇望卿雲紛郁兆殊祥瑞氣載承膺
景貺

兒郎偉拋梁下降福穰穰秩廟社已聞斥埃罷三陲更喜倉箱豐
五稼

伏願上梁之後皇穹眷佑寶祚靈長璧日珠星之薦祉條風塊雨
之呈祥時永調於玉燭歲屢應於金穰如天長而地久比聖壽之
無疆

重建龍圖等閣上梁文

西廂蠖濩延閣崢嶸萃列聖之寶書聳申天之層觀宸篇睿藻煥
堯舜之文章武略文謨布周王之方冊豈特一札細書之具在蓋
惟九流奧帙以兼藏棟宇飛翔上憲肯綮之要簡編叢沓仰騰奎
曲之光藻繪向渝繕修有待今皇帝適追來孝獨運沈幾欲增修
於彌文改相攸於吉壤雖規模之襲舊顧面勢之更新巧匠子來

瑰材山積玉鳥承跋金鋪映扉旣廣袤以岌我亦端夷而深靚爰
占龜兆肇舉虹梁敢采庶言特伸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墨齒朱蒙海道通陽谷寅賓隨出日岱山欽燎看
山中

兒郎偉拋梁西卜雨占晴指綵霓天馬來歸豐廡棧旅葵充貢靜
蕃夷

兒郎偉拋梁南琴韻歌風古意含黃道相隨離照永朱光更與壽
星參

兒郎偉拋梁北豐庶全如單越國卉裳入覲水朝宗肉食輸忠星
拱極

兒郎偉拋梁上萬里堯天人仰望雷霆震疊武威伸雲漢昭回文
物暢

兒郎偉拋梁下偃兵那復觀宜社揚波頻見靜天吳負圖曾是瞻
河馬

伏願上梁之後基圖鞏固戩穀縣延億姓有餘於委積三光不爽
於經躔歸馬永聞於偃革夢魚屢應於豐年錫吾皇之萬壽永臨
照於中天

建太廟上梁文

國家三靈眷佑列聖纘承圖大宅中壯皇居之巨麗奉先追遠秩
嘉饗之嚴恭粵在禁途夙開靈宇妥睟容而如在駐神馭之來寧
仁旣不遺其親祀亦無豐於昵雖圭屏致飾躬九廟之蒸嘗而衣
冠出游築西宮之館御然欲薦誠於旦夕之際故必結宇於步武
之間今皇帝基命溥將宅師康靖慕武王之達孝追夏禹之克勤
起忱惕於羹牆致吉蠲於香火仰瞻榱桷未極帡幪意面勢以非
安庀工徒而改築層簷巘巘廣廈渠渠屬龜兆之告猷舉虹梁而
襲吉致伸善頌以贊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萬里題封接太蒙楛矢已聞通肅慎衮衣新見賜
周公

兒郎偉拋梁西革偃兵消靜鼓鼙驚嶺經來翻梵度龍媒羣至躍
霜蹠

兒郎偉拋梁南風動清微氣序炎丙地一星占萬壽封人上祝慶
多男

兒郎偉拋梁北客自幽崖重九譯天威已覺愴幽燕故境行聞收
朔易

兒郎偉拋梁上闌宇輦飛延眾望堯天覆燾徧含生舜日光華昭
治象

兒郎偉拋梁下國富時和豐豫暇聞說三錢向地流故應萬貨因
時化

伏願上梁之後神靈燕豫氣序變和萬物播由庚之詠九功興惟
敘之歌郡邑盜清而賣劍邊陲兵寢以投戈惟聖壽與帝業等箕

翼於山河
建齋宮上梁文

我國家神靈眷佑基祚靈長壽考萬年誕保桑苞之固本支百世
永觀瓜瓞之縣惟輦轂之震方號子孫之福地洪惟至道肇築新
宮越在元豐改營華宇默佑希夷之世陰儲繁衍之祥獨茲齋祓
之宮未極併懺之觀固宜營繕以稱吉蠲恭惟皇帝陛下祇嗣寶
圖欽崇妙道清都正夢授家訓之丁寧吉土明禋觀靈旂之降格
天之所助者順邦其永孚於休錫祚嗣則有繩繩蟄蟄之風裂土
疆則有穆穆皇皇之美尚嚴真館永介蕃釐雄麗靖深豈獨髣髴
之輪奐高明伉壯實依大紫之規摹敢因舉棟之辰仰致告功之
頌

兒郎偉拋梁東臚岱封巒勒聖功比目魚聞來海上成樓雲會起
封中

兒郎偉拋梁西羽衛星陳幸洛師陵柏定知零玉露嵩壇端自望
金泥

兒郎偉拋梁南哀對圓丘十二龕空際重樓先映現輅前仙仗遠

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謁款方丘初用特澤中八變奏新音雲表百神來受職

兒郎偉拋梁上天錫休符昭治象和陽卿藹覆重壇天德重輪嘉主鬯

兒郎偉拋梁下竹實彌山徧原野九苞翩翩待來儀萬廩陳陳應抑價

伏願上梁之後方隅綏靖戢穀來道下筦常歆於帝武細氈坐擁於神休事業如地之富俊傑如川之流錫子孫之千億跨曆鼎於商周

賀金溪新居上梁文

吳興輔郡跨五亭四水之雄寶溪一隅攬萬壑千巖之秀瑞氣旁瞻於北闕仙遊近眄於東林僑寓八年久欲問陳登之舍併幪百口今方卜靈均之居因農隙而庀徒卽吳山而斧木几席湖海坐

觀擊水之三千觴豆樵漁不用買鄰之十萬郊原爽塏龜筮協從在今日則畏壘方俎豆子於他年則桐鄉免奉嘗我雖乏夸鄉之輪奐庶逃近市之喧囂麋鹿同羣燕雀相賀乃差吉日肇舉修梁敢賡築者之謳永結鄉人之好

兒郎偉拋梁東舊舍還爲棣萼宮畫省仙郎來稅駕夜深斗粟待同春

兒郎偉拋梁西岫嶠家山路不迷聞說金膏仙竈在耳孫應合得刀圭

兒郎偉拋梁南居士從來寶不貪陋巷蝸廬心自足便同卿相府潭潭

兒郎偉拋梁北斗城萬井輝金碧相公坐嘯活東人醪敷時餉山中客

兒郎偉拋梁上天酒穰穰口蕙帳燕巾鶴氅夜庭中旋炷嬰香禮乾象

兒郎偉拋梁下細履邱園觀物化穿池夏欲看芙蓉區種秋期收
穰稔

伏願上梁之後閨庭樂孺里巷恬熙年常豐於綠野盜永戢於潢
池永傳忠孝業紹詩書與此鄉之父老同寄壽於期頤

樂語

教坊致語

臣聞辰集木津屬就盈之良月星流虹渚紀載夙之昌期互寰宇
以歡呼啟宸廷而燕衍使旌就列朝絃充庭仰瞻八彩之暉共致
萬年之祝恭惟皇帝陛下智由天錫道與日升寅畏嚴恭丕釐上
帝之命廣淵齊聖永底烝民之生昭至治之盈成錫休符之紛委
神芝三秀焜煌禁籞之間羽鶴千羣翔集端闈之上粲蓮房之並
蒂豐竹實之盈倉土宇版章奄甸蠶叢之壤國家閒暇將尋龜洛
之郊載逢甲觀之祥大啟鈞臺之享壽山擎日轉吐水之九龍雅
奏激天下儀韶之雙鳳臣等沐浴膏澤詠歌太平不度才蕪輒進

口號清曉華芝下建章紫霞遙進萬年觴房心共仰朝陽出角翼
應齊睿算長花浪先春輝羽衛香雲飄馥入簪裳西清獨寶千秋
鑑不用臣鄰共露囊

句合曲

舉觴長樂共沾百末之醇張樂洞庭盍備七均之奏正聲擘緩順
氣昭蘇仰俯宸歡教坊合曲

句小兒隊

聖神有作適臨夢日之期穉孺何知共樂需雲之會欲陳蹈厲豈
閒賤微上說天顏小兒入隊

隊名

兩髦陳象舞萬壽祝遐齡

問小兒隊

婉變千童甫在垂髫之歲跳踉九陛將成奮袖之能儻有所陳雍
容上奏

小兒致語

臣聞祥發燕謀實重生商之且慶均魚藻獨高在鎬之時觴備九
行樂歌四牡輦出顯邛之座扇開神麗之廷恭惟皇帝陛下御眾
以寬爽邦由哲祇通孫謀之燕仰膺佑命之純惠我無疆乃克立
茲常事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內外之患並消小大之共翕受
泰元授箴丙極呈輝黎民於變時雍共陶化國嘉賓式燕以衍申
祝壽祺臣等年在髡髦藝閑秉翟幸遇誕彌之慶願輸率舞之誠
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句雜劇

鴛鴦分行入侍忠嘉之燕魚龍奏伎已陳曼衍之觀仰資載色之
歡必有應諧之戲再調口樂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移禁漏於金胥轉庭陰於玉軼管簫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
將好去

句女童隊

倭媚薜顏入巫山之曉夢輕徐蓮步起洛浦之香塵上奉宸歡女
童入隊

隊名

日向壺中永花先洞裏開

問女童隊

左纛前臨正鬱蔥之在望華袿旅進忽薌澤之微聞進步稍前自

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日次震宮觀豐亨之宜照斗加乾位應天德之出窻挺生聖
神丕臨華夏當疊矩重規之運實高張宿設之時恭惟皇帝陛下
繼志廣聲握符端命案六經而校德圖籍所無瞰四裔而抗稜梯
航自至有室大競庶政惟和帝絃廓而王綱恢天神降而地祇出
功汗南山之竹壽齊東海之桑絕域殊鄰每披圖而築郡名山顯

位將葢事以封巒妾等幸筵龍廷稍親鸞翻欲效踟躕之藝仰塵
咫尺之顏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句維劇

申錫無疆已罄封人之三祝既備乃奏稔聞韶樂之九成宜進謹
言以資天笑金匏徐韻雜戲來與
放女童隊

霞衣久駐極望雲就日之誠華翟旅陳盡回雪流風之妙誤游帝
所卻步人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丹陽集卷十一

丹陽集卷十二

墓志銘

故顯謨閣直學士魏公墓志銘

紹興十年七月辛亥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魏公年七十有三薨於家先是天子覽公告老之章詔增秩寵
其歸至是覽奏嗟悼贈左宣奉大夫勅凡隱終之典從優比明年
二月丁酉其孤即平江府吳江縣長洲鄉清流山公所爲壽藏葬
公而以公之世系爵里歷官壽年及立朝終始大節爲狀來請銘
某於公爲同年進士數聯事上庠復玷外姻之末實與公習乃考
次公事敘之曰公諱憲字令則世著籍吳郡以諱德者爲曾王父
以諱禧者爲王父以宣教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應誠者爲父而
贈榮國太夫人胡氏者母也公警敏辯慧頎然早成開府自主家
事專爲謀學年十二補郡學生試文有動人語校官石景略奇之
已而名儒曾旼分教京口公復提書就弟子列曾公知非近器也

厲使游太學十六優中太學生選自是試輒先羣彥閱數年積行
藝升上舍文傳四方學者推爲軌式紹聖四年第進士時兄志先
已中其科開府喜曰而兄弟能自奮拔吾門戶有寄矣調開封府
鄆陵縣主簿擢教授杭州未赴改潁昌府秩滿又教授眞州未赴
召入太學爲學正逢徽宗皇帝幸學恩特授宣德郎大臣言經行
修明可用召見訪問帝善其所言除太學博士擢提舉兩浙路學
事崇寧五年官省差通判恩州未踰月除辟雍博士歲中仍置所
省官公領學事淮西大觀二年廷受八寶仕者皆遷一官公自言
願輟所當得預封其親詔從之入尚書省拜職方員外郎三年遷
爲辟雍司業移宗正少卿遷國子司業政和二年春公佐知舉試
天下貢士有詔委知舉察異論公初弗知既訖事而謄錄官許尚
志上言貢士有言近詆訕者錄其文及號以進適隸公考閱雖已
黜猶坐不以聞罷爲通判單州明年除江西路學事又改淮東丁
開府艱哀稱其服終三年卻酒肉弗御傾家貲築佛舍冢次日居

其中閱所謂大藏經者盡其函軸坐域有芝草甘露之祥詩人張
景修之流作歌詩記孝感者甚眾服除再以國子司業召時政和
六年也惟徽宗初載罷科選頗以三舍賓賢能旣郡國南建辟雍
復新天下黌序教法周密人士嚮慕山隅海隅弦誦之聲相聞庠
序之盛近古未有抗者公於是時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
選凡六爲經師四長胄席五將使指可謂稽古之力而遭時之榮
矣七年兼太子舍人時淵聖皇帝養德東宮公雍容陪輔使正行
正言聞天下八年徽宗願輔臣曰魏某趣操端亮方調護吾兒不
宜兼他職除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俾專儲府文翰明年出刺衛
州未赴又明年改刺常州劇賊起青溪連陷州縣聲搖鄰境守宰
選輒者類委印綬去公獨大修城塹誓將士以死守他盜緣間謀
應賊者蠶聚境上公執渠魁戮之眾乃解散男子矯稱權貴人將
命衷匕首見公者公察其色疑之遣人露索見兵刃錄付獄得其
謀欲殺州將嬰城以叛立誅之睦賊平錄功遷官二等且將璽書

嘉勞宣和二年召拜太常少卿未幾給札試書命奏篇稱善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賈誼知平江嫉朱勔撓政數排詆之勔切齒因數中以應奉事公在前屢申其枉會誼請罷公於詞命極口稱獎帝覽喜曰不惟契朕心且以塞讒說嘗召至宣和殿從容坐語且稱守毘陵計策賜御墨及輕綃便面團鳳綵版宣和殿石本遷給事中錫襲衣金帶兼侍講未旬月除吏部侍郎銓綜一遵法吏不能舞文黷貨六年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明州異時三韓使者朝京師及吾使報聘往返經郡供帳過厚調取市物百賈告病且耗經費不貲公腴削一從節儉至使節出境而市人不知七年召還提舉寶籙宮兼侍講靖康元年正月金人逼汴朝議既與之成而將臣倖功遣師夜襲其壘不利淵聖皇帝召問敵人儻責渝盟何以塞之公言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斫營本非廟謀諸將擅生事爾已而金使來詰如公言答之金使爲訕未幾解去時厭事者遂欲恬熙徹警公獨疏言敵情叵測今退師未足喜彼方蓄銳以

觀釁須保全乃發我之施置苟無以大服其心嚴霜折膠定復南牧盍大爲寇至之備不報卽請奉祠帝方倚舊僚助初政優詔不許力請至三四從之俄起知宣州是歲冬金人再犯闕如公言公聞王室在難治兵赴援流涕遣行勉以忠義士莫不奮會建康軍叛公以地鄰尤謹武備有亡命卒數人挾軍勢頡頏叫謹市中公聞遣捕乃建康手殺官吏者磔其尸以徇民以安堵今天子襲尊號之二年召赴行在再除吏部侍郎時銓曹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爲姦冒名寄版者相隨屬也公建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由是注官者無淹停之恨而姦僞無所容時駐蹕廣陵公屢求對建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竢之以足疾四上章乞骸骨得杭州洞霄宮以歸結廬近郊不事華奩棟宇斧木而已以止止名其菴視書餘力課釋典習禪定去此惟延賓客教子孫優游求志蓋十餘年最後除知饒州公旣倦游矣辭不赴復爲江州太

平觀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官自宣德郎十有二遷爲左大中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六百戶妻范氏兵部尚書鏗之女封碩人治家賢有軌則男長曰持應天府司錄早卒次曰峙嬰疾不仕次曰壽卿右承事郎孫男曰興宗主福州長樂簿曰興邦主宣州宣城簿皆濡染義訓篤學自立長女適建康府司理陳希平次適宜撫司幹辦官陳朴孫女適右承務郎葛郊曾孫男女各一人公爲人脩潔寬厚兢畏諒直言動無可擇之闕於經微言與旨多自得授業方郡著錄者常滿門兩侍經幄不專事章句至治道得失禍福安危之機必反覆論說以效勸戒文章開闔馳騁應用不窮而歸於體要徽宗嘗稱曰魏某草制近世詞臣罕及淵聖居儲亦曰魏舍人文不淹暑真軼才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外制各十卷仕進不肯稍貶以求合故塗轍方進輒不得居中然直道正言爲人主所記亦以此出未久輒復召用臨事不苟在成均嘗校月試有文高而擢第一者旣啟封乃一凡子公疑之

召與語質問文意首末漫不知答驗卷首類有折移錄案吏致於理具服通貨共爲姦倖人服其精察於同產篤友愛先己子孫而官兄弟子若甥凡四人以財市義交遊親戚空乏者於我乎足增廣義宅義莊以衣食疏族給事中傅公墨卿奉使海東嘗請於朝表其閭曰敦義平居善自傾下以賓接士大夫與人交久而不變前後薦士登朝爲柄臣法從者踵相躡歿之日官居野處皆痛傷之嗚呼公賢於人遠矣銘曰

魏實姬姓畢萬始封東西二祖厥後顯融揭顯謨才優德豐開跡東南維辰之逢於穆徵考肇興辟雍我髦士大振文風閱二十年公爲儒宗率德講藝士莫不從帝用嘉之曰惟汝忠詞垣瑣闥講幄儲宮僉曰汝諧汝往卽工公拜稽首敢營其躬曰可曰否獻替彌縫出殿方郡戡亂夷兇膏肓醒賜有謀有功出入三朝責難以恭晚謝周衛歸從赤松府以訃聞帝聞飾終清流之源山縈水重礪石琢詞貽美無窮

樞密吳公墓志銘

政和三年正月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武昌公抗疏言臣老被病自度不能復任陛下政事願賜骸骨歸故里降御筆詔弗許戒毋得重陳且命有司章上勿復納時朝廷尊榮邊鄙不聳上方倚眷舊德而公求去甚力入對懇切上不得已拜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凡禮秩悉視見執政許其子接領祠宮自隨除直祕閣以寵之數遣近侍訪所欲及陛辭日慰勞周渥令月上一疏奏事曷有飫賜宴有腆樂出都門復遣近侍撫問大丞相太師魯公帥二府卽寓館訪別且謂大臣進退之美近世鮮儷中朝縉紳雜然譽歎之公泣鎮踰年條教既孚兵民豫附移知廬州會繼四上章祈罷節鉞三上章祈謝事御筆詔有曰耆齡微恙理或有之卿素懷忠義神明監相藥石旋效何感而上書歸卽七月辛巳以公薨聞上爲一日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所當任者特以文資官之勅本路計臣護辦喪事聽其家常上其子若孫一人任本部官親篆墓

隧之碑首曰舊德褒賢之碑復命史臣某志其墓臣某承詔退伏考公以宏才偉望受知三朝自承轄歷東西侍郎遂長樞筦履正秉義勸相國家出處始終不見玷毀克保富貴壽考屹然爲當代重臣而勳名恩禮之盛在法宜紀以勸後世其敢以固陋辭謹按武昌公諱某字某姓吳氏豫章人神烈真人漢吳猛之後也上世嘗徙籍臨川自公復家豫章曾大父某贈太師昌國公配曰韓國夫人傅氏益國夫人杜氏大父某贈太師慶國公配曰越國夫人晏氏魏國夫人葛氏晏卽丞相元憲公女也父某池州錄事參軍贈太師秦國公配曰燕國夫人饒氏公幼孤克己自立博涉載籍尤精先後漢書入太學眾儒推重之嘉祐八年第進士調潭州攸縣主簿見謂習事守燕度器之表置幕府推行常平新書有精識課最卓異會開梅山均給蠻火焉方是時天子修舉先朝故事略盡大興禮樂學校以文太平公調御將順與有功禁田招集新附有勞疊二賞改大理寺丞論者猶以不侔功遂遷殿中丞知安州

景陵開封咸平二縣熙寧八年東南饑選公計置六路振濟米斛
時州縣定簿法均役錢守長率未燭法意科舛逆大司農上公咸
平政績乞就除本路句當公事官措置從之奉使還擢司農寺主
簿俄遷丞召對神宗奇其材除河北西路常平頃之人覲奏事殿
中神宗面諭以究心職事不孤寄屬賜朱衣銀魚移京東轉運判
官就升副使朝廷更制鹽筴之初公在東土累年處畫精審豪商
右姓不得擾開闔之柄而利歸公上坐收緡錢數百萬贍一路且
輸其贏以實中都策功增秩一等賜三品服神宗使河北路取以
爲法詔遣周輔李南公與公會議境上數降璽書褒獎最後御批
以謂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加吳某者其議所以褒顯之
遂除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詔以本路鹽息錢百七十萬市
絹給河東馬直不兩月又以辦聞詔復獎諭知密州范鏐建言板
橋榷易之利神宗獨委公籌之公又建請利國監歲鑄大鐵錢二
百萬以佐關陝兵食神宗閱奏大嘉曰居京東而卹他路幹國器

也悉可其請元祐中公擯不用且十年榮悴一不嬰意紹聖初哲
宗躬斷以前所坐非罪亟召用之起知鄂州未赴改蘇州復集賢
殿修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俄復天章閣待制漣水支家渠
歲久傾塞漕引畱礙累議疏濬迄無堅決公起徒役治之上功進
一官汴口流齒舊有收瘞之令然暮夜多順流入淮公命設網索
於圯下自是歲蹙倍前人以爲有陰賜也召拜戶部侍郎哲宗命
以元祐責告悉納尚書省燔棄之進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以嚴繩下豪猾懾服請置四廂捕卒營房攝錄盜賊使都
人夜戶不閉長老言前治京師者莫及上卽位以爲永泰陵橋道
頓遞使旋改眞定府永興軍按撫使未赴改復土橋道事出知和
州以醫藥濟病者所全活甚眾除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尋
兼制置解鹽崇寧元年召還再尹開封奏對剴切上竦聽再除戶
部尚書舊以三司開封爲省府號難治公皆再踐其職撥繁整棼
魁然有異等之效上以爲可大用拜尚書右丞以收復撫定鄆鄆

廓州數遷秩拜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大觀初以年臻七十累求致仕除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故事罷執金帶換御仙花恩特許服毳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坐法左遷端明殿學士知亳州言者謂不當會藩東南改提舉鴻慶宮居期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徐州言者復伸前論罷之大觀三年上以元豐侍臣不當久置閒左起知洪州移太原將及國門遣使者郊勞賚錫加等及對遂以右神觀使留京師再除門下侍郎歲中遂除知樞密院事嘗從容奏請遙追先烈在堅其志且以見堯舜羹牆等事廣引詳說及獻備邊選將要議上皆嘉納之每定大政輒遣中人就第咨訪事多施用上以諸路漕臣失職賞賜御批曰漕臣不營職業惟以干叩朝廷爲事曩者卿任京東未嘗告乏蓋材與不材所致也預議元圭進一官公典樞機以周慎自著忠言鯁議多造膝啟沃退未嘗語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得禮意篤備而一時疆場無虞兵革偃戢河西朔北爭效職貢則知帷幄運籌之功爲多公仕五十餘年積

官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武昌郡開國公虛邑五千戶實食邑一千二百戶夙被簡注前後所得上眞蹟甚富建閣襲藏於豫章里第御篆褒賢之閣寵之飭尚方勒金字榜馳賜公刻石敘榮每遇天靈節及上本命壬戌日必齋戒召方士啟醮閣下祝千萬歲壽費出廩祿及爲先令又戒子孫毋輒廢公機鑒通悟而質厚謹自少訖老無一日置書不讀晨興奉朝請亦視書待旦手鈔歷代史記百餘帙文詞典雅尤工詩慕杜甫氏上覽之常激賞或俯同其韻且命以平日所爲錄進公進數百篇優制稱述焉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少貧依中表楊南仲學其妻李賢之及後貴李猶無恙以母事之移世賞官其二子公篤於節誼多此類也屬續神明不亂享年七十有七娶劉氏封豫章郡夫人某官馮京女甥也子四人接今爲朝請郎直祕閣提點洪州玉隆觀學行孝謹名能守家法擇故通直郎括授皆承奉郎女長適朝奉大夫李禔次適宣義郎無爲軍錄事劉蒙之次適朝奉郎知池州呂滌幼封孺人未嫁孫

男五興祖承務郎江南西路轉運司管句帳壽祖將仕郎監兗州東嶽廟慶祖登仕郎監衡州南嶽廟榮祖承務郎孫女一人封孺人未嫁曾孫男成傑政和五年某月某日葬進賢縣麻仙山銘曰惟吳之先肇自太伯神烈真人名垂仙籍福祚後昆源源其澤是生開府資適逢時奮取侍從神宗所知崇寧之初天子顓柄適圖康功拔舉眾正公來自西陲對崇政開陳大謀動寤萬乘乃尹三輔乃躋六卿帝顧在位敷求輔臣曰惟汝賢國之元老誰其綏予自我聖考俾貳政機進長樞幄密勿十年文謀武略端委廊廟精神折衝三陲不警臥鼓臺弓公拜稽首抗章乞身帝曰畫繡歸榮里門南昌之封武康之節暨暨戎容建旌授鉞公以訃聞燕趙輟視一品正司袞衣以綖公功在史亦紀旂常勒銘幽宮公則不亡朝奉大夫吳公墓志銘

崇寧三年十月某甲子天子臨幸太學既奠謁先聖退卽論堂延見師生正坐聽講時錢塘吳公爲國子司業被召講易大有析理

人微音吐鴻暢上咨異之顧輔臣稱其邃於學術就錫金紫服且進官一列不旬日召試制誥奏篇合旨臘拜中書舍人公入謝上曰佐教府而除書命前此未有也方是時庠序之教外薄海縣賢能賓貢雲集京師車駕大昕視學官上舍生十六人餘推恩有差以風四方而公師儒首被獎擢寘身嚴近名譽尊顯一時衣冠歆豔之公諱綱字子進少委節學問強記該覽本豐源衍文辭立就熙寧九年擢第調滁州司理參軍公以業進士而得學究出身非其志也去之再試有司兩居第一復預廷試神宗嘉其志因詔下第並賜同進士著爲令自公始也調應天府戶曹朔部漕臣辟管句綱運時常平書始頒郡邑吏若民率未曉科旨公著爲論說明示天子德意識者躋之元豐初遷簡中外校官始爲試法公獻所爲文得召試坐試席者百數屢以四人各聞公爲選首學者誦誦其文除太學正遷博士改宣德郎丁外艱服除元祐初出教授齊州未幾遭母夫人憂服除又教授蘇州頗以經術誘接人士每曰

聖人微言具六籍豈宜猥徇時俗而輟自爲廢墮追時好者皆笑之逮紹聖初再以博士召歲餘遷太常博士序遷丞建議天子事七世宗無常數仁宗神宗功德盛大宜爲帝者百世不毀之廟言當上意下有司施行特降璽書獎諭後還復順祖增置九廟議實自公發之哲宗欽慈二后復生祠廟屢抗大議雖拂眾逆指弗顧也人尚書省爲屯田員外郎俄易主客遂遷司業學術行誼爲諸生橫表著錄者數千人其爲訓詞深厚縝密稱進貶退白黑分明未幾以顯謨閣待制知湖州綱紀張設如世吏師訟鉅益簡庭無通事老吏駭伏曰嘗未治郡所爲乃若此耶俄屬疾召諸子曰四體不支大期迫矣爲我求謝事語竟奄然而逝大觀三年三月某日也公夙與學佛者游領悟密諦故屬纊神宇不亂年五十四官五遷爲朝奉大夫訃聞上爲憫惻特贈官口五等優以賻贈勅有司護辦喪事以官舍處其孥且特官其子若干人惟吳氏世序有諱公約者仕唐僖宗爲台信二州刺史晚家杭之硤石於公爲五

世祖故公爲硤石人曾大父廷贊大父熙之皆不仕父幾以進士推恩調江寧府溧水簿以公恩贈朝散郎初硤石未有學者朝散始擇里之秀良勵使爲學一方趨從之後不數年文學之士繼出而公獨先貴公性湛靜不汲汲顯仕分教太學生出入十五年官奉常積七歲不遷未嘗有政壞滯淹之歎已而進位顯劇每入對輒逡巡求去當世以是高之娶太原王氏封某縣君男長曰序賓某官次曰次賓擢進士第皆有學守女長適某官王濤次適某官惠柔民諸孤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縣某鄉之原以予雅素且職太史見諉以銘銘曰

揭揭吳公道貫六學纂辭射科屢見頭角說經雍泮鏗鏗嶽嶽遂司胄子斯文所託乘輿來臨勸講幃幄帝曰惟爾多聞守約其代予言往持從橐殞于一麾卹典優渥銘以昭之死者可作

朝議大夫施公墓志銘

熙寧六年神宗廷策士擢余中爲天下第一與開封禮部第一人

皆著籍常州是歲州舉進士中第者四十餘人號稱東南儒學之盛公弱冠在選中志行高整舉止嚴重識者推爲遠器其後在政歲久朝廷閱勞官職之事以上大夫食宮祠之祿而長子垌嗣以學識議論蒙擢序除提舉河北路學事入對以親春秋高懇易近鄉一官詔特改淮東路遂迎公至部所已而易使江東其治在鄱陽道險且遠復詔於朝請移治他郡不報則迎公至金陵往來色養方是時公之同榜彫喪略盡獨公歸然康強數從子官享安輿擊鮮之奉蓋公仕四朝歷官五十有五年始歸政天子於是搢紳又推公能聳其德克享壽寵爲世可願云公諱大任字和叟姓施氏始名天任有所避更名某又有所避更今名其受姓自魯施父至漢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其昆裔散居南土公之先居建康李氏時徙常州今爲武進人大王父某不仕王父某贈殿中丞父某朝奉郎知臨江軍贈金紫光祿大夫世稱篤行君子公幼奇穎視書一再過輒記十一歲以文見王平甫大蒙賞識長從王補之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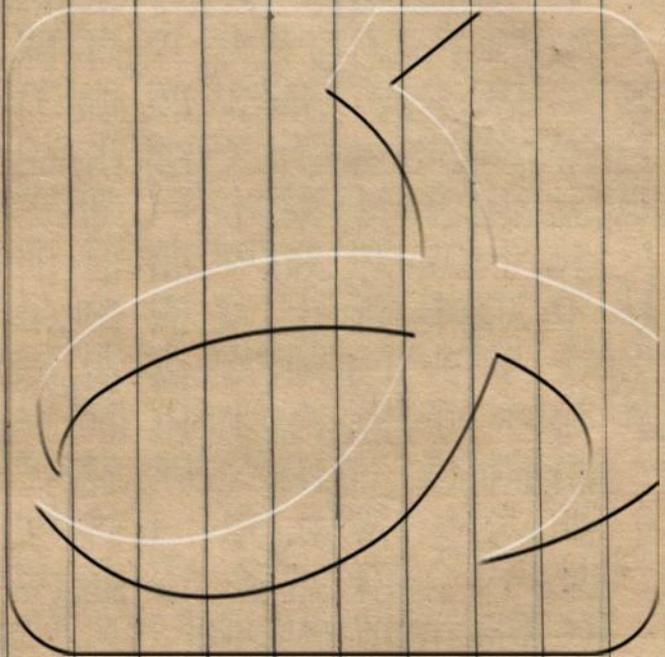
時新傳未出諸儒於師說或未晤退質於公公爲剖析奧境人人得所未聞由是以通經致名初調越州上虞縣主簿以眞州軍事推官知越州錄事參軍遭臨江憂去職卒喪監杭州在城都稅院轉左宣德郎知泰州海陵縣以奉議郎朝奉郎通判淄州賜五品服以朝散郎朝請郎朝奉大夫通判舒州以朝散大夫知南康軍以朝請大夫管句衢州福唐觀台州崇道觀賜三品服尋上章請老淵聖卽降遷朝議大夫公在越州鄉民有過失殺人者縣牘以故坐之公爲平反得減死倉吏受賕被考案其所親方爲部使者佐吏因連引以覲散法公案正事情愈急併置之理人服其平六校吏考閱帥守皆貴卿不敢以公禮相格趙清獻公嘗語人曰施君年少而德老非凡偶近器也亟薦之鄭敏中每引以佐裁決且使代箋奏悉皆歎奇之其服筦權能不薄其官而親靡密細務課皆羨元額在杭州其僚有游子每負盛氣陵公公弗校居亡何其人以不法被案公爲申救甚力迺始愧服而公以此稱長者海陵

官寺與天慶觀為鄰觀方士徐守信方以知人禍福死生傾一時中外皆神之勢燄薰灼其徒因請縣隙地以廣觀宇公叱不許則諉州將求之公曰合雖卑然聽事之地朝夕虔君命與守等雖尋丈豈敢輒與人合不去地不可得詔公在事不能奪歲大水按田者不肯以實蠲賦公固爭於郡使民得復乃已其在淄也會初頌學校居養安濟漏澤等法使者督州縣如東溼公能佐其長以豈弟行之事既振舉民不告病劇賊邵四有眾數千人剽劫為京東患公被檄逐捕能合精銳設籌策使渠率效首民賴以安歷佐舒守二人前至者政病寬後至者政病猛公從容其間隨事調劑政以無疵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南康當九江湊故號難治公至則求問民隱得一二奸吏摘其宿負而流之問閱恃廕橫恣閭里訟至輒披籍計其累坐當以不贖於是疆梗震栗相戒無犯公法郡中翕然稱治廬山在數里公畏煩擾不一出游人或異之則曰吾清操雖慚前人然政欲一杯水亦不飲爾結課為一路最坐官屬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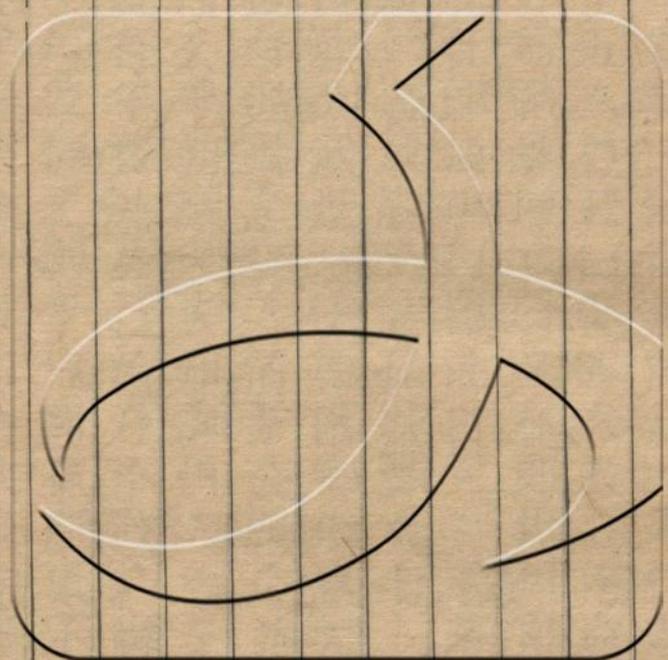
絹不中幅免還里中即市宅梁溪上敞小僅足庇寒暑風雨日從故人賓客棋酒為笑樂未嘗以榮槁嬰意晚病靡寢殆諸子在官者各取急馳歸時神檢猶自如閩古今詩不輟倦則使人旁讀以聽靖康元年年數七十有六某月甲子終於里第公志尚剛介師祖道德恥於馳驟進取故仕止吏二千石王元澤嘗使人求其所為文將以校官薦之公謝不與范忠宣公蘇子由皆公知舊當輔政時不以衣裾掖其門於交游無末隙然一聞其貴則絕不與通性沈厚卑謙雖遇後輩必遜言恭色尺牘非親札弗以與人平居肫肫以名教自律不敢差跌奉親篤孝共養若行喪服皆不奸先王之禮親歿既久言及之必與涕俱凡持官守身一以臨江府君為模表嘗循牒至齊之歷城府君舊治也徘徊悲傷從長老訪求善政遺事歸鐫石示子孫家政母夫人處畫者盡齒不敢易歲時丞享前期祇被躬視豆籩竣事則親滌而藏之二弟幼孤教之儒業不以愛故弛課責不以貧故怠供億卒皆能取科第為知名人

致仕恩舍子若孫而上弟之子堪鄉閭言孝弟者指爲矜式焉所
著書三十卷其文宏博辨麗詩尤入作者閫域娶舅女孫氏封恭
人前卒子五人男長曰朝奉大夫江南路提點刑獄峒次曰從政
郎越州會稽縣丞壘次曰文林郎揚州司士曹事埏次曰迪功郎
均次曰將仕郎垓俱以器能自見女適陳瑋孫迢俞愷皆進士孫
男五人廣仁廣成廣受廣孫廣譽女七人諸孤旣以公沒之年十
二月癸酉葬公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兆而見屬爲之銘某
旣辭不獲命退獨念先人清孝公與公並時擢第伯兄大司成爲
公友壻而公季朝議大夫知海州大倫予妹丈也幸緣奕世之好
從公周旋有年實熟公行治乃不敢終辭銘曰
猗嗟公平何眾德之豐乎豈聞氣所稟不與人同乎將能以其所
學而擴充乎砥名礪行其以古人爲宗乎以身殉道其肯枉己而
取容乎紫綬丹轂豈曰不逢乎顧不究於大用豈天將燾其後而
不於其躬乎朱夏之原抑神闕此吉壤而爲公宮乎其松其櫟過

者其敢不恭乎



丹陽集卷十二



丹陽集卷十三

墓志銘

左朝議大夫致仕祝公墓志銘

公諱康字道濟崇寧元年守魯郡時某分教諸生公遇之厚因與
公之子天輔周旋後十三年天輔之子將仕郎溫彥踵門泣曰先
大考葬宜有銘先考欲求夫子為之今敢以治命請儻行許之是
賜逮三世也乃撫其狀敘曰祝氏著籍單州成武今為滑州韋城
人公之父曰諮兩第進士積官至太常少卿糾察在京刑獄贈金
紫光祿大夫娶天水尹氏女生公是為永嘉郡夫人祖曰惟嶽卒
官虞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曾祖曰密殿中丞公性夷澹無浮
念外好獨喜視書載籍略皆誦記名能文辭四貢禮部一為舉首
以門蔭補將作監主簿第試異等賜明經出身入刑部為習學公
事法直官又為檢法詳定官入大理寺為法直官又為評事入書
局為官制檢詳文字又為元豐編敕所刪定官刪定一路敕令又

爲元祐所刪定官入尚書省爲刑部員外郎又爲郎中除知趙晉
潞克四郡管句南京鴻慶宮遂得謝官自承事郎十遷爲左朝議
大夫勳自武騎尉十一遷爲柱國服佩朱衣銀魚初金紫公屢更
中外法理之選小大之獄申理枉撓甚眾故公于刑名之學曰濡
耳染不習以能元豐中神宗皇帝欲入仕者通習文法始建律學
又每歲聚天下士課試刑法錄上第者顯擢之凡廷尉憲部臣屬
皆推擇除授而公與兄庶首被識拔並遊法寺衣冠慕之公於斷
獄論議持平人謂不冤至刊定律令立言寓意非法家識慮所及
故凡置局輒預累朝刑典悉關其手出刺全趙施張網絡如世吏
師大姓某某以姦佞亂吏治前二千石欲制者輒持短長公疏其
宿負逮繫累月案致其罪郡中股栗民吏大驚相戒毋犯公法蓋
公前此未嘗更民事也達官勢人薦其材者四十輩在上黨頴以
愛利爲心歲比不登誘溫戶出粟廩餓者全活萬計死者具衣棺
收瘞之遺愛至今誦民口在東魯爲朝廷大興學歲貢賢能辟雍

復古賓興法公讀詔奮曰吾邦孔孟舊里周公封國也修起學宮
宜甲他郡因撤舊宇一新之爲夏屋三百區間從眾儒論難經訓
文風大振隸弟子籍者數百人郡事靡密煩碎必躬親之結課異
等旣受代天輔爲鄆州州學教授近請之官崇寧四年三月丁卯
以疾卒于鄆春秋六十有七公天資粹和志行高整好延譽人而
樂人規己接待僚吏施恩甚厚有過者平鐫使改不使麗罪人皆
德之內行甚修居母喪毀瘠不食鹽酪服除有出世間意有父命
勉仕故訖其身惟衣疏布進侍親油油翼翼寢食不敢先輟奉賜
班宗族之貧者猶子天任蚤孤撫之盡其恩先己子而官之仕遵
三尺因俗爲政雖寬猛異施而所臨稱治先娶清河張氏贈旌德
縣君今夫人洛陽范氏封崇德縣君改封永福縣君皆有賢操男
卽天輔好學自立試吏部第一舉進士又舉進士皆中第終承直
郎孫三人長卽溫彥次清彥冲彥女適武學博士李子奇亦屢登
科選庶今爲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天任今爲朝散大

夫以其年十月癸酉葬公開封府長垣縣太平鄉永寧里鄧岡之南原銘曰

陶唐之後中絕不續武王反商國之于祝單父大家再徙韋城自公顯考總國祥刑申直頗類為天下平騫翔要塗公實濟美決獄刊令不為峻詆人為臺郎出長都治以法為師得法外意在昔仁者子孫必興子門駟馬虞胃九卿公躬弗羸隱德多有源深流長實壽厥後

朝散大夫致仕柱國賜紫金魚袋待其公墓志銘

公諱璋字良器姓侍其氏蘇州長洲人世序自先漢廣野君之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為武帝侍中者因又合官與氏而稱今姓曾祖仕李氏知吉州歸朝任監門衛大將軍贈左神武衛上將軍諱禎祖右侍禁諱憲考贈右正議大夫諱涿家世以武顯族大且貴聞天下公獨自刻習儒學詞章從進士皇祐二年中第調杭州富陽開封陽武二縣主簿掌書記閬州改著作佐郎知池州建德縣遭

正議憂服除知光州固始縣監鄂州酒又知吉州之永豐簽書桂陽監判官稍遷通判全州移刺化州又刺池州表請致仕積官至朝散大夫勳柱國賜服佩視三品富陽故兩稅局一隸主簿公至課輒倍他日專征者負殿且罷斥公悉推羨數畀之使償逋額課更以最上而公以此稱長者陽武官僚繼踵坐法免公齒少獨當大邑風政凜然殊異府尹包孝肅公材之檄攝右軍巡判官至則為之盡力有亡命卒坐剽金論棄市獄具公覆視文案疑有冤訊得其情白尹為平停之囚以不死在職滿歲申活枉撓以十數濟辦府事隱然名動諸公尹滋材之欲表為真人謂公且階此顯仕而公方薦所知自代尹義而從之河水怒溢嚙埽決壞朝廷出制使馳視公臨水衝料丁壯蚤莫護作遂以塞聞任事者皆進秩獨不自言在固始詢求遺便嘗穿永清南津二渠漕粟既田交賴之永豐大姓持吏短長因橫恣漁食閭里又土俗以鼠芮蠱毒殺人公禁沮立絕全守武人不閑吏治公陰為處議每條教下自幕府

不知由公出也化州僻陋下車築校舍置師生誦說閒爲擁經親授義訓人士知趨學自公始也有州佐自海南代還經郡市征者故與有仇以匿貨文致其罪公廉知狀爲處平之州佐欲挾公修恨則疏其宿負求窮竟之公亦無所聽繇此兩人交德公因有坐至重辟者爲奉讞得減罪一等已而錄見輒縱出之佐吏大驚公曰是羸瘦不堪杖杖之必死讞之前而殺之後其去幾何人服其敢爲居六年不代化行南土歸裝無嶺外一物當世清之在池州籍記桀猾主名或犯禁輒披籍與重比以故姦不迹境郡中翕然稱治未幾召還遂請老公性靖退知足奉公孤立介特以質謹自將不肯撓節媚權近仕進淹晚一不綴懷夙嗜學問喜聚書自少訖老未嘗一日去篇籍不觀工草隸善屬文賦詩尤多時稱佳筆製續千文行於世內行孝友加人始官錢塘迎祖母賈氏夫人以養承顏盡其歡是時族千指賈方專家政能使忘歸焉服前後喪皆哀矜不自勝吳中貨業前推以贍同產子晚節無所於歸因徙

貫宣城招季弟共居視遇與己無厚薄退居十年論議本忠厚專以表善調急爲心江左衣冠仰爲軌式春秋雖高精明如壯人俄屬疾甚微沐浴更衣命左右掖坐若將寐者泊然而逝崇寧三年十月丙辰也壽八十有三五年九月丙申葬于宣城縣萬松山之原母夫人王氏太原郡君兩娶施氏封仙居永嘉二縣君皆有賢行男六人鉉桂州永福縣令錡前卒鏐通州司法參軍鐳釗舉進士皆有學守孝謹祥順名能世其家女三人皆嫁壻路慶隆爲左班殿直蔣忱爲藤州鐘津縣令王彥思爲鄂州蒲圻尉孫男女十三人某侍其自出也先夫人北海君子公篤友愛平時道公事不虛口故其不肖子得公世次行治勞烈爲詳義不敢以疵賤辭母銘也因泣銘曰侍其之先高梁啟封以官命氏繇漢侍中逮公會祖脫迹建業以武奮功桓桓累葉公以學藝收科自躬與道進退不棘於逢龜紫朱輪吏二千石豈曰不逢未配名德惟德之配天則大之康寧壽

蓋子孫願頌有窾新宮兆墨云食詔萬斯年篆此幽刻
右朝散大夫侍其公墓志銘

右朝散大夫北海侍其公諱鉉字希聲紹興七年正月辛未得謝
丙子終于宣城里第年數八十有一其孤升卿以某年三月甲寅
奉公匱塋于縣仁義鄉萬松山先塋之東以某侍其自出謂公總
兄實熟公世次行治再抵書求銘乃泣爲序而銘之曰侍其氏自
漢廣野君之元孫賜氏食其又三世始因官改錫今姓而望出北
海者尤多顯至公之高祖諱禎仕李氏知吉州歸朝授左神武衛
上將軍生右侍禁諱憲始自建鄴徙家蘇之長洲侍禁生贈右正
議大夫諱泳名清正篤行君子正議生公之考諱璋起進士歷刺
化池二州焯有聲烈贈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調永州司法參
軍前律後令夙曉習吏不敢弄歲饑盜有強劫人禾而傷其主者
州將以論死公固爭曰歲災不可麗以常法會德音降從流坐公
仍爭之謂當以流爲本罪而用赦末減己而讞以聞廷尉果是公

議蓋公初仕不苟於職已如此用薦者遷桂州永福縣令擊斷明
審廷無畱事且受代府帥若部刺史惜其去創州鹽倉闕表公就
職府帥曰吾僚通敏無踰之者仍諉兼幕府督司諸公曰我言其
材規以自助因交屬以事公黎明坐曹夜漏下數刻始得休眾職
俱辦魁然見頭角廣州並邊州縣例以官鹽逼新民使售公虞生
變獨輦鹽入洞自置場鬻之民夷以爲便課更大登以外艱去位
服除會蠻獠初以平允從等州入版籍丞相唐公恪時將漕江東
銜命撫諭詔以公爲恪幹辦官公既馳至桂管代其長入險遠洞
寨時酋渠情不測或請擁勁兵自衛公曰宜輸寫心腹綏懷之詎
可以鎧仗市疑耶因單裝往蠻人始衷甲荷戈逆境上望見使者
惟一二僮從乃投兵免胄就燕犒公具宣天子德意皆環公拜且
泣曰不圖徼外蠻夷今霑聖化他種落豔寵相繼效土疆後使至
不能如公示以悃誠變起尊俎閒繇是廣人益追誦公之能使還
策功第一特改秩授宣教郎除在京諸軍審計院出知潯州公不

鄙其民膏枯撫羸一以恩信民化服之州置監冶鑄鐵錢以緡計者儲數百萬一日更圓法命悉消毀公獨奮曰事固不可知格詔存之後果復用省費不貲代還除在京諸司糧料院擢知蜀州時方復古賓興法公慨然以誠意助樂育鼓篋交至閒有名士踈弛抵罪者輒縱舍之後多拔高第巴蜀文雅遂光前世秩滿除開封府司兵曹事以郊祀恩賜朱衣銀魚府曹牒訴叢委異時劇吏抱成案持必于官公獨親裁事論貸輕重咸出己見無銖髮枉撓尹賴之朝廷知其材任劇擢潼川府路轉運官欲用矣遇妻喪請郡便家除知徽州未行改均州遂請散局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以歸初金紫公既倦仕樂宣城邱壑之勝築室居之蕭散十餘年而公名爵壽臺一與之埒談者推爲仍父子之美云易簣前一夕與親友銜杯至夜艾體初無不平鷄一鳴呼侍媵取燭家人起視已正坐逝矣公爲人內方嚴而外樂易仕惟平進所泄有明恕之響獨喜文籍視他世味如嚼蠟也官永福日忽起親念卽假歸冒瘴獨

往返萬里不憚旣除喪悉推先業昇諸弟之未仕者族子貧困異縣招致共居調護之尤篤數官南服歸裝無珠犀一物中年從方士學導引吐納術故年殊八十而耳目筋骸堅悍不衰官八遷爲右朝散大夫娶劉氏太子中舍敷之女封榮德縣君累封宜人子長曰碧早世次卽升卿右迪功郎池州青陽縣尉女三人嫁撫州金谿縣丞王叔全左宣教郎前徐州州學教授徐楫左朝散郎前興國軍學教授桂南升孫光祖皆以公蔭補將仕郎銘曰昭亭之陽兮張祁之里泉播播兮石齒齒靈氛卜幽竈兮曰燾慶而儲祉楸柏相望兮父母孔邇公旣修夫姤節兮又申之以內美名光策書兮祭有孫子嗚呼公兮一無憾於生死神明其升兮體魄安此

左丞議郎致仕丁公墓志銘

吳興山水清遠世產第一流人本朝以文學政事風節致高位稱名臣者磊落相望而高蹈著聞者自祕書丞朱臨先生皇祐進士

以壯齒得謝里居自號少翁遠近慕其節師尊之自是邦人以知
足自勵歸不待年者亦踵相躡公其一也公諱安常字權中世家
湖州德清以諱某者為大王父以賄中奉大夫諱某者為王父以
中大夫贈光祿大夫諱某者為父而謂少翁外王父也少有識量
疆立早成率諸弟游賢關聲號籍籍光祿公遇恩當上一子公居
長而請先其弟崇寧五年果自以經術擢進士第調開德府法曹
參軍年少耳所為已卓越動人劇吏不能飲法弄事閱三年將解
秩轉運使許几器其才嘗表以自佐遷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會
朝廷營宮室下河東調大木鉅萬異時役夫斬木太行頻陟險峻
手足偶失措輒顛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部使者檄公護役且誘
以重賞公曰薄人於險而已尸其利非仁也始吾不願仕者正以
違己為病今豈戀此憤哉因求謝事郡守丞力挽留之抑其奏踰
月不上而志不可奪遂以宣教郎致仕是歲春秋纔三十八光祿
公喜曰而夙慕少翁高世行今不愧之矣宣和末給事盧公襄守

吳興與公有學省同舍之舊每叩門問政已而被詔朝京師且率
貴近交章起公因請俱行公笑曰門既杜脫復啟寧不比北山叢
篠譏人耶卒不屈中年益厭城市喜葛山巖壑之秀且有葛稚川
遺跡乃即其地築草堂環蒔松桂桐竹且徜徉其閒未幾金人擾
浙右士大夫南奔者無所歸公時糧埽舍為之主有黃朝隱者素
昧平生自金陵輿疾來求寓公為調護其疾俄不幸厚禮葬之公
樂振人之急概如此兩逢踐阼恩遷奉議承議郎加賜朱衣銀魚
積俸錢百餘萬皆置不取紹興十二年九月某甲子公年六十有
五終於家以某年十二月某甲子葬湖州烏程縣游仙里葛山之
原配羊氏父曰奉議郎徽卿封孺人男曰士龍彊學有文嘗口禮
部曰士遜士元尚幼女長適右修職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閻鑿次適右承務郎葛邵次適將仕郎姚端誠孫男女各三人
公性嗜書遇警策必手鈔而心記與客語纏纏可聽自奉孔薄至
可以利眾若聚圖書聘師友一不靳對童賤禮意恂恂與人交無

新故悉竭誠愜一話一言洞見肺腑或問死生之理憮然應曰彼
怛化者行有不慊於心者也吾委順而已洎且死起居言語似平
時家人迎醫及門已逝矣嗚呼豈退居二十七年之功用在是乎
彼抵巇射進夜行不止而位高福富碌碌與草木俱盡視公所得
孰多耶某再仕此邦晚復居近郊實仰公行義且辱薦息女爲
孫婦方圖與公黃冠野服相從泉石閒而公遽不幸悲夫初光祿
公以進士起家入總樞貨出刺邠光二州有材力撥煩之譽官其
子三人公與弟安止弟子雄飛復能世科而子姓與賓薦者相
屬故今衣冠儒學盛家推丁氏興蓋未艾也銘曰
丁公儀儀早爲瑰奇學千古訓弗懈弗墮一世所難獨勇爲之一
世所願顧謝不窺天相其功開迹宏大以壯爲老浩然夙退才雖
不施志則云遂媚于林邱優游卒載塗轍弗升於天奚懟天卒相
之子賢而文圭組赫奕豈必其身
承議郎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諱登政和二年唱第宸筆賜名因字廷錫其先太原祁人
自公五世祖始徙貫婺之金華縣公幼孤困窮痛自奮激學問既
長名通經能文詞遠近學子請業者甚眾再中鄉書一以郡上舍
升貢辟雍省復兩預國學薦始擢第調衢州盈川楚州漣水二縣
丞改宣教郎知越州諸暨縣秩滿差知潭州湘潭縣會課遷奉議
郎逢今天子踐阼恩遷承議郎盈川嘗行令事人有詐爲祠部度
僧牒鬻於市者公發其奸捕得之格當增秩愀然改曰寘人重辟
而已顯其利仁者爲是乎因縱使自言卒用首法減死政和八年
秋郡國大水漣口當淮泗下流支川所匯公俟水之未至增築城
堞已而水嚙城不沒者三版邑人謔曰微吾丞公吾曹其魚矣公
復峙餼糧儲械用旁郡流移至者如歸全活數千計盜劫諸暨溫
戶沈淵家久未得朝廷洎部刺史督捕苛峻前令執錢塘兵與盜
同姓名者鞠訊獄既具且上府會公視事以牘及囚辭氣參聽其
冤狀亟縱出之一府傳疑檄縣再錄囚雜治公弗聽明年盜自通

於河朔移文至邑聞者始大驚服公之聽斷明決多此類也任歷
四邑外巖中恕砥節厲操不可干以私湘潭官期滿踰年無趨治
意方且市邱隴治棺槨若前知死生之數者俄屬疾語家人以去
來常理易簣無憾以靖康元年四月某甲子逝年數六十有一大
王考某王考某不仕考某贈宣教郎公娶大理寺丞陳琬之女封
孺人男長曰師醇次曰師心宣義郎監信州泃口排岸季曰師古
長季俱嘗升名禮部孫男二人湮演諸孤將以二年三月丙申葬
公赤松鄉黃枇塢而遣人抵書以銘見屬始某自大司成出領宮
祠寓居襄賁因與公父子遊見公靜退不以榮槁措懷獨進諸子
於學甚厲日論說文義以磨礪灌漑之方是時師心始冠已能用
經術取上舍第而師醇師古皆軒然有邁往之韻予固心契之矣
其後師心爲海州沈陽尉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就
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餘眾一道賴以安
堵太上皇帝多之降御筆詔褒諭眾譁說交譽而不知計畫多自

公出也嗚呼使公得爲世用智略效見當如何哉銘曰
既艱其成始發其榮宜永其享而嗇其齡絃歌兩城位不配能自
息俊英亦足除乘吉壤妥靈孝子所營我之爲銘以遠德聲
奉議郎致仕周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彥霽姓周氏其世序自晉左僕射顓孫安成渡江徙建
康至公之高祖復避五季亂繇建康徙毘陵芳茂山之陽故今爲
常州晉陵人公幼聰穎後母俞氏撫之均已出故公雖壯長不知
復有所生母其兄子彬且死屬其游故吏部侍郎霍公端友曰吾
叔性淳至不知所生杭氏在外也可須其登第語之紹聖四年公
以進士解褐調開封府鄆陵尉還里中霍公具以告公聞知感慕
誓見母乃出仕卽以所賜袍笏束賓承塵上易野服菲屨走遠近
村曠物色求之一夕夢雨霽有指言曰此君母也詰旦之漏湖訪
求有老父告曰我知之死再歲旣葬矣引而示之冢時雨初止宛
與夢合公慟絕卽易棺衾護歸具禮改葬稅三年之服哭泣哀傷

踰逮事者當是時同學諸儒共臨祭醜而霍公製文詞極酸楚後
十餘年霍公執太史筆復作記序本末以傳世云免喪補泗州司
法參軍持議平淮南饑多盜大率規微利輕殺人公哀之每當以
輕比所全甚眾盜有匿人之車者他日失車家復失牛意前盜執
之掠死州將欲以殺不辜坐之公爭議請讞從之廷尉果當以不
死遷通仕郎台州臨海丞嘗按地訟寓借僧舍有僧暮夜爲訟者
以金餉公求撓法公錄付郡賓於理秩滿戶部辟監萬歲院石炭
場用薦者改宣德郎授建昌軍司錄事歸數月屬疾請老遂以奉
議郎致仕遇郊祀恩賜緋衣銀魚宣和六年十一月癸巳終壽六
十有二公姓莊重而靖默孝謹質厚篤嗜墳籍三薦始得第以祿
不洎因薄其官不復干進既謝事嚴除一室取異書洎黃老浮屠
之學手鈔節不知寒暑飢渴晝夜如是者蓋十有二年病猶不置
卷嗚呼與夫在名利而以學爲市者殊科矣執前後喪皆哀矜晚
節每興疾省邱墓著先塋訓誡一編引古今冢墓神靈顯著事數

十條以詔子孫有遺藁二十卷曾大父某不仕父某贈朝散大夫
母俞氏贈宜人所生母贈孺人娶沈氏封孺人子德先行先以某
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而見委以銘某於公爲同年進士且又喜
公之子賢孝有學守不墜世緒因樂爲論次竊復觀近時搢紳孝
德感通事跡類公者皆得表顯於朝且載天下耳目而公以位卑
夙退事不大白因掇是節表出之以爲公銘其辭曰
棘天天其峻茂兮莪蓼蓼而愁絕母聖善而昧平生兮將趺吾足
而求索后皇命靈氛而降衷兮告以正夢而昭晰皤叟指馬鬣而
相示兮痛春暉之永訣仰天泣血而心折兮雖稅服其何濟也聊
黽勉以出仕兮終守邱隴而卒歲也寒年位之甚瘠兮瘠校德而
特豐我書姦節於億年兮閱孝子之幽宮
右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魯公墓志銘
宣和七年天子冬祀上帝推恩廷臣提舉福建路市舶魯詹得封
其父爲承仕郎致仕歲中逢淵聖皇帝受內禪恩進封父宣義郎

且乞以當得朱衣銀魚改賜詔從之上踐阼覃霑若南郊明堂恩
詹爲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又累封其父爲右奉議郎惟奉議
公諱壽寧字景修秀州海鹽人魯姓自魯滅於平子孫以國爲氏
而扶風之魯漢晉代有顯人至橫江將軍肅始踰淮居吳之曲阿
中徙嘉興隸名海鹽自公父始公家故貧既派與兄弟共理貲業
雍睦聞東南稍溫斥所有闢文館延名儒教飭羣弟子已而長子
詹舉進士中某科開迹入仕未幾以才器自見膺被識擢更中外
顯曹劇部而公目及享其寵規模智識之遠人士多之公爲人外
樂易而中方質出處取予常徇義而動恬於世味而奉己刻削中
年敕諸子勿復以家政相關屏居一室食不擊鮮非披佛書則習
禪觀精苦如山中頭陀轉識誓必生淨土紹興三年詹爲樞密院
檢討官取告歸壽其親俄以疾不起人謂公老而哭子且不堪其
憂公一慟卽知自廣處餘年答嘗二子並特賜第閭里歆豔而公
無津津喜色蓋公操道有得視死生榮辱如寒暑旦暮故哀樂不

能汨其舍如此公生皇祐癸巳閏七朝更五百有二十四甲子而
步趨視聽不衰顛髮猶黑九年秋七月屬病丙戌召常往還僧可
觀謂曰吾誦彌陀經無慮二十餘萬他契經數不可紀已面佛自
列師其證明吾且逝矣俄召嫗族敘訣復呼子孫前數戒各盡其
意且曰吾聞佛說執持彌陀號七日心不亂決生安養吾雖淨業
已熟宜遵佛語復顯心七晝夜自是不復飲食語言惟口囁嚅若
有所誦越癸巳亭午始泊然善逝正七日也曾大父承秀大父延
厚父惟辯比三世不仕而德義有聞娶劉氏贈孺人亦篤奉釋教
嘗嬰疾卽醫錢塘命千僧禮伽文塔輿疾膜拜俄現毫光赫奕互
天傾城來瞻贊歎希有瀕死亦有善證嗚呼豈夙昔與公同爲善
知識乎何其緣契之符也子六人長卽詹終左朝奉大夫次慧靜
出家爲比丘次暮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次譽未仕嘗皆左
迪功郎女一人適進士陸紳及公之存孫男十有三人可度右迪
功郎可久可儆右迪功郎新授江州彭澤縣尉可立將仕郎可封

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可復可傳可大可輔可觀可宗可受可羣孫女十四人曾孫男女七人公以沒之年十月癸酉窆于縣東武之原與劉孺人偕葬嘗等清明過往力學問自立諸孫復嶷嶷見頭角今推儒學家必曰武原魯氏流慶益未艾也以某有連猥屬以銘不敢辭銘曰
本自無生湛靜真常寓形構李豈曰公鄉本自無滅圓明虛寂藏魄東武豈曰公宅西方妙樂以淨爲緣淨業相應報土現前不歷僧祇得大解脫銘以著之用警來哲

丹陽集卷十三

丹陽集卷十四

墓志銘

宣議郎致仕王公墓志銘

公王氏諱繹其先京兆萬年人晉代徙貫四明有諱文序者仕錢氏爲奉化令吳越國除從歸朝又徙蘇州今爲平江府衣冠著姓文序生愈舉進士五對策於廷入官□□卒贈左金吾衛大將軍於公爲曾祖金吾生琨歷廣西淮東二路提點刑獄贈左武衛大將軍於公爲祖武衛生安仁知沅州軍州事娶長壽縣君丁氏生公公字彥成懋德自立處家庭孝恭慈良有愉色之順居鄉黨清正愿慤無擇言之闕貶覽羣籍尤邃於易手鈔諸儒章句數萬言家貧屢空不營資業客或啟勸輒酬以他語奉身貶約遣諸子受業給其費顧豐泰已而二子棠裳以詞藝顯名相繼拔上舍第效官近境公往來更就其養在公府簡默不交人士設棋野自爲勝負置酒鑑自爲獻酬容色閒暢人莫窺其際子孫所爲有不當

其意者不顯鐫斥微示以意僮役或盡歲無所譴罰性寬如此紹興元年天子合祀天地於明堂時棠知湖州烏程縣棠知秀州海鹽縣丞上章聯封授公宣議郎致任明年春棠諡於朝乞去位侍養詔除主管西京中嶽廟方是時其為吳興條其蹟表畱以自佐會後太守翰林汪公繼以請詔俾還職因取急與棠自海鹽迎公至縣治三月某甲子卒於烏程年數七十有二且死語家人曰先賢臨絕有主無神鬼驚忤者吾今政爾不亂與頰畢泊然而逝無遺令一語娶東平安氏郢州防禦推官冲之女贈孺人賢操實克媿德前卒子棠左承議郎裳左奉議郎鏗幼未仕孫男女十有二人歿後二十有六日與孺人合葬于吳郡天平山之北初公里居專以教子孫後食其祿者十餘年以生授朝封二息並時官浙右兩州賓客豪傑若民吏皆德公之子爭贊善奉觴為壽病則交迎醫歿則致奠醑者相屬故時論推為哀榮焉棠裳學術文辭秀出流輩所交惟賢所泣號治執喪哀懼於送終無所不盡與余遊俱

習乃見屬以銘銘曰

性介而通德清而容嗜學劬躬不諱其窮有子俱逢祿釜有饒禮祀合宮名聞帝聰肇享爵封命暇惟衷眉壽令終祖考其從後初顯融且侯且公其柏其樞過者必恭

文林郎姜公墓志銘

姜姓本出天水太公望封營邱後世為田和所滅子孫散徙而天水之姜曰肱曰維顯名史氏至恪公輔相唐高宗德宗益號冠姓君其裔也諱周臣字仁輔世居睦州建德莫知其始徙曾祖考及祖考延德考逸皆不仕君少孤母李夫人訓使學專精自厲已而文詞經術隱然稱諸儒中元豐八年進士第調温州永嘉江寧德化二縣尉部索夙盜囊橐過抵悉知之相戒毋得覘君境人賴以安遷衢州錄事參軍聽獄明審每甲乙參準以鉤取事情不强以楚掠文致其罪故獄無頗類竟案有可矜輒為奏讞所全宥甚眾任勢者之辟監洪州豐城市易務滿歲會省官罷改明州象山縣

丞逢受寶恩遷文林郎數行令事為政簡易人便安之未滿秩復會省官罷君性温良謙退居官不以武健干名所至稱長者隱約自守祿賜緣手匱竭不營歸貲鬻舊業幾盡識者清之暇日以所謂梵書者自娛進官淹晚聊不嬰意校吏考十一不絀銖髮過差竟以州縣職沒其身悲夫配南郡張氏子六人男師孟嘗貢禮部師仲第進士將仕郎師季舉進士女長歸同郡陳夷簡次歸開封府何至德一尙處孫男一人某令休寧與師仲為僚喜其齒少自立於載籍博涉精說誦說數千百載事如目擊既又聞兩昆弟皆嶄然見頭角意其門戶且興亡幾何君來過師仲見君以德善自晦粥粥若不能言固知流澤有在也政和元年二月壬戌終于休寧子舍壽五十七諸孤奉喪歸十月己酉寔建德平碧鄉之原走書泣請曰先人行治微夫子銘且溷沒義不得辭銘曰

有所激以昌其氣惟學之嗜故壯而仕無所麗以直其躬惟義之從故老而窮祚德自天疑疑三子慶充門閭君其不死

著作佐郎陶公墓志銘

晉著作佐郎陶淵明之後十六世有孫曰直夫字次仍居潯陽仕宋亦佐著作大觀三年年四十七二月庚寅以疾卒官陶氏本鄱陽人吳平徙廬江之潯陽有名丹者為吳揚武將軍是生晉荊州刺史長安郡公侃於淵明為會祖而公之曾祖鑑為左監門衛大將軍祖稷大理寺丞父舜咨第進士終宣德郎公嗣舉進士中第調建昌軍司戶參軍官有殊政會詔諉諸道察良吏江西使者以公應令遷雄州防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改教授懷州談經受業切磋懇至自遠著錄者甚眾遭外艱去職學徒恨不得卒所聞泣餞者踵相逮也服除又教授徐州時三舍賓興法興法始頒方郡眾未曉能推廣德意區別科指行之不少盤傍郡取則焉明年集貢士試京師徐士人士卒占異等遷大學正改宣德郎提舉梓州路學事召對詢勞移晷先是蜀部學廩不繼公至則披圖考籍錄乾沒吏一人寘之理籠利源以豐歲入室姦隙以裁日用養士

之費始羨遷監察御史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逢受寶恩轉奉議
郎公生質秀穎不凡綜練經學廣窺眾善專精或積歲不踰闕元
豐中補太學弟子員年少耳然志尚風旨魁然出老先生右一時
賢雋皆慕與之交七年秋充貢賦居第一海內誦其文辭及爲吏
砥節首公救身自約惴惴惟恐過差氣貌嚴正雖燕不墮處交朋
閒無擇言之闕居喪舉動遵禮紀而毀憾獨過制事寡嫂甚於兄
之存字其孤不啻己子有文數百篇初宣德府君不喜吏職浮沈
筦庫數年亟謝事歸家巷故公亦濡迹埋光不及擢序而族昆節
夫以儒學將略致位侍從屢殿大邦終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胄
闕益顯矣公娶張氏亦同志趣後公二年卒男曰忻女一人皆幼
能舉公及公妻之喪以政和元年二月壬寅合葬於江州德化縣
先生鄉之原且求子銘以謝葬者尙書司封員外郎悅龍圖閣公
子也銘曰

潯陽之城柴桑之里靖節之家有賢孫子不慕榮利閒靜少言官
止著作以屈爲伸其尙類也視此刻文

江陰胡君墓志銘

君諱哲字明叔常州江陰人少爲諸生力學間嘗試于鄉又嘗試
廣文館不售卽謝去隱居啟山之陰汎觀典籍以求志二親春秋
高念所以娛其意者乃築圃結亭莖木芍藥干本服老萊衣日侍
杖履容與其閒州里稱其孝後益喜交賢士賓至如歸修具甚設
資業爲替弗計也性勁正而曠達聞人不善必面折之緩急叩門
者不以有無爲解一時巨公名德多從之周旋因得其筆牘藏之
甚富常語人曰吾窮于世老矣然于古人知慕醉吟先生于今人
獲從東坡公樂飲于西湖之上竊自幸也晚閒刻意宗乘聞道于
大通禪師得死生之理宣和七年十月庚子寢病革誦般若心經
數過畱四句偈有形遷性不動之語泊然而逝享年七十大父忻
父惟恭不仕男二人端彥端文君夙以翰墨畦徑親指教故其文
皆睚然可觀端彥再貢禮部人謂以經術文詞策名致顯位不在

其身而在其子均也一女未嫁孫男四人千里千能餘未名君以十二月某甲子葬于縣之昭聞鄉祈仙里之原而見屬以銘銘曰奔名而夸昆瘠義而豐資虛生而惜道心之微歛與世其長辭以君之清操達識而視之吁其可悲

江陰趙君墓志銘

常州江陰趙君諱越字彥中資夷澹而越高明少喜視書上論千載人以筆端涇渭之補太學弟子員卒學師友交譽不幸踵三母憂積十餘年不獲于試無階自奮崇寧中朝廷大興三舍法羅天下英俊君春秋高矣猶率子弟鼓箠趨鄉校在勢者欲以八行薦之君以宿儒尚多辭焉已而子弟相繼貢辟靡省識者知其訓飭自君出也家世饒資曾大父某不仕父某與其弟秉義郎汝弼同籍五十年身任勤劇而縱其弟結交當世名公偉人雖睦聞東南故君生漸濡孝友之訓洎專家政於生業厚薄羸耗一不以嬰意亦不取以自封靡至人以緩急叩門未嘗有已怨族女若甥貧無

齎送皆爲具匱囊擇夫嫁之同產妹既嫁貧不能以自存則并其夫與子養於家百須皆滿其意雖久弗厭宗黨稱貸五十萬輒折券不復索君以財發其義大率類此故生業寢薄而鄉閒稱長者初娶張氏朝散郎通判信州贈光祿大夫諱磐之女十有七而歸婦德如老成人閨內無閒言繼娶婦郭氏朝奉大夫諱附之女賢有操行今宜其家初光祿公見君文奇之妻以長女及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帥餘杭君以文贄一見器許復以甥今郭氏歸焉禮部侍郎張公滢光祿仲子也與君少俱學且嘗娶君之妹迺以其所著易說十卷上釋經局莆田蔡公讀而奇之以某月某甲子卒于家壽五十六有詩文數百篇以自名其窮頓挫踔厲可喜男廷幹以某年某月某甲子遷張氏之窆合葬君于縣由里山之原四女長適奉議郎江陵府江陵縣丞馬毅次適迪功郎章之邵次適從政郎廣德軍曹掾程元弼一尚幼孫二人曰祐曰祐廷幹躬孝踐行每以君不朽計爲孜孜故君葬既久而幽刻不輕屬人以某

與君皆光祿公壻相習乃謁銘焉銘曰
為善而貽令名不必祿爵始榮其親也種德而熏餘慶不必顯貴
在其身也以財市義家雖瘠而德不貧也夷考行事而昭之其與
古賢者鄰也

中奉大夫葛公墓志銘

昔漢文帝延見近臣必求天下長者而載諸位其近臣進對開亦
問曰某何如人某何如人上曰長者皆一時隆貴人也以故風俗
醇厚中外又安號稱大治後世銳于功利右材左德篤厚君子不
以武健媮快稱者往往不究于用如公者多矣可勝恨哉公諱師
望字興周江陰軍人少孤貧自力學問舉進士兩薦開封紹聖元
年中第調亳州真縣主簿遷平定令知廣德吳二縣監在京南炭
場通判筠汀揚曹四州主管南京敦宗院提舉鴻慶宮太平觀仕
四十年以長者著名字官自宣德郎十遷為中奉大夫孫傑察訪
淮南挾御香至衛真朝謁太清宮詢老君殿立侍二像為誰或對

以唐明皇文宗公曰開元中明皇幸亳太子亨扈行今像乃明皇
肅宗非文宗也傑以其多識器之治平定有風迹任刺舉者交薦
諸朝遂改秩在廣德尉得盜希賞文致其罪抵死公察其冤從末
減蒙活者數人邑子以輿梁壞請輸財于官治新之梁成而羨數
百緡郡守檄取以佐公帑公謝不與悉還之民無幾何州縣在事
類以貪墨被訴部使者臨按之獨公在政廉白乃歎曰廣德清操
豈不能律汙吏哉高安民喜歸訟公能陪輔其長使郡中清汀州
元夕張燈郡學生數人與寺僧競因散其燈累百計二千石怒且
笞辱之公從容開說謂人固有跡弛而工文業者奈何以一昏廢
眾士守不聽一攝事悉延出之後拔第顯擢者踵相躡時賊擾東
南人士北渡維揚者日數十艘州牧貴人不敢干以私則惟公之
求公為奔走勞來供其百須一不闕賓至如歸而交德焉在興仁
遇宦者出括民田勢燄薰灼凡不曲意阿附者必罹中傷坐是賜
罷而宴然未嘗關懷也公性沈靜而夷曠燕居如齋雖盛暑對家

人必整冠履至為吏一以矜慈麗大罪者必求生麗小罪者每從
 怨雖自隱其德而所至民親愛之去則遮道而戀慕夙知禍福皆
 前定故自安分義不肯行險以倖遇合官桐川日嘗夢謁靈濟廟
 神告以冥數曰後日官至中奉時始通朝籍卒如其言初公令平
 定時丞相唐公恪董漕事行部至邑見廷無通事民無退言語人
 曰使吾部令皆若是復何憂乎自是深知公後佐丞相徐公處仁
 于淮南事有異見輒抗顏爭辯徐公不以為忤更賢之靖康中二
 公相繼登鼎軸推轂故吏屬甚眾而公未嘗曳裾奏記于其門免
 絕諫當進官一等逢赦當賜三品服皆匿不言曾祖惟安祖中
 敏不仕父錫累贈大中大夫母李氏贈碩人妻先令人閭邱氏今
 令人衛氏男曰禔右迪功郎涪州永年丞曰祺右從事郎常州晉
 陵尉女長適進士趙格次適左正言陸震次適駕部員外郎洪興
 祖孫男三人昭登仕郎二未名孫女二人紹興二年公感疾不知
 人閱數刻復蘇書韻語二十八字有一生方便過人之語且為先

令以授諸子五月甲子日終神明不亂于死生之變春秋八十明
 年八月丙申葬鳳戈鄉丁陸原諸孤以某謂公為兄實熟其行治
 來請為銘乃泣而銘之曰

葛氏江陰世為閩家肫肫中奉嗣德振華以學策名葆和安雅稽
 其治行終始長者弗競弗奪城府坦夷至德感神神實相之告之
 冥符桐川之廟爵第四品卒如所告位止州佐所畀者年天祚吉
 履簪紱懸延鳳戈之藏卜云其吉銘以昭之茲謂不沒

葛君墓志銘

紹興元年冬十月解秩吳興郡居景山族子開真自江陰來拜且
 泣曰先人不幸以七月丙辰終方病殆時忍死言葬必于青陽亡
 母之兆銘以屬叔父開真不孝既以某月辛酉葬矣銘敢以治命
 請予亦泣曰小子之忍銘吾兄邪明年二月書來速銘則為論次
 而銘之江陰葛氏其先避亂自廣陵徙居簪紱相承百餘年世有
 名德其晦迹不仕者亦皆恂恂謹飭以操行自將君諱權字執中

江陰葛氏子也曾大父惟明大父定父淳俱不仕大父贈官至朝散大夫君少涉學嘗事科選已而謝去專營資業以奉親養生送終無悖禮姻族緩急輒開貸之空無者每折其券生而篤厚老而康強且死神爽不亂春秋七十有二娶康氏子二人曰開真去病女四人皆有從孫男女二人初大父女兄歸樞密直學士蔡公君謨君珍其筆迹儲之甚富復能記其斯文行事故一時賢士喜從之游嘗見語曰吾欲築第而惠山以居而陰陽家之說拘忌數年吾老矣不能待也因輒鳩工時方域休咎一不問卒成華屋遂燕處之適談者多其曠達云銘曰

張太安人王氏墓志銘

贈通直郎晉陵張公諱某之室太安人太原王氏其先自幽州徙家山陽祖某千牛衛將軍父某左班殿直太安人端靖而敏略涉傳記言動不妄十有七而歸七十有九而老八十有九而終少壯

爲賢婦老爲壽母其宜張氏凡七十有二年維張氏在東南推衣冠顯姓仕有時至九卿者號東南世卿家太安人始歸克媿其夫之德事姑欽愛兼至凡尊嫜行若姻戚媼御咸慶其姑得孝婦洎專家政幹理有條序菲於自奉而所識窮乏悉振之晚增築室廬若知其後且大者篤老精悍無疾日細佛書求死生之理比易簣無一語亂救家人掖坐而絕實宣和七年七月乙未也子七人宰爲奉議郎陝州司錄寅再貢禮部宏舉進士有名宦從事郎信州刑曹事字宣教郎守奉議郎監察御史實數占成均異等女三人適進士潘民用曹稷蔣輅孫男十有五人美成康成德成信成師成友成士成餘未名孫女三人初太安人子眾而貧窶無資未嘗以嬰慮盡使努力爲諸生以舊所憶眾書手鈔教督夜分猶課厲眾子嚴憚若師既久居益貧或勸其變業征利者第笑不應無幾何子皆明習經學軒然著名字監察公繇州里首送擢第又舉詞學兼茂科中之大觀初三子復同榜以上舍入仕州將表其閭曰

椿桂太安人御安輿從子之官轍環數郡夫婦華髮同享擊鮮柔滑之奉逆送者道相屬也以子恩封孺人又進今封最後見其子自御史府章求郡以養於是有識維然譽歎以謂微此子不能寵其母凡州閭稱德善之報及母子之德以爲可願必指太安人之家云太安人卜葬得沒之年十二月庚申其兆在武進縣南鄉千墩村而見屬以銘某謂諺有之學家多士大夫爲學之利太安人所不及見者蓋未慙也因論次其行事而繫以銘曰
其屯弗戚其求弗棘其勤弗易其報弗忒其亨弗瘠其銘弗泐
宜人蔡氏墓志銘

紹興五年春右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樊滋德淵訪予於吳興曰吾妻宜人蔡氏不幸以去年七月終願得子銘以識葬且曰宜人曾大父諱仲謀官至大中大夫生本朝奉大夫元康元康生沅州判官邦直宜人其季女也唯樊蔡氏並爲衢州西安之望族夙通婚姻宜人始垂髫柔明秀警吾父金紫公吾母文安郡夫人

愛之求爲吾婦凡與之齊者若干年尊嫜曰是善事我娣姒曰是善輯我媪御依其仁族黨稱其睦而吾以爲有閨閫之助也始吾旣葬二尊於塔山卒喪躊躇不忍去而從仕宜人啟曰薦香火而護樵牧宜有佛廟眾財不可私取去爲說盍以己力營之因斥賣裝不畱一簪而築室一區延僧主之後劇賊起新安姦人所在嘯聚衣冠墟墓類遭發而吾二塋獨無恙吾嘗里居謀所以賙宗族之窶貧者吾妻曰所願么麼彼且緣手而盡曷若營不匱之利於是裂慶牆鄉之別業爲義產且以戚疏定多少之差歲給之而人賴以炊者眾焉吾鄉涉數郡往來之湊故有浮桁袤數十丈會爲水敗行者病涉吾妻不資於眾垂橐而新之宣城饑米斗錢二千吾適佐郡吾妻勸吾盡出田祿振之日爲饘粥食餓者南陵饑甚則市他米諉邑令增給自是大姓爭發廩而蒙活者不勝計宜人勇於仁類如此奉釋氏至虔卒之前六十日夢人告以絕羶葷後當坐去及易簣神爽不亂召子若婦訓勅諄諄俄結印坐逝壽五

十有五累封宜人男三人國輝右迪功郎江州錄事參軍國均國寶皆進士女適右承直郎監潭州南嶽廟葛立方孫男女合十二人以紹興某年某月甲子葬某鄉之原立方子冢息也因稔知宜人之賢行且崇道君仕以才奮歷職中外勞烈有聞而居鄉見謂修潔必有相之者又其言信而可復乃序而銘之金紫公諱某仕至某官金紫光祿大夫其贈也文安郡夫人姓某氏銘曰
變彼淑哲來嬪聞家令德是茂靖專柔嘉以財易仁懦者驚嗟帝錫顯號每恩輒加錦韜象軸書贊之華胡德之豐而壽不遐將壽厥後陰施豈差我銘幽宮惟信匪誇

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銘

太令人常州江陰葛氏贈吏部尚書諱某之孫承議郎贈大中大夫諱某之女葛氏族大且顯凡女子許字必求天下名士令人年既笄辯慧婉嫵大中與其兄工部尚書某皆愛奇之爲訪佳對而金陵徐君安道受經舒王以才識爲高第中治平某年進士甲第

隱然有俊傑之稱遂以歸之其後入御史府爲監察入中臺爲郎奉使諸道風節端亮名譽尊顯卒官中大夫京西轉運副使令人閻助爲多中大夫求所生戴氏十年始得旣歸性高嚴令人奉養如嫡刺測微旨無銖髮忤戾撫似婦之孤踰己子單複之服製必先之逮其長爲謀家室垂橐不吝歲時享徐氏祖考不以饌羞委僮侍遇父母尊親之黨恩義均一從夫若子官四方中外宗姻靡日不嬰念服衰至小功總聞訃皆推慟以喪禮自律逢諱日蔬食闕經以資其福盡齒不懈夫中所嗜積粟之屬輒不忍食宦遊舊境復經歷未嘗不涕泗也性淑靈而篤孝尤加人以及夫恩封永昌縣君以子恩封普寧縣太君再封太令人政和七年八月壬申終于京師壽七十有三崇信釋氏日課其書且奉其齋戒屬纊不亂呼子與婦執其手曰吾訣矣泊然而瞑子六人男永朝請郎行太常寺主簿奕通仕郎知衛州新鄉縣前卒女長適承事郎知常州江陰縣李孝遠次早卒次適通直郎武學博士朱天錫次適宣教

郎知平汪府長洲縣陸棠孫男二人女一人永以學行知名薦踐
師儒之選自中大夫卽世令人食其祿者十九年晚節寢病縣劇
視絮糜藥至夜不解帶人士稱之卜葬得令人卒之年某月甲子
祔中大夫之封在江寧府上元縣莫府山以某于令人爲兄子且
先君通奉與之相友愛見屬以銘因泣銘曰
性篤孝士所難乾其身行之安媿其良訓厥嗣詔三封壽六紀源
有衍報必豐在後人不于躬莫府原龜墨食千萬年安且告
妻碩人張氏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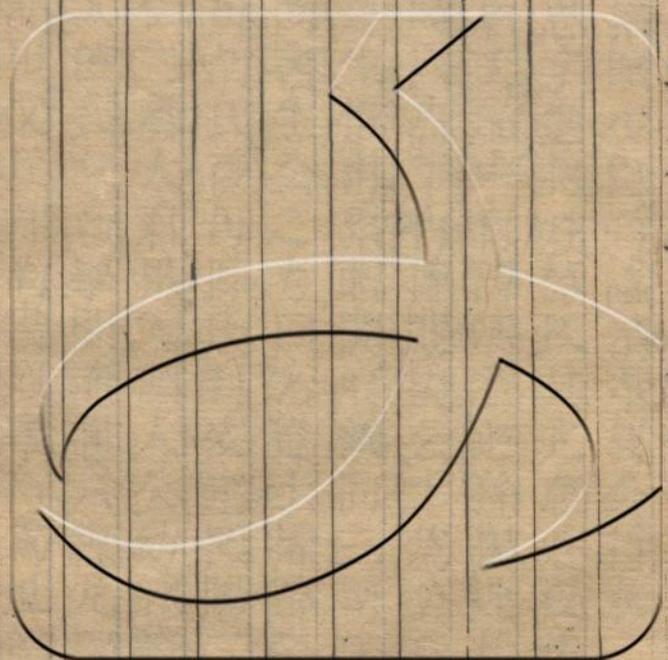
宣和四年五月乙丑碩人張氏歿於汝州公府時某領郡以妻亡
諗於朝求移守吳興詔許之六月護喪歸常州留二息奉匱而趨
治旣卜葬得地於江陰縣由里山之原復諗朝取急以視窆詔又
許之遂以五年四月己酉襄事敘其行事而泣銘之曰碩人世籍
常州宜興諱濩字靖姜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諱磐太碩人姚氏
之女宜興之張世以儒學顯而姚氏在金壇爲舊門碩人於女憲

婦順耳目濡染不習以能元祐中通議公爲漣水軍我先人開府
儀同三司君佐之同僚且同郡復聞其女賢爲某授室旣歸不逮
事皇姑温國夫人事先人盡孝衣服飲食親在視寒煖早晏之節
愈久滋益蒸於食財痛自節縮而儲積其餘以共公上銖髮不自
蓄初叔季二媚未行先人念釋對之不易碩人請以女妹歸伊兄
二姓交信之遂與禮部侍郎今知徐州張公合好後三年季妹許
嫁今丞相王公時碩人從子官太學先人敕使歸董蠶織縫紉之
事旣訖嘉禮先人喜津津謁某向平之累已畢若釋重負而婦助
我居多歲中迎養後如京師會先人棄諸孤碩人送終厥飾盡禮
持喪踴躅如制於時二兄俱未卜繼室幼稚滿前無依家徒四壁
立碩人哀掇纖細均己子保視以濟于艱難其後某比預廷選二
兄俱宦輦轂下闔門數百指共室同爨而姻戚並時顯仕歲時燕
集軒騎填里門碩人雖處介婦而調娛永順曲致恩意中外無怨
訾一辭祀葛氏之祖考饌非手調芼弗進也喜浮屠學日誦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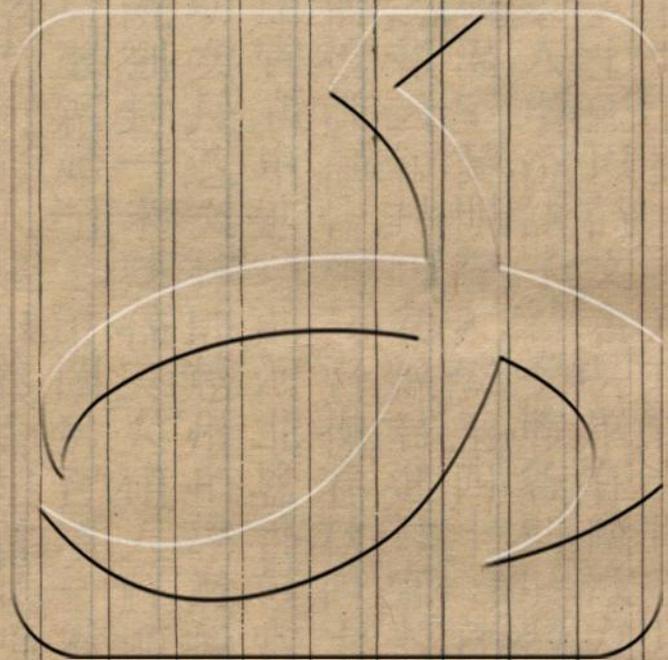
食不擊鮮奉觀世音尤力課所謂大悲咒者數以萬億計嘗得寒疾濱死觀世音現白衣瓔珞像升臥榻以楊枝荆芥祓其體尋汗浹頓愈人士紀以詩文者甚眾在臨汝力疾朝中嶽既還一夕神識去體家人環泣諸子若妾媵各剔股燬臂灼頂以禱觀世音像復現光相滿室黎明驟蘇安至四十一日始不幸轉識不亂談者謂累善之報云初封同安縣君進封宜人恭人後遇恩及擬封兩封碩人前後訓詞皆稱其賢操春秋四十有九男立方從事郎國子監書庫官立中迪功郎河北鹽香甸當公事立器國子生前卒立卓尚幼女長適文林郎越州州學教授許暘前卒次適承務郎登聞鼓院劉封一未嫁孫三人碩人祥順祇修善區處事於書通大致持身玉霜始予未第閨房百須一不相關既仕數以懸直賈禍流離落漠而碩人能以義命相譬曉嗚呼繼自今無相我者矣悲夫銘曰

委禽兮結褵嬪予三十年兮家室之宜我辜于天兮奪其所與齊

年不配德兮夢人授之以著生於建平而歿於臨汝兮藏於大江之湄幽窀之詞不以誘人兮聊寫情而含悲



丹陽集卷十四



丹陽集卷十五

行狀

朝奉郎累贈少師特謚清孝葛公行狀

公諱書思字進叔姓葛氏其先嬴姓夏後封國于葛後因氏焉世籍廣陵唐天祐中有諱濤者避孫楊連兵之禍徙江陰家之其子鄔太宗時以高年有德賜爵公士爲公高祖公士生祥高蹈不仕娶焦氏是生惟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娶吳氏封陳畱郡太君尚書生公之考曰密進士擢第卒官承議郎累贈通議大夫公之母胡氏後母陳氏封安定潁陽二縣君以公升朝恩加贈建德懷仁二縣太君累贈碩人公幼聰警不勤外傳八歲賦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刻意學問淹通六經尤深于易春秋他傳志無不周覽強記世父兵部尚書以學行爲世儒所宗嘗讀其文語通議曰是子名第不足言後日且以文義顯已而莆陽蔡公襄丹陽邵公亢交口譽歎之頭角嶄然羣進士中矣三口開封嘉祐八年王

文公較試讀其所爲孔子事道論大加激賞因擢真異等次舉爲
陳公襄蔣公之奇所知于數千人中以第三人薦之學者誦其文
辭以爲軌式熙寧中初以經義取士公中六年進士第調睦州建
德縣主簿方是時通議公以清節高尚退老于家抱道履德貶詘
世味不迹城郭公夙以祿釜爲急至是益堅請迎養之官而通議
難之公勸請懇切屢獻詩什敘白華之意而通議憚行終弗許公
意不自得謂曾子一日不肯離親豈能以五斗米移素志公之知
己方位要近所親與公厚者勸以仕進且謂就養左右孰若榮名
顯親孝之大也通議亦數以此意譬曉公而志不可奪遂投劾侍
養自爾居親側積十餘年不治田園不事遊覽專以共養爲職凡
通議公飲食寒暖之節衣服單複之宜藥劑增減之度皆未嘗以
屬僮侍也疾雷甚雨中夜必興問起居平時家庭逆探其心志所
向不敢少戾既絕祿廩兒妾濱于飢寒晏然不卹大臣有嘉公志
行者表爲泗洲州學教授亦弗就也其後親年大耋法許擇官自

便且免赴部又通議公命使從官確許偕行始乞監湖州新市鎮
於是通議公滋倦於出遊矣特憐公孝誠懇到勉爲裝行公得由
前志色養夷憚油然而不知關徵之卑而鎮戍之陋也當是時衣冠
推爲父子之美處期年通議捐館公行服過禮柴毀加人雖身疾
不御肴酒雖妻病不歷房闔雖盛暑不釋苴泉終制不變每號呼
撫臆哀動行路既久如始喪者日誦大藏經以追冥福時公年稍
高在禮當不致毀又以寢苦病臂然終不肯懈怠遠近服其篤行
以爲難能服竟不忍去冢墓人或勸之仕公不應又累年同升進
士乃方穀爲江陰令詔書勉之始出調開封府封邱縣主簿數行
令事政有恩惠縣人德之移和州防禦推官知楚州漣水縣丞縣
居淮海上游方置軍壘號難治公能以政術佐其令縣以大治在
勢者才之數諉公攝劇邑及平決旁郡滯訟皆以濟辦審克稱瀕
海產鹽歲輸他路不貲時任漕計者欲穿支家渠以紓鹽艘沂淮
之險及舟卒並緣爲姦之患會同列首鼠持兩端因檄公經畫之

公爲巡視地勢荒度土功具言經久之利且條尚其所以然主議者倚公爲重渠成公私便之歲燎視田能忤上官指悉蠲民租人以爲賜也公恬于仕進不求薦達然一時牧守監司皆以公行純孝素著絲盡子職而致沈滯故人爭欲出己門而薦牘交上秩滿廷見改宣德郎求閒局還里中遂監常州酒大吏有爲私而屬公歆正法者能力拒之雖逢怒弗顧也遷奉議郎徽廟卽阼恩遷承議郎賜緋衣銀魚加武騎尉知婺州永康縣不赴就差監秀州鹽稅務課羨當進秩恥不自言序遷朝奉郎被命卽歎曰吾在事之日淺然官得加其親賞得延其子冒國恩厚矣尚何求卽解印綬請老公爲人莊重寡欲澹于榮利遊京師足不跡貴人門故仕卒無所遇合連枉筦庫人爲矜憫而公安恬無悶曰吾知營職而已雖小物必親所居以安遇名軒自號逃虛子言遇無定遇而安有常安也居官智慮淵邃小心周慎性矜慈惻怛或盡歲無所譴罰然至誠格物人不忍欺給事以振舉所至稱長者去輒懷之爲吏

無銖髮過差見得尤廉計日受奉雖半菽不妄取公田其歲入多推以予民市物如將傷之每倍給其值清苦自刻不殖貨利尤物玩好一無所惑遇人之急調之不計有無沒之日至橐無一金製衣以殮當世清之舉錯以誼理自律不敢差跌于人無戚疏貴賤皆恂恂卑體下之燕居家庭無替墮之容與人尺牘雖薄遽字未嘗輒草也平生不妄語鄉人爲不善者不畏法而畏公之知熙寧乙卯歲大饑斗米數千錢人相食公發已廩以食飢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公于外行無不至而孝友尤出于天資從古人中求殆無以抗十一歲遭建德憂哀毀如成人已知不茹葷矣事後母至孝能得其歡心通議沒追慕白首不衰時物未祭不先食寒燠之變必在視家廟歲時蒸嘗如見其享平居兢兢以其嘗所告戒者自勉一言及之未嘗不涕泗也伯兄書元長一歲父事之恩意始卒無閒言公官漣水時兄爲舒州望江縣令同隸淮南節使者及六路發運諸公有捨兄而薦公者輒移書遜避乞改薦兄不許則封

檄還之人或笑其迂而公力行之其後公改秩而兄舉者不應格
公曰吾獲寸進心無愧矣鞠三母之弟如一拊循視遇甚厚處叔
季者自結髮教誘至于成人諸媚擇對引爲己任卒皆得名士歸
之多顯者孤甥嫠妹盡力周撫課諸子于學士而不付以家事文
辭義訓皆自指教崇寧三年幼子勝仲官學省聞公得謝取告迎
侍公不得已至京師暇日多賦詩自適喜爲巨篇強韻識者服其
老而精強當時顏色滋澤步履輕健記問審諦無異壯者不幸冬
十一月二十九日終于城南里第屬疾甚微神明不亂眾醫更視
不問方藥顧告以死生常理瞑目無所係戀與諸子論說詩文雍
容如常時親書先令戒以薄葬泊然而逝壽七十有三公篤信釋
氏奉其戒律晨興香火持誦不輟自壯訖老言行忠信不欺于心
故轉識甚異蓋信力所薰也計聞薦紳若州里知識皆痛悼之生
平著文離十卷辭理精詣夸誕浮躁之語一不關筆號安遇集三
子累遇大禮及三經擬封累贈公官至少師贈正奉大夫訓詞有

曰廉靖樂道悃悃無華養志就閒久爲親而辭祿引年謝事乃有
子以克家贈光祿大夫訓詞有曰高行清修奧學贍道潔廉守義
共推靖退之風愷悌宜民眾賴寬平之政贈特進訓詞有曰葆醇
履坦譽問素休鍾德之祥嗣有賢子踵侍從橐爲時蓋臣宣和六
年本州官及進士錢詵等具列行實申常州乞備申朝廷依張舉
徐積例特加賜謚以勸爲善知常州劉光以聞尋蒙賜謚清孝制
曰君子篤于行己不繫窮通之殊朝廷樂于旌賢固無存沒之閒
協稽羣議垂賁幽光故任朝奉郎賜緋魚袋致仕贈少保葛某奧
學承家高節映世廉靖樂道人默化于鄉閭豈弟近民政自孚于
郡邑顧惟天稟之異卓有古人之難辭榮祿以養親遠追曾氏之
孝正弊衮而易簣何愧黔婁之清鍾其餘休克有賢子繼躋從列
咸以儒稱邦典追榮已涉三孤之貴鄉閭紀實願垂一惠之稱爰
錫美名用褒潛德松楸改色載承雨露之濡綸綍藏家永作雲來
之勸緬惟靈識亦克顧歆可特賜謚清孝贈少師訓詞有曰經行

自著藹然君子之風政事甚明亦高循吏之舉不究于用以蓄厥
休觀上訓褒稱如此則公之德可知矣娶侍其氏右正議大夫涿
之女累贈秦國夫人溫良賢孝實克媿德先公十四年卒公以崇
寧五年十一月己亥葬縣之青陽鄉郭莊之原子四人次仲試大
司成兼修國史鄆王景王肅王府直講卹章贈正奉大夫累贈少
保儀仲鄉貢進士和仲右中奉大夫勝仲左正議大夫充顯謨閣
待制孫男十人立隆右承議郎通判鎮江府立方右通直郎立悌
左奉議郎宗正丞立中右迪功郎立教常州排岸立廉立象皆右
從事郎立經左朝奉郎直龍圖閣立柔右從事郎立民通仕郎會
孫邢舉進士郭郇皆登仕郎郇皆右承務郎郇登仕郎鄰右承
務郎都郇習進士郎將仕郎餘尚幼謹撰世次行實爲一通上于
太史謹狀

大中大夫司成葛公行狀

宣和三年正月庚子大司成葛公寢疾革詔飭太醫診治越翌日

燕紫宸殿上小語左右訪安否以不祿聞上驚曰當是爲庸醫所
誤嗟悼久之特贈正奉大夫賻卹加常數敕本屬供葬費置官濟
辦員外置州通判一員董之上其子若干人惟葛氏世序自昔稚
川爲散騎常侍居丹陽至公之六世祖自廣陵徙貫江陰故今爲
常州江陰人公諱次仲字亞卿曾大父惟甫贈吏部尚書大父密
中慶曆進士第以承議郎得謝贈官至通議大夫父書思中熙寧
進士第以朝奉郎得謝贈官今至開府儀同三司公父子以清德
純孝顯名雖仕不遇合遣澤餘慶實肅厥後公與季弟舉進士聯
中調泰州海陵縣尉移常州宜興丞未行除吉州州學教授遭父
喪服除爲國信條理例所檢閱官進北道刊誤志會當改秩併遷
奉議郎逢受寶恩迎北使汎例遷承議朝奉郎除太府寺丞遷朝
散郎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召見談治道纒纒可聽上品之謂曰使
事不足以屬卿行召用矣至部未閱月果拜度支員外郎踰年遷
戶部逢幸省恩遷朝請郎公佐邦計徧歷左右曹周知經用出入

盈縮之數及常平開闔斂散之本橐弊根穴悉室之預修績免後書百餘表除辟雍司業是時朝廷尊榮中外無事上方鄉儒術而諸皇子齒寢長英敏絕異之姿聞天下既以次行冠禮出就外傅妙簡僚案以調護之首以公兼嘉王侍講授經資善堂未幾建安文安二郡王出閣又兼講官轉朝奉大夫遷宗正少卿賜紫衣金魚進宗蕃慶係錄仙源積慶圖及預修玉牒轉朝請朝奉大夫其後安康濟陽廣平三王及鎮國公出閣皆以公爲講官于是並領七府訓授矣政和八年春嘉王與天下貢士羣試集英文詞學識翹然出寒俊右唱名第一公入謝臚傳趣使前諭以教導有勞宜褒賞俄被批旨特轉行一官遂爲朝議大夫上愈益欲諸王篤學問詔講官毋得兼他職除公直龍圖閣提點東太一宮專講事已而朝論謂不可妨公塗轍歲中除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直講如初先是有旨下中書後來皇子就學更不除他吏止以兼領公意殊不敢當會嘉王進封鄆建安文安開國景肅相繼出居蕃衍宅因

抗疏自列曰陛下過私小臣使待罪勸講今三王既卽外第而安康諸王尚宅中禁非惟臣學淺薄困于好問且相距遠窮日之力不能周願專直蕃衍講席其他分命賢俊且使臣逃尸祿譏不勝大願上不能已從之轉中奉大夫同修國史升翊善進哲宗寶訓遷中大夫加食邑三百戶爵丹陽縣男除大司成致仕遷大中大夫公侍王府閱七年說經無慮數十萬言凡典籍所載嘉言善行日陳數千條揀摭殆盡至古人忠孝大節輒反覆言之閒誦說詩文政事以資聞見之益諸王每質疑問事撰述輒就商榷求跋法書名畫甚眾府第章表並時亟索操筆立就各極其工宮中傳誦之公每進對上未嘗不稱贊諭之善與輔臣語亦謂公靖共持重得學官體一日在前止從容曰鄆王學甚進作大字尤佳乞就外第劄子迺親製可取視之因譽公公頓首遜謝在王府王被錫服兩推昇其弟駕幸蕃衍資金帛甚腆諸王各屢揮翰寵之嗚呼盛矣惟天祚神聖並生天材以侈神明之胄而公以孤臣蒙擢序居

職累年出入禁闈徧遊邸第謹孚周慎不挂過差遂結聖知入侍
帷幄可謂儒者之榮遇矣廬陵多士隸弟子籍常三千人公分教
當興學之始以善誘著于人聽既董宗子六學及貳璧水皆以德
義師表人士每較試無不壓眾心外制特不試而用在瑣闥論事
鯁亮凡出命未允若除授不諧眾望皆封還之數相大禮若夏祭
冬祀明堂耕藉受寶皆預執事至考廷試貢士奏告諸陵率皆在
選中公操尚剛方議論慷慨常以輸忠報國爲心處家庭篤孝友
執二親之喪毀瘠踰制日誦藏經雍穆羣弟無閒言自開府卽世
今十七年不異爨于經術汎濫疏達非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晚節尤信內典日課般若洎屬續神爽不亂訃聞士大夫下至閭
巷莫不痛惜之而諸王尤極歎悼各致贈送以將其意文章典雅
清麗成一家言遺藁三十卷少喜爲詩自晉宋以來騷人所賦靡
不記誦嘗爲集句詩三卷盛行于時年五十九薨母侍其氏溫國
夫人妻先令人富春孫氏今令人范陽盧氏皆有賢操子六人立

隆國子監書庫官立悌太常寺奉禮郎立廉承務郎立象通仕
郎立會承事郎立民通仕郎女一人適宣教郎提舉京東路鹽香
馮晉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卜某年月日葬公江陰縣屠墓村之原
敢乞銘以傳不朽謹狀

祭文

祭慕容尚書文

公素康強略無疾恙不期信宿遽以薨聞天子驚嗟曰喪良輔東
塗咨歎曰殞嘉賓凡百搢紳相與悼惜矧聯親好盡傷如何惟公
妙齡連擢科第致位侍從越十五年名節光明議論宏偉具載史
牒且詔無窮友悌孝慈古今所罕年不配德咎將誰歸財無偏藏
家徒四壁藐孤孀婦一飽無期輶車啟行痛貫心膂聊陳沃耐言
不能文

祭劉尚書文

魂兮歸來汨徂南土越五基些恫愴而愁約魄一日而九升些恍

九
七
惕不寐精搏搏而渙漑些殞命海浦不生反於土門些魂兮歸來
南荒已久畱不可復止些下潦上霧炎海萬里些厭火之民猛火
出其口些蛇山鱷水王虺鴛些魂兮歸來無上天些一夫九首甘
人而投之深淵些九閻杳深巫咸不可叫些魂兮歸來無下此幽
都些土伯九屈逐人駉駉些北鄆三府寒靈不可入些魂兮歸來
入王畿些天恩洋普反禪栖些蕙宇藥房乃故居些閭童社叟來
安安些魂兮歸來反家庭些仲氏叔氏歸黃英而主祭些繩繩三
息徒跣泣血護全匿些家人稚孺昔餬口四方今合歸于家些魂
兮歸來公既有此內美重之以修能些哇畱夷與揭車雜申椒些
雖鬱邑而侘傺終令名之不磨些生一世若大夢些禍福壽夭皆
幽運之所繫些簣中牖下均一死些魂兮歸來跂足以俟些后皇
仁明揭天日些咫尺屬下昭厚誣些丹口筆之籍寬三省些行有
雨露洗沈冤些魂兮歸來歆此嘉旨些挾梁鼎臠和致芳些楚酪
吳酸恣所嘗些公之仲婦我中女些大恩不報負公於幽明些繫

官湖海阻循題而哀號些攬淚承睫聊寓哀以文些

祭劉頌政文

昔長此邦公來逆我道義周旋之改槐火惟政與文猥見許可時
平訟清舒嘯而坐五亭攜觴四水汎舸去職七年家國俱禍及再
臨郡我往拜公公病臥閣華堂穹崇語及時事涕淚交胸眾製見
抵文猶不窮盜起事孳闕于遊從十日不見遽罹鞠凶嗚呼哀哉
惟公妙年詞藻英發文場掄魁經蠻俊傑書板鍾張才儷管葛謂
當青冥闊步高躡晚塗跋憲意殊不屑薦更州麾連持使節布政
合宮著書省闈在公爲窮在人爲達晚祚一子天其乘除有孫繩
繩且大公閭惟我固陋日困羽書食不遑暇阻送輅車遙致奠醑
泣血漣如何以侑尊如玉生芻

祭王修撰文

三季以後士失所養以顯爲是趨營擾攘以巧爲德嗜沓恩罔喪
已山崖得止銖兩竭竭我公介特骭髀志向恬夷情塗坦蕩二十

餘年州縣疲軼聊不嬰意以道自廣上官薦之始被識賞天府事
叢擢佐其長游刃有餘弊訟無枉召對在前帝方虛想曰汝有子
天才英爽中詔內務是職是掌淵淵嘉謨予所寄仗能教之忠惟
予汝獎卿大鴻臚口汝諧往父子要津紳紱所仰萬鍾百年謂當
安享遽茲不淑善人誰倣訃者上聞帝爲悵惻賻贈之厚詔發內
帑右文密章有光泉壤孝子拜恩僕僕稽顙寒族通姻行實稱丈
輶車遵路載瞻遺像一觴寄哀文諭親黨

平江祭外祖父母墓文

某薄祐不天未弱冠失所恃歲朔流邁凱風寒泉之感未嘗輒忘
也舉柩捲而阻飲撫匱鏡以興悲況其所自出其敢忘哉仰惟二
尊德善在躬慶覃後裔是生仲口舊時名臣載誕淑女來嬪禰廟
雖音容已邈而胙蠻如存某伏念生不及膺宅相之衰歿未能效
立傳之報遠詣幽宮式瞻松楸因陳薄醴仰覲迪嘗

祭外舅張朝散文

元豐季年公墨諫紙據忠論事慷慨奇偉可罷可行曰此曰彼逆
鱗敢嬰懦者興起流離十霜以困自喜紹聖簡求擢官大理邇臣
颺言秩中御史帝曰汝俞召升軒陛開陳纒纒朝綱國是帝用嘉
之言傾其耳謂當施行徑躋華仕如何南箕寢成哆侈佐郡饒陽
進尺退咫天不憖遺乃終于此惟公少時越尚洵美浮念雜好如
棄塵滓沈涵羣經該總百氏以陽星曆醫卜方伎一物不知爲身
之恥蓄藏既多奮發無幾閒關沒身命也天只昔我弱齡從親漣
水公實奇之有譽無訛謂器萬乘謂駒千里恩勤綢繆乃妻以子
出入門牆且踰一紀不我鄙愚數載撫視孰謂半塗遽失憑恃公
之介婦又實女弟贅幣未行已隔生死丹旄有翻言旋歸止遣辭
寄哀泣濡脯几尚想平生欬此嘉旨

再祭外舅文

嗚呼我公才非命口襟量宏遠如此而所享止于中壽器業浩博
如此而所涖止于半刺位稍進矣而或困于左遷上欲用矣而中

輟于浮議蓋事之不如意者常十之七八而學之稍得施者無百
之三四豈志大者終落落以難合而才高者亦曉曉而多忌不然
何爲進方寸而退已尺前既跋而后亦蹇也耶雖然萬有俱空百
年如寄善取名者必圖不腐之傳能徼福者必計不貲之利公之
名節方尤于時論而子之仕進且都於顯位以彼此而乘除逮短
長之不異然而感今悼往不能不嗚呼以長號者徒以扳縣聯于
親懿而已也嗚呼昔合好於二姓逮濡留于三歲荷愛育之綢繆
服胸懷之樂易悼從祿之崎嶇遽興嗟于殄瘁攜孥奠觴涕盈兩
皆惟□平生庶其歆醉

祭張侍郎文

獲從公遊四十餘年始研席之博約繼親好之聯縣仕自初筮而
至禁從歲自稚節而至華顛其閒所更之世故蓋未易以言宜進
退榮悴之變夷險利害之端有離有合有悲有歡而終始之不渝
者荷恩義之拳拳去年春公罷廣我罷浙相逢於濰水之上俱正

棹而言旋約歸東阡與北陌款攜杖履於林泉豈期公遽臥於腹
疾嬰二豎而災纏嗚呼哀哉惟公挺學識之精博企道德之高堅
徧躋華貫爲世名賢雖不究於大用而忠言峻節蓋遺萬世之傳
我已具載於幽刻茲固得以略言嗚呼哀哉公妹歸我已痛隔於
黃泉我妹妻公迺遽奪其所天平生華屋孤幼滿前悼幻境之變
化於心獨何能無慨然迨遠日之告吉將就窆於新阡撫棺奠訣
感涕流連

祭亡兄司成文

我辜於天天不我喪罰其元昆闔門百口有如水木拔本塞源來
諗遷陟書墨尚溼訃音在門變慶爲弔心摧肝裂哀號叫闔憶赴
臨汝兄出郊寺數載撫循寧知三日從容冥笑永隔九原人琴俱
亡風流頓盡茲尚忍言先公盛德理宜有後烜赫衍繁兄實濟美
修仁行義所聞必尊靖共厥位不肯啣沓樹黨懷讓帝用嘉之擢
紬史牒瑣闥詞垣詵詵天才付以調護聽其講論文陞進對三接

獎詞玉色康溫謂當大用而躡中道敦究本元河通道達今啟藁
殞歸駕輒軒追惟官學我鞠我誨友愛特敦坐繫微祿小殮弗與
初喪弗奔負斃至重遣辭寄哀聊循一尊

祭外姑壽安君文

嗚呼夫人爲三息女伯歸而亡季天於處仲居幽閨弔影踽踽夫
人慈之特慎所與惟時長漣猥見比數不媒不龜乃以嫁許自初
親迎寓跡門廡濡留不歸再涉寒暑靡愛弗加靡誠不吐口然恩
私指不可僂攜提弱孫逮其絕乳衣食京師不我告寔浚橋之居
益見拊偃自爾攜孥適吳徂魯孰云契闊乃隔今古有酒盈觴尚
其能舉

祭亡嫂榮國太夫人盧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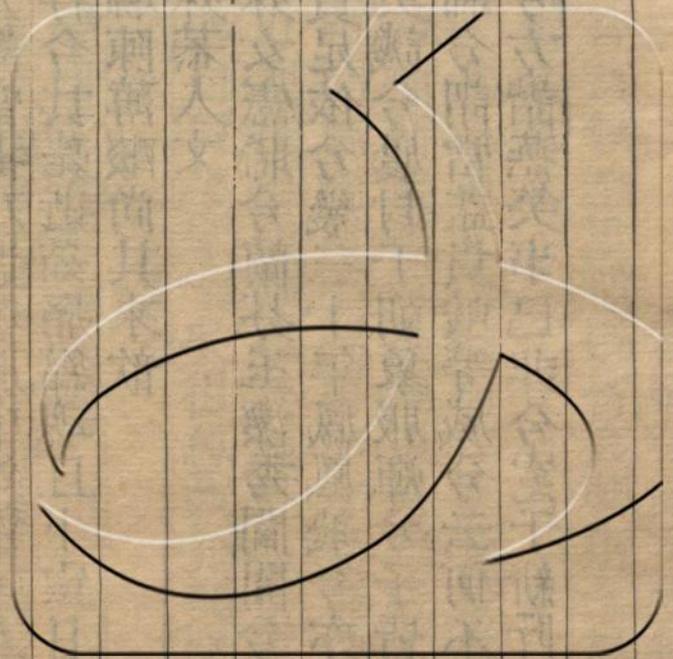
范陽之盧珪組舄奕夫人妙齡爲兄繼室兄仕未顯家徒四壁幼
稚滿前衣食無給人以爲憂乃獨弗戚撫循顧復鳴鳩均一爰逮
中年兄仕顯榮紫微書命朱邸授經疑疑眾子簪笏滿門入覲禁

闔冠綏寵旌人以爲泰乃獨弗矜勸相夫子輯和宗姻爰暨於老
益蕃戩穀疏封劇郡繼荒大國男女嫁娶母道旣畢文祿弄孫齋
薰是力人謂當壽乃遽號腹中外驚悼人百何贖某等每見嫂氏
如兄之存今其薨逝茹痛黯魂且卜靈日耐兄九原轎車遠臨啟
山之園聊陳薄醴尚其來歆

祭施氏妹蒸人文

於穆令妹女憲晞兮蘭芬玉潔秀闐闐兮世父偏念遶所歸兮爰
傳鄉傑賢足依兮幾三十年鳳凰飛兮亦旣宦達家益肥兮雍睦
姻戚譽莫譏兮屢封于朝象服輝兮子皆簪笏環頤兮身榮可
願世亦晞兮謂當益貴峻等威兮云何不弔殞病痲兮去年罷郡
賦式微兮方諧燕笑事已非兮寔于新阡旒旒緋兮涕泣袒饋頤
交揮兮

丹陽集卷十五



丹陽集卷十六

四言詩

嘲茶山

吳興紫筍實產顧渚唐昔底貢闕山芽吐隼煥出臨虎巖親駐鄰
邦刺史金匏相遇木瓜堂前穿雲滬露烹蒸苞發及春未暮天子
稱珍分甘嘗路合則不然名毀勢去金沙弗湘玉食弗御敷榮窮
山牢落誰顧如女失寵空閨自嫖請以千金買長門賦

茶山解嘲

眾萬之山於世斃寓一憤一興孰知其故退黜奚戚進升奚慕豈
以通塞顧改常度有如我翁昔嘗掀翁戴纒垂纓去天尺五今屏
山城亦皆時數左右佩劍疇可笑海翁具退省前言大誤用與不
用智力何預幸同此邦邂逅承晤結為金蘭安此貧素

五言古詩

閱訟訴忽病起臥少頃復視事

平生坐早衙投鉅來相踵訟牘鼠雀暗吏行鳥驚擁外臺竦風稜
檄至亟須捧以身爲形役効去顧未勇病骨瘦樂樂衰髮希種種
送鄧寧民罷瑕邱簿

火雲燒晴空大暑金石流行人口生煙千里無停騎胡爲趣遵路
僚好挽莫留自言爲升斗往日辭親遊兒嬉膝前歡三載不可求
所得較所失輕重真不侔于茲滿秩歸子職冀稍修微官亦何樂
觸事有庶尤米鹽聒雙耳簿領昏兩眸畏首復畏尾人後不得休
豈無讀書暇頃刻但少偷幸此案上曆數日獲到頭白雲已在眼
喜色津津浮我亦厭羈官如苦南冠囚羨子有行色去若登崑邱
更書縱未下投効行當謀

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

并序

晉宋二史皆載陶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遂棄彭澤歸意
謂淡於榮利足名高隱不知適所以訾之也古之達人勝士語
默隱如固有淵明襟量如止水澄之撓之未易清濁豈以把板

屈腰嬰意遽違初心哉以陶集考之程氏妹新嫠居急於撫親
故在官纔六旬遽歸爾豈惟二史失辭杜拾遺王右丞輩固一
臭味也然杜詩云淵明避俗翁未得爲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
根枯槁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王書云陶潛不肯見督郵棄
官後貧乞食詩云叩門言辭拙是屢乞而多慚也一慚之不忍
乃終身慙乎蓋人我攻中之累也世人不知淵明類若此淵明
何訾焉某自年來知景仰其素風到海寧築亭於南溪之上取
其雜詩句名以真意今顯東良器諸公相率飲酒賦鉅篇彊韻
春容豪逸配古名筆矣模寫景物不復餘蘊獨恨不道淵明因
次良器韻呈五君子書其後

我愛陶淵明脫穎深天機叢菊繞荒徑五柳搖幽扉生逢卯金興
典午勢已非著書但甲子歲晚頻獻欵仕宦聊復爾尊酒真馬依
南畝猶種秫西山同采薇浩歌歸去來熹微恨晨暉迷途往莫諫
今是庶可幾蓄琴但取意不施絃與徽觀其四八目賢詰在所希

出處固有意夫豈輕行違誰云憚東帶辭榮俄拂衣念彼同產人
撫視因遙歸平生共志趣但有一翟妃少陵罪責子頗謂達道非
右丞鄙乞食更以人我譏乃知第一流尚此知音稀妙詩發天奧
流轉同衡璣自謂處人境喧無車馬駢心與塵事遠地偏堪遁肥
東籬秋色晚悠然望翠微真意不可辨佳氣隨鳥飛詩辭向千載
凜凜猶光輝我但瞻日驢望之有等威行懷斜川遊坐想栗里磯
九原不可作築亭傍崔嵬獨取詩句名櫺宇殊飛翬巖谷有杳藹
花卉無紛菲修篁寒逼人坐如霜雪飛諸公賞清致野服馳鞢鞬
經邱復尋壑不但歷嶮崎壺觴更命醕藻翰各一揮高談破滯論
妙處端解圍食冷或屢暖哦詩寧忍飢寒假未見及責善非所祈
願以靖節語佩之如絃韋

送曾守罷任赴闕四首

材大多不容論剛苦難受儒玄閱三朝馮唐今白首胸中有藏室
設張動掣肘人言專城樂聊結新安綬獨喜謗毀言不及河東守

三年四寶堂紅梅傾白酒出處固有在兒輩浪奔走豈復恨典籤
得州如大斗

老人聚扶杖兒嘯使君前習知使君清一觴代一錢六城十萬戶
焉依刺史天刑清艾作鞞俗樸蒲爲鞭赭衣入佗郡關戶得安眠
州鄉大作社擊壤歌康年左轡忽照路更借知無緣願公治者廣
此惠周幅員

陽城拙催科賈誼困遷謫騎曹呼馬曹罰滿何止百一笑爲闕略
坐免投此幘鈴齋父黨尊均禮不賜隔人疑典午公豈嘗有此容
連年三露章慰薦飛絡繹自慚骨相屯顧使議見格途窮窘論報
紙札謾搖擘

紫陽如佳人晝靄送征舳含愁入長眉盡斂故時綠語兒已在眼
歡迎走僮僕舊社問粉榆新徑開松菊還家聊作客行色催輦轂
同升紗籠人拔士有豐祿會當書水鏡一洗凡眼肉躋榮赤墀塗
雁門詩可復

充學敘舊呈子充

羲和無停輪年鬢日夜改惟有金蘭心歲晚依然在頗憶四門館
研席同諸生聯名理朱穆結駟留陽城縹緲初定交車裘容共敞
駿馬馳春風休沐章臺市年少未涉道惟論場屋文鼻息拂霄漢
心期勇風雲春闈鎖儒仙試席兩心競聞仙時乞靈孤肆肯移病
喜君先得桂時我猶飄蓬鳳凰黃鵠歎振手國門東離羣十周星
爲僚一都會酒牛鼎烹雞邑小非材配理縣不用譜政如密與蒲
糗水代廚傳木索閒庭除肯憐冰子窮夜凍午不粒綈袍累故人
口腹煩安邑更迂長者轍來顧空宇中坐令羈官與不復歎秋風
立秋日六兄將仕先人都赴銓試會飲東郊作詩送之
缺月耿疏林涼颺拂輕袵荒溪趣蓬客子敢安枕自言赴銓府
試判取微廩清時廣招延選部雜流品門子萃金張文人富曹沈
春秋兩較試器業一精審探珠到淵洄求金自沙塹騰裝分區區
蓄志常懷懷家翁昔初仕恬退聲籍甚求閒絕外慕行義鄙中桂

以茲久淹蟠通籍才十稔飄然宦遊倦遽以歸休諗優恩得世祿
綸告下綈錦兄材濟世美聖讀近天稟所長皆蓋人無可鑄鋟
摘辭昔賢均說經餘子噤臨書蛇蚓結撫琴魚鮪淦辛勤客虞庠
藜藿就烹飪謂當妙穿楊百中羽皆飲如何遭別頻歸步每踔蹠
茲行定楚舟已事空拾瀋將期冠羣英喜劇不能寢
送友赴試鉅野送之西門時方有外舅之戚極目無聊歸不得臥
作詩五首卻寄以風雲入壯懷爲韻

三吳炊未熟祇命挈挈東鉉刀一何補糧食賦類宮寥寥坐空廬
寂寞如揚雄引脰望南境不及牛馬風何如廣文飯終歲與子同
年顏吾老矣癡愚心尚童子雖齒髮少操行一老翁豈獨友于厚
政賴博我功儒立各精詣衮衮傾談叢欲知不常處乃在阿堵中
此子早樹立抗志高浮雲委蛇處州巷頗以雋秀聞挾書從我遊
追琢益自勤便便經與史用志初不分疑篇了咄嗟確論摧紛紜
文辭近道要見者筆爲焚差肩魯諸儒藹藹揚清芬秋風濟陽戰

足埽千人軍只今呼賀酒仁子歸策勳
寒齋篁竹閒牆屋久不葺勞穿及上漏雨過滿牀溼忍餓哦詩書
亭午或未粒生生自不飽濡沫豈能及出門有紛奢囊空自羞澀
世事不如意八九更論十問君胡不歸肄業乃其急自言苦心志
更覺聰明人誰能學仲卿夜抱牛衣泣說經已鏗鏗青紫真可拾
寥寥里選空齷齪士風喪狂瀾欲東之汎濫不可障詞場自銜鬻
相與計畱放夸毘徒一名傾排至千狀不知厲術業徒欲擠輩行
黃生獨往資風義古人抗悠悠衰俗中此事真可壯
江南一紙書沈憂割中懷嗟予足憂患生世苦不諧恩恩子行色
適與遠計偕破涕強出祖尊酒不及排還歸坐講肄寒篠搖空齋
推門誤相從忽驚形影乖誰云阻一舍目斷真天涯念子早自力
清明播朋儕觸熱赴夷路跨馬脚不鞋自言取鄉送通顯茲其階
臨別何以贈手板裁香楷
寄題長安譚損之遐觀閣

乾坤一浩蕩小智自窘拘低回禪中蝨齷齪下駒達人獨矯首
抗志在八區歸來繞荒徑所喜覺迷塗時讀穆滿傳乍觀山海圖
林木淨交蔭所見與道俱誰能遠羈宦五斗一大夫築閣者誰子
無乃柴桑徒

次韻張宏道勸釋奠致齋

齋居屏塵務况復儒官清木落必奠本祭菜敢不誠瑚簋見三代
錯落羅兩楹骨冷破夢境虛窗坐黎明祠官趣盥頰珊珊然環佩聲
巍巍素王像視若四海營當時杏壇士與享影華纓樂教屬昭代
弟子陳歌笙端如從陳蔡琴舞紛縱橫元功流萬祀德大徧諸生
次韻盧行之知原見贈

元豐詩禮將勳略傳萬口長城國西陲寄託十年久折筮筭黠羌
遊魂屢窮走羊公緩裘帶李廣靜刁斗黑頭已青雲日昃笑擊缶
陰功與忠諫二者俱宜後繩繩丈夫子茂宰最稱首不裁猶能裁
應有既盡有邱墳五車書習復不置手尚友千載人豈論骨已朽

芳蘭秀深林嘉芑就菑畝宜爲數旬客顧作三日婦行見尺一來
內閣延枚叟

次韻季明

我生任飄蕩所向如虛舟誰能涉險難入此正急流行止兩無累
自遂逍遙遊巉路豈不佳夙意非所留迎親四門館登道初麥秋
政喜寢門近敢言征路悠山陽雨連月平陸不可求居將雜蛙黽
渚不辨馬牛淮湖共瀾漫以爲行者憂今朝好風色歌笑輕陽侯
紅鱗上圍圍可以供肴羞便呼拍浮船甘味其兩頭坐待月缺挂
玉斧亦可修酩酊聊自強淹速非人謀數程次京國猶待半蓐收
相從共蒲酒賴有嵇阮儔

再和示季明

劔不用置履柏非可爲舟古來倜儻士渠肯甘凡流君材早過往
華問馳交遊高文筆如埽雋辨舌不留白黑自了了皮裏藏陽秋
擁卷得淵旨奮辭祛繆悠身雖不求人政自人求恢恢有餘刃

所見無全牛亨衢恐不免位遇豈足憂初官三語掾審克裨藩侯
退公豐暇裕問學日益羞行爲孔獨誦端以賈長頭嗟余過立境
沒沒謝蘊修廣文一飮足其他非所謀勝境定時訪良書亦可收
但恐與君別無復往朋儔

誦金剛經滿二藏偶作

我誦大智度非疾無日空銅爐海岸香亦復充淨供積數向洛義
而實未嘗誦凡諸有爲法實如幻泡夢一字本不立況有千百頌
不受一切法乃遶預流厭於法有所得十八成不共妙理端會心
筌蹠那復用

妙淨院

入門無行路十頃漲方塘藉葉受微雨琴瑟瀉滄浪石梁一何偉
延袤百肘長臨流兩華屋東西蔚相望雲堂始斷手潤蒸松桂香
弛檐皆雲臥何殊贊公房夜步庭除月心與空水涼世人侈居第
規承庇蒸嘗墓木未及拱破鷲何披猖何如施給園千載絲寶坊

君看寺前村至今俞氏昌唐俞氏捨宅為寺故云

禪靜寺

古寺鄰曹崇怪石羅庭戶奇疆漫難名鬱木不知數集虛竦蒼桂
左紐真獨步兩詩照丹壁好在支與許原注寺有毛詩及維琳詩卻坐留芳軒

松竹發佳趣山行未覺疲更問勞勞路

采芝庵明辨師求泉名以月光命之

方池冽寒泉湛湛纓可濯其源出陽崖其委則陰壑齋盂給晨炊

茗椀共午酌道人習水觀趺坐閒兩屬性水了真空非已識心度

浮幢諸刹海視身同不涸為名月光泉永配一宿覺

己丑次梅溪樂平寺兄子宗丞嘗監鎮卽寺為廨卒官晚之東莊

蘭陵華腴姓數不到吾族何堪從子賢變滅石火速早舉東堂桂

宗寺副惇睦迎親官就此半載歡水菽方開萬里塗一蹶遽折軸

我時跼里開十起媿骨肉竭來訪遺蹤徙倚寒溪曲人與紫梅花

二俱不可續憂端齊前山東莊寫松竹

次去非韻簡元忠使君

翻飛墮青冥巖邑漫濡跡脫無賢己交久矣去移疾興州天下士

奇節非碌碌魁然索價高未肯輕沽玉居閒時過我端若右尹夕

文詞天分工沈詩更潤筆蟬連語入微不覺聽更僕舊交半廊廟

勳閥藏帝籙毋寧一麾出不屈數旬客五十始過二榮途尚努力

才資況加人何止什與百是事姑置之秋日方在翼鮮鮮黃金花

冷豔照牆屋郊原沐時雨枯槁蘇霜足城南天息河流水有令德

相攜共擊汰汎此寒湜湜

九月二十四日陪少蘊左轄飲朱氏林亭以朱行中寄其弟詩為

韻席上同賦

蕭辰天宇澄雲物埽氛霧寒飆振飛翬策策裔聲中官散無町畦

出若孤雲縱仰懷山中相隱居鄰二仲駕言訪精舍連日食指動

午坐烹茶龍夜飲燒燭鳳殷勤數啗我省煩慚閱貢美哉澄空隄

松竹鎖巖洞怪石初平畱嘉樹橐駝種山水有清音招隱詩可誦

初如扣清角，乍若聽幽弄。窺臨已不惡，況乃陪營從。清談木霏屑，
圓機盤走汞。清寒逼吟魄，不起梨雲夢。半生了官事，今假幸少空。
坐有第一流，不飲宜自訟。人生行樂耳，急若奉漏甕。東山恐不免，
袞職行登用。槎通天衢，升茅茹諸彙。共惟有數奇人，辛苦仍耘葑。
蒙左轄，復次韻見寄復賦一首

四海吳興公，嗜學屏塵霧。妙齡儀天朝，獻納言必中。軒軒雲鵬升，
洋洋壑魚縱。內庭大手筆，傅班真伯仲。武庫富所藏，砥柱屹不動。
骯髒妨居中，大觀俄歸鳳。歸來一邱壑，彈冠謝王貢。業義懸雷山，
窈窕琦玕洞。奇礪不待輦，桐竹已前種。神昇賈長頭，天扶孔獨誦。
衡霍縮地來，林深聽幽弄。軒池攬風月，杖屨屏營從。山貲自足了，
不待燒鉛汞。斯文未應喪，審象俄人夢。巖廊翊元化，告猷無日空。
上游倚韜鈴，出聽秣陵訟。方將膾劉闢，行酒羸萬甕。急流自勇退，
惟深閱神用。行藏亦何常，此道聖賢共。終爲巖野霖，且並茗溪葑。
盆池放魚呈曹文中

小魚如鍼鋒，大魚如柳葉。舍之石斛中，潑潑逝鱗鬣。秋毫麤與粃，
腹果意各愜。渺如在湖海，不歎杯水狹。笑之復自笑，邑小大邦攝。
搖足已恐墮，一動不敢輒。廩人給五斗，饘粥周兒妾。雖然頗自適，
攜杖園日涉。豈羨蟬冕窟，遷擢等常獵。漆園信知魚，非惟常夢蜚。
辛卯次霧山大明院進士萬廷老介來謁

石橋跨斯干，路轉得佛廟。叩鍾集黑衣，迎我千指鬧。龍宮五十軸，
金碧爛相照。空翠沾我襟，冥濛認堂奧。無乃張公超，五里方術妙。
鄰居一逢掖，咋名屣爲倒。莫言山未深，終當隱玄豹。

寄友卿窄韻一首

昔子遊魯中，飄然起幽棲。脩脩一書簏，長物無所攜。辛勤涉長道，
足趼面目黧。自言寡聞識，走俗多沈迷。今不勇自奮，蹉跎將噬臍。
類渴飲石髓，如矇想金篦。來逢胄子席，求言學端倪。嗟予淺聞道，
太倉之一稊。松菊有荒徑，桃李無成蹊。胡能使穀似，每每頰顏低。
晨昏不予舍，三改歲攝提。對案但苜蓿，有黍多無雞。一笑爲流啜。

甘若羊新割秋霜八九月絺綌臨風淒窳甘范叔寒不求故人綈
夜窗經與史短檠照栖栖靡曼一不顧端如金日磾嘉子甚年少
老成同齒覩照庭真玉樹釘坐稱佳梨爲文頗挺拔絕去翰墨畦
聲華出諸彥籍籍喧青齊遂收濟北薦謂卽辭蒿藜如何尚齟齬
時命多乖睽方今天子聖隆學古與稽美化浹遼夏文星動婁奎
郡邑各巽宇夏屋華棧題師儒自廷投望實多金閨大烹極鼎味
豈復嗟鹽齏月書季有考升舍茲其梯吾邦矧多士擅富浙水西
文華粲星斗光彩騰虹霓似聞與二難同起公堂躋侃侃共輝映
乳酪兼酥醜文高各揚范質美皆懸黎生資固不凡器用況已屏
先生力推引同志無傾擠亨途可自致如車資軌輓明年拔寒俊
一封下芝泥鄉校仕賓貢跋馬登隋堤談笑取通顯豈直組與圭
張周韓侍御遷居北市示詩次韻
神羊厭峩冠銅虎出分土一區久未卜薄遽歸無所寓居得爽塏
眾口粗安堵委懷榮槁外長歌樂韶武自言倦霜臺筆端有繡斧

毋窻乞小榻松菊問衡宇未看武山口聊踏南梁鼓浮生皆寄耳
莫作飄流苦要津況虛位掀騰在仰俯政恐尺一來均人隔綬撫
朱偃吹笛

李謨弄梁州獨孤生竊笑聲既雜夷樂原注疊復誤水調區區許

雲封女子稱裔肖天寶小部樂能使玉妃醜論竹取雲夢不老不

可少七月望一周生代以此料韋郎街名管半曲裂數竅風流邈

無繼是子差可教安得君山翁魚艇巴陵道撇捻三五聲萬籟發

天妙清音澈四山猿鳥驚飛噉大管藏合拱直俟元君召

壬辰次靈峰山百福院

豺虎縱鬱攸此寺神獨赦樓臺倚山腹碧瓦粲相射奔崖插雲霄

縮地見衡華竹翠染僧裾泉聲喧佛舍峰巒佳有餘顧揖真不暇

我欲陟山椒嶮嶮未應怕摩娑舊聖石政恐嫌俗駕感慨明義師

徘徊一悲咤

救雲崖

深公出東都山色已清好流行滄江上快意時絕倒洗盡眼界塵
招提迹如埽眾挽來靈山世故亦相惱平生愛山心不厭更幽討
捫蘿開細岑脫履藉豐草聊煩坡陀石坐此突兀老是身端如雲
去住殊不保孤峰起孤煙晴湖漾晴昊賓主兩忘言可爲知者道

跋胡德輝

詩卷

一官三語掾驅車大河北飯澀羹亦稀哦詩寫胸臆作者非難到
已自入閩域郵筒遠相餉我豈今衡尺粗能擿隴雲亦不誤雌霓
千里得行記了了所見歷士材有如此磊落固易識寄語直指公
勿作寒蟬默

德輝次舊韻見寄復和

邗溝別清揚十稔限南北羈游多面交從誰吐心臆初筵羣玉府
香譽藹區域如何竅言加進寸輒退尺歸來賦郊居邀客賞冰霓
青雲一蹙易斜飛要游歷水鏡豈無人瑾瑜固易識君子有常道
要不失語默

題柘城懷古亭

陳本太姬封卒以夏姬亂君臣同宣淫父子並遘患直諫洩治死
詐忠巫臣竄郢兵討少西吳墟且爲縣嗚呼女戎禍陳祚僅如綫
餘波及羊舌伯石實首難我行徑林林懷古一興歎流波似當時
惟有城東渙

癸巳次古浮山普慈寺

老人不念冷看山獨不足未能尋地肺聊復訪天目路出古浮山
木杪飛華屋松迷突兀殿雲鎖窈窕谷高閣藏復道朱闌穿屈曲
羲和隱崑崙借此休騶僕小摘園中蔬充我屬饜腹緬懷我身翁
草廬卜親築意恃全已藥終亦戢一本不如學無生妙諦祖身毒
甲午次東天目山紫陽觀梁武初置昭明太子勒碑紀當時恩獎
之盛

蕭公老寺主亦復知尋真大同築精舍招延羽衣賓園囿廓數里
巖更紛微巡東宮奮鴻筆紀事傳堅珉山基半吳境高與帝所鄰

偉哉古石室空洞容千人當年許遠遊自此升玉宸至今雪山草
靈苗雜荆榛幽池湛寒水亦說棲龍鱗靈物有變化誰能窮其神
窺臨擬仙去未信隔兩塵

乙未次普信院與首座惟表談道

蓐食起紫陽憩寺始亭午清幽釋子居山影落窗戶樓臺互相臨
雲石粲可觀陰崖溜清泉甘美過牛乳山僧立勝事爭以筠筒股
表公久遊方妙諦明佛祖雖未眾折牀已見履滿戶相攜還翠堂
身覺度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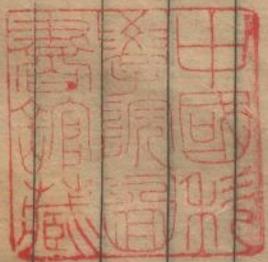
余謫沙陽地僻家遠遇寒食如不知葢閩人亦不甚重節也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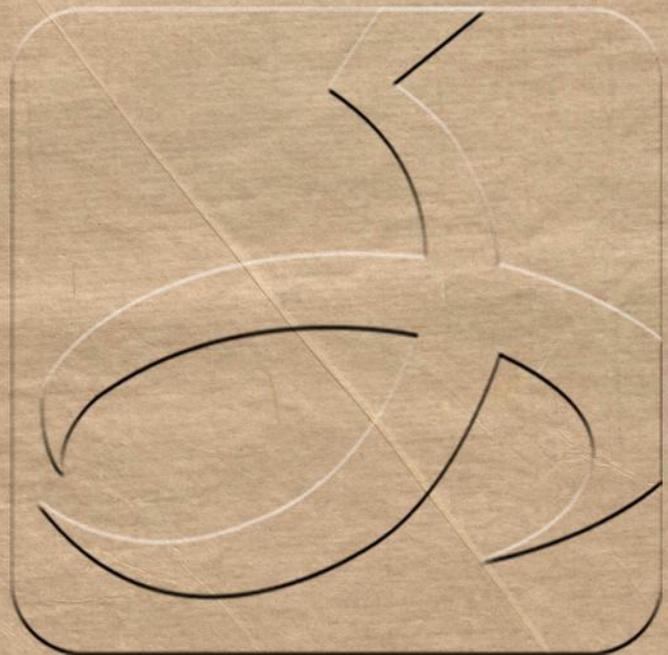
賦詩五首以杜子美無家對寒食五字爲韻

往歲遇寒食親賓相與娛飄零客異土對之渾若無豈不念佳節
寸心愁欲枯花間有好鳥勸我提胡盧一醉聊自適醉夢歸東吳
異縣遇寒食悵然懷我家千里遙相望各在天一涯佳節無與同
冉冉悲年華鳴禽花底語舞燕風中斜物情各自遂羈束誠可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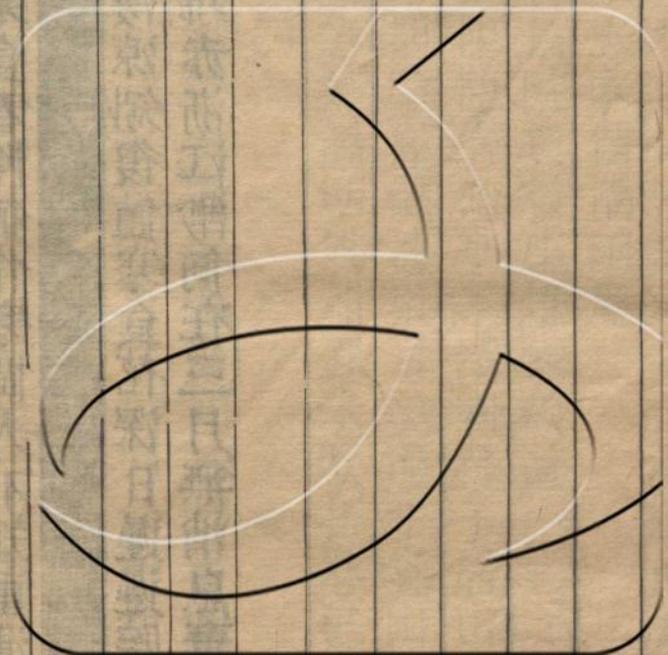
天涯遇寒食嘉節無與對獨酌一杯酒慷慨使心痲來者復可追
既往那復悔儻然賦畝心敢忘犬馬愛之推自欲隱去去何所對
嘉節遇寒食春陰猶作寒閩人不知重渾作等閒看餒關二十
九字

逐客本淒涼矧復值寒食花深日遲遲院靜春寂寂雨餘山吐青
日落霞掃赤浙江渺何在三月無消息棄置勿復陳吾心乃如石





丹陽集卷十六



70030544

